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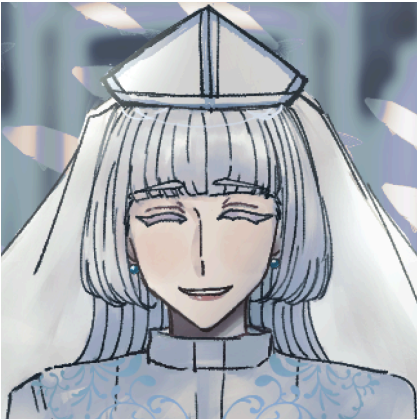
鰯と柊

鰯と柁



特別感謝KP藍時翼

《登場人物》



幸崎 禰禰（こうざき ねね）

關東近郊山中的新興宗教「拜掌教」的教主，被神明加護，擁有可以透過祈禱拯救受害者的能力。與詩詞、幽幽來自同一間孤兒院。講話速度很慢，性格溫柔親切，有些天然。腳上有兒時留下的舊傷，走路不是很方便。

PL：阿萊



蘆屋 詩詞（あしやしし）

拜掌教的信徒，與禰禰、幽幽同一間孤兒院出生，性格有些痞痞的，對待熟人以外的人十分冷漠，道德觀也比較薄弱。大概所有的良心都用在禰禰身上了，喜歡捉弄幽幽。最近也獲得了神明的加護，得以替教主分擔工作。

PL：阿江



真菰 幽幽（まこも ゆゆ）

與詩詞、禰禰差不多等同青梅竹馬的關係，因此不會對兩人使用敬語。本身嘴就比較壞沒有耐性，所以經常會和孤兒院的孩子們吵架。打從心底裡相信著禰禰的力量。對錢很計較，負責教團內的財務管理，力氣很弱是豆芽菜，常常跟詩詞鬥嘴。



鬼燈 彌也（ほおずき やや）

較為近年入教的男人，負責信徒的管理人事，其他還有確認希望相談的人的個人資料以及相談內容，來判斷是否能讓其謁見教主。因為工作很忙所以總是睡不夠。



公喜 波芭（きみよし はは）

孤兒院的責任者。被孩子們稱作「老師」或是「媽媽」，並不是本人讓他們這麼稱呼的。當然他最喜歡教主大人了，不過在那之上更喜歡孩子們。因此偶爾會出現孩子們＞教主大人的行動。是痞痞的詩詞也不敢觸怒的對象。



怒怒峰 笹（どどみね ささ）

負責監督農園和墓地的青年，本來就喜歡種植花花草草。因為心因性壓力而罹患了失語症。現在兼具康復鍛煉而離開了雙親來到教團這裡生活。平時對話是通過素描本進行的。※他通過素描本進行的對話為了與其他對話作出區分，而使用了『』來表示。



紫 壽壽(ゆかり すず)

笹關係很好的少女。說得好聽就是天真爛漫，說得不好聽就是唯我獨尊。經常和沒有耐性的真菰吵架。雖然會叫教主大人為教主大人，但對詩詞就是不帶敬稱的。由於兒童虐待的原因而暫時寄養在這裡，母親尚健在。

【個人導入：柊】

※這是本篇開始2～3天前晚上的事情。

KP：你正在挖著土，今天也是為了埋葬屍體。

你為了幫助教主大人，撒謊說自己也擁有了可以下達天罰的加護，其實是自己親手殺掉了對象。

今天也是如此。

KP：他們是、很常見很常見的，欺凌加害者。

KP：欺凌實行犯的學生2人，以及不負責任選擇對此放置不管的班主任教師1人。

KP：只憑一己之力搬運3具屍體，實在不容易。

埋在這裡的屍體已經超過10幾具了，想到今後也會持續增加的話，差不多該是時候想想其他的處理方法才行。

KP：你這麼想著，今天也開始挖起了6英寸深的墓穴。

KP：正當你抬起那具教師的遺體時，從男人身上的包包裡掉出了一個包裝盒。

那是用包裝紙包得歪歪扭扭的禮物盒，邊角上被血液弄髒了。

男教師的資訊：男人的名字是「宮峰 雷(みやみね らい)」。

是發生霸凌的班級裡的班主任。

根據相談者所述，他明知班級內發生了霸凌卻放任不管。遭受霸凌的學生最終自殺，其監護人為了復仇而來訪了教團。

蘆屋詩詞：對於如此殺人毫無任何情緒波動，既然是自己選擇的道路，那麼只要想辦法秉持如此信念實行即可——

雖然因為搬完三個人而感到疲憊，但她還是一邊冷漠的這麼想，並以先暫時休息為理由暫時放下遺體，想著當消遣般拿起那個禮物盒想要拆開它。

KP：禮物盒雖然用紙包裝著，不過裡面似乎是布製品，很柔軟。

KP : 將包裝拆開來看，款式上像是女性用圍巾，圍巾的標籤上繡著「L.M」的縮寫。

蘆屋詩詞：「哼嗯。」眯起眼一邊觀察這條圍巾，一邊哼聲。

是想要拿來送女性的嗎？母親？妻子？女兒？還是這三者其中之一送給他的？

但既然現在到了她的手上，那麼只能遺憾地說這人遭到的報應讓他不得不停下生命前行的腳步了，於是她只是意思意思的記一下會有這麼條圍巾的存在，連著包裝紙一同扔到男人身上，重新開始自己的工作。

KP : 你將禮貌盒重新丟回男人的身上，然後繼續手上的工作。

KP : <偵查>

蘆屋詩詞 : CCB<=75 <偵查> (1D100<=75) > 13 > スペシャル

KP : 你從樹蔭裡能看到有什麼東西亮了下，那個大概是誰的眼睛吧。

不知是不是注意到被你察覺了，眼睛的主人慌慌張張地跑走了。

KP : 即使立刻追上去，那裡也沒有任何人在了。

看樣子，似乎被誰看到了。你感到背脊上有冷汗流下。SAN<0/1>

蘆屋詩詞 : CCB<=55 SAN (1D100<=55) > 55 > 成功

蘆屋詩詞 : 雖然在那一瞬間膽戰心驚了一下，會被人發現兇行的猜想在她的腦子裡轉了好幾圈，但最終歸於的結果也就只是自己被抓去關，然後……只要想辦法不波及到禰禰就好。

嗯，這麼想似乎又覺得沒什麼了，自己的報應肯定有哪天會到來的吧，那就到時候再說了。

KP : 追逐影子是很困難的。

太陽馬上就要升起，起得早的信徒就要醒來。你會回到房間去進行了短暫的睡眠吧。

蘆屋詩詞 : 那就回去睡覺吧。

光是這段短暫的時間就足夠讓她想念她的教主了。

【個人導入：鰯】

KP：你正在做夢。你清楚這是在夢裡，你正一個人，漫步在夜晚的教團中。

不管哪裡都流淌著澄澈空氣的山頂的夜晚，所到之處也都很安靜。

KP：在寂靜中，你聽到大聖堂裡有誰在說話的聲音。好像在哪裡聽到過的男性聲音，和一次都沒聽過的男性聲音。

KP：你被那聲音所引導，邁向大聖堂。

KP：推開大門的雙扇門走進去後，那裡倒著無數的信徒。

KP：所有人都露出相同的笑容，所有人的脖子上，都流淌著鮮血，沒有活著的氣息。

KP：站著的只有一個人，在祭壇前看著你的，另一個你自己。

KP：幸崎踏過血泊，向呆站不動的你逐漸走近。

在他身後，沉浸在血泊中的屍體像橡膠人偶一樣以荒謬的動作站了起來。

幸崎 禰禰？：「於此地建築樂園吧」

KP：幸崎用響亮的聲音如此歌頌道。

KP：穿過你的身體的他，帶著一群屍體朝外走去。

KP：他們搖晃著骨頭上盤曲交結的軟肉，從裂開的喉嚨中發出低俗的笑聲，以那個你為首，奇異的遊行開始前進。SANC<1/1d3>

幸崎 禰禰：CCB<=85 SAN (1D100<=85) > 88 > 失敗

幸崎 禰禰：1D3 (1D3) > 1

[幸崎 禰禰] SAN：85 → 84

幸崎 禰禰：荒誕畫面讓她一瞬間楞神，瞪大的雙眼毫不遮掩著她的恐懼。

要去哪裡、那些孩子們怎麼了？

她所擔心的不是唐突出現的另一個自己，而是自己的信徒們，他們還安好嗎，他們還有救嗎？

所以她朝那些「人」伸出手艱難地移動笨拙的步伐，張開乾澀的唇想說些什麼。

「等、等等……！」

KP：你或許會想要追上去也說不定。

但是你邁出的腳步卻像陷入濕漉漉的泥潭一樣柔軟的地板中。

KP：你墜入一片看不見底的黑暗。

KP：伴隨著沉重的聲音和後頭部的隱隱疼痛感，你從夢中醒來。

KP：睜開眼睛時，你發現仍在自己的房間，只是從床上掉落了下來。HP 減 1。

[幸崎 禰禰] HP：11 → 10

幸崎 禰禰：「啊、疼……」她摸了摸自己的腦袋，決定不去思考剛才的夢，接著伸手拉著床鋪想要爬起來。

【導入】

「何謂人類至高的幸福？」

「那就是，幸福地死去。」

男人無力地倒下，其最後的表情，是滿面的笑容。

「我是幸福的。曾經幸福過。」

◆克蘇魯神話 TRPG 「鰯與柁」◆

【DAY1】

KP：爽朗的早晨。

寒氣與澄澈的藍天，小鳥的鳴叫響徹山頂。建立在關東近郊山頂的宗教團體「拜掌教」。
這裡是你們居住的世界。

KP：2天後就會有各地信徒齊聚一堂的「大拜祭」，教團內部的早晨也相比平時要熱鬧。
話雖如此，因為你們擔當著與相談者對話的重要職位，所以也不會被其他業務打擾，今天也會一如既往的度過。

▼一天的時間表：(當天有相談會的場合)

- 6：00 信徒起床
- 7：00 教主起床
- 8：00 在大聖堂祈禱
- 8：30 在會議室吃早飯和報告等
- 10：00 巡迴教團內部 (自由行動)
- 12：00 午餐時間兼相談會相關
- 13：00 相談會
- 17：00 巡迴教團內部 (自由行動)
- 19：00 晚餐時間
- 20：00 洗澡等就寢準備
- 21：00 熄燈

KP：蘆屋來到幸崎房間門前後，能聽到房間內傳來「咚」的一聲，什麼東西落下的沉重聲響。

蘆屋 詩詞：「?!」因為聽到奇怪的聲音所以馬上緊張的試圖推門而入：「禰……教主大人怎麼了嗎?!」

KP：打開門的話，會目看到從床上摔下來的幸崎吧。確認後腦勺的話能看到撞出了一個包。

蘆屋 詩詞：馬上衝過去把掉地上的幸崎抱進懷裡然後確認後腦勺，但是不敢壓後面的包，只是拍拍對方的肩膀。

「還好嗎？您怎麼會摔下來……？」

幸崎 禰禰：被抱入溫暖的懷時她頓了頓，接著無奈地摸了摸自己的頭：「阿哈哈……夢到自己在很大的床上打滾，結果就從床上掉下來了。」

「我沒事的，詩詞不用擔心我。阿、不過可能要麻煩扶我起來一下。」

蘆屋 詩詞：聽到只是因為作夢掉下床，不是因為其他緣故，便鬆開眉頭，一邊將人扶到床邊坐著一邊溫和的點頭。

「這樣啊，那就好……禰禰，早安。」接著她才微笑著補上遲來的早晨問候，「那麼我找藥膏來幫您擦一下後腦勺吧？」

幸崎 禰禰：「早安，詩詞。」她眯起眼笑，接著點頭同意詩詞的提議，有些不好意思地回道。

「抱歉，總是這樣麻煩你。」

蘆屋 詩詞：CCB<=65 <急救> (1D100<=65) > 97 > 致命的失敗

KP：蘆屋想要給幸崎塗藥的時候，一個不小心太用力按壓，反而弄疼了對方。

幸崎 禰禰：「哎呀……詩詞、詩詞，這樣似乎有些讓藥膏的吸收太好了。」覺得對方可能顧自己的傷勢，所以有些急了，她戳戳詩詞讓對方放緩力氣。

蘆屋 詩詞：「啊……」馬上收手，然後單純的扶著對方的後腦勺，不過大概是因為對方始終都是溫柔的模樣，所以她反而沒有什麼罪惡感。

這樣似乎不太好？但她也不是很在意。

「嗯……對不起？教主大人還會痛嗎？」稍微彎下腰放緩上藥方式後一邊偏頭看著對方。

幸崎 禰禰：感受到痛感減緩，她輕輕地搖搖頭。見對方的臉靠過來禰禰便順勢伸手摸了摸：「塗完藥我們就趕緊起床吧，早上還有很多事要做呢。」

蘆屋 詩詞：「嗯，好。」被這樣摸臉有爽到，所以她的笑容又稍微往猖狂那邊跑了一點點，但最終還是好好收起來並且站直身子，同時收回手以及將藥膏放回原位。

「那麼我來幫您準備洗漱的水吧，請稍等我一下。」

幸崎 禰禰：她只是看起來呆呆地盯著對方動作，接著才緩緩點頭。

「恩，麻煩詩詞了。」

真菰 幽幽：「看來是起床了啊，不過又在卿卿我我的真是受不了你們。」不知在什麼時候打開了門的真菰站在那頭看著兩人。

幸崎 禰禰：聞聲她朝門的方向偏過頭，笑著開口：「哎呀，早安阿，幽幽。」

真菰 幽幽：「喔，早安。看你的樣子是還沒洗臉吧？」

蘆屋 詩詞：剛好端著一盆水出來，拖過一張小茶几之後擺在禰禰面前再放上去，然後用一種有點挑釁又欠揍的方式看著真菰挑起眉。

「嗯？卿卿我我？沒有喔，」然後她扭頭就把禰禰的臉捧起來親了一下額頭，再繼續欠揍的勾了一下嘴角：「這樣才是卿卿我我啦。」

真菰 幽幽：「哈啊.....真的很受不了你。」嘆了口氣，像是沒眼看一樣。

幸崎 禰禰：哎呀。

就這樣給詩詞抓去親臉跟額頭，然後伸手指了指床再指向自己的後腦勺，緩緩回答幽幽剛剛的話「恩，早上不小心摔下去了呢。」

蘆屋 詩詞：因為讓人受不了所以感到快樂，笑容沒有消失。

同時遞出剛剛率先洗好的熱毛巾給禰禰，當然，準備的水也是溫的。

真菰 幽幽：「我說，你就不能小心點嗎，一個不小心不是摔倒就是在哪跌倒。」
「你又不是不知道，你旁邊的那個處理傷口時又會太用力。」

真菰 幽幽：「別總是讓我們太擔心了。」

幸崎 禰禰：「抱歉呢讓幽幽你們擔心了，我會多注意一點的。」完全是當作媽媽在嘮叨，

她邊拿毛巾擦拭自己的臉邊回應。

蘆屋 詩詞：「我力氣多大代表我有多愛教主大人。」收起笑容用很正經的語氣若無其事的講肉麻話。

真菰 幽幽：「是、是，大力猩猩女再用力點就要把你親愛的禰禰捏成肉餅了。」

蘆屋 詩詞：「捏成肉餅的話我會滿懷愛意的把親愛的教主餅煮來吃掉。」超級奇怪的想法。

真菰 幽幽：「你要是真這樣做了，我就要你把吞下去的教主肉餅吐出來了。」奇怪的回嘴。

幸崎 禰禰：「哎呀……我會好吃嗎？雖然被吃掉的話我可能會有點困擾呢。」重點是這個嗎？

蘆屋 詩詞：「就算你要我吐出來我也會吃回去！」大概是覺得這樣的對話其實很有趣所以一直回一直回，「還有禰禰肯定好吃的，雖然我沒吃過人肉但一定好吃。」一邊繼續講奇怪的話一邊在對方擦完臉之後遞出漱口水。

真菰 幽幽：「看來我們的幹部裡有一個神經病，真是太遺憾了禰禰。」

幸崎 禰禰：「幹部裡有很多獨特人並不是什麼壞事嘛。」終於洗漱完，她對詩詞表示感謝後便站起身。

「久等了，這麼熱鬧的早晨令我忍不住想多享受一點，不小心就拖了點時間呢。」

真菰 幽幽：「嘛，雖然也不會因為這樣而被丟出去就是了。」

「那你們趕緊準備好就去大教堂吧，我先過去了。」

「可別卿卿我我到遲到了！」看了一眼詩詞後就離開了房間。

蘆屋 詩詞：朝離去的真菰嘻皮笑臉的吐了吐舌頭之後馬上又把面部表情扳回去。

「那麼教主大人，我們也一起過去大教堂吧。」

幸崎 禰禰：對調侃毫無感覺的禰禰望了眼幽幽離去的方向，接著應聲點點頭，很習慣性地將手搭在詩詞的手臂上，爾後才緩緩邁開步伐。

蘆屋 詩詞：出了房門之後便很維持形象正常的配合對方的腳步慢慢走，也沒有再多說什麼了。

KP：你們到達大聖堂的時候，已經有很多信徒聚集在這裡了。

KP：每天早上8點，與設置在大聖堂的大時鐘響起的同時，信徒們會向神獻上祈禱。

KP：他們向著站在教壇上的幸崎抬起右手，配合著公喜的話語合上眼睛。

公喜 波芭：「大家早上好，想必大家為了2天後的大拜祭做準備一定很辛苦，那麼今天也向神祈禱能度過健康且有活力的一天。」

公喜 波芭：「為善者帶來和平。消除世間罪惡的主啊，請可憐我們，給予救贖吧。崇敬我們的主，敬畏主，感謝主偉大的力量吧。我們的神之子，將帶著主的奇跡在這個世界構築起樂園。」

公喜 波芭：就這樣獻上了1分鐘的祈禱後，

「那麼大家，今天也是作為伺候神明的人，渡過不讓這身份蒙羞的一天吧。」

KP：公喜這麼說完後，信徒們就散去回到了各自的工作或是去吃早飯。

幸崎 禰禰：她緩緩從教壇上走下來，朝詩詞的方向靠過去。

「我們也一起去吃早餐吧？」

蘆屋 詩詞：也自動自發的迎向對方，然後同樣很自然的屈起手臂讓禰禰能夠再次搭上：

「沒問題，我們走吧，教主大人。」

KP：在那之後，你們準備去享用早餐。包括幸崎、蘆屋在內的幹部全員都規定聚集在會議室用餐，雖然聚集的理由說是要報告近況之類的事情，實際上只是單純和大家見面吃飯的會。

KP：進入會議室後立刻就會發現到，擔當管理信徒們的人事事務，叫「鬼燈」的男人今天似乎不在。

KP：你們圍在餐桌上，笹自信滿滿地將寫著字的速寫本拿給你們看。

怒怒峰 笹：『今天是“剛烤好的吐司和奶油、培根蛋、在田地裡剛取來的新鮮野菜沙拉，還有鮮榨橙汁”』

KP：桌子上的料理不管哪個看起來都很好吃，實際上也很美味。

幸崎 禰禰：「阿，今天的早餐也看起來十分美味呢。」她雙手合十，小聲唸著我開動了，便開始動餐具。

但她每個人的位置看了看，這才在將食物送進嘴前開口問道：「彌也又忙不過來了嗎？」

怒怒峰 笹：『不用謝，教主大人(^^)』

真菰 幽幽：「啊——鬼燈喔？他說是工作做不完要在房間裡吃，你們待會有時間的話之後去看看他的樣子吧。」嚼嚼吐司。

蘆屋 詩詞：在這種場合通常不太說話，幾乎全部都會交給教主負責宣布什麼事情，不過在吃進笹準備的美好早餐時還是面無表情的朝對方豎起大拇指再繼續默默進食。

至於鬼燈……教主要去的話她就會當拐杖，所以取決於教主了。

幸崎 禰禰：「哎呀彌也總是這樣子感覺對身體不太好呢，恩～待會麻煩詩詞陪我去看看吧，說不定能幫忙分擔點工作。」

蘆屋 詩詞：「好。」騰出咀嚼空隙簡單回話，完全沒有異議。

幸崎 禰禰：對詩詞的答覆回以微笑，既然沒有人特別提出什麼，那看來除了沒有在場的彌也外應該沒什麼異狀吧，所以就開開心心吃飯。

真菰 幽幽：「啊對了，你們要去看鬼燈的話，順便多帶一份早餐。想也知道，他大概是會放到都乾掉了。」

「反正不是忙到睡著，就是在工作吧。常常連吃飯都忘記，都不知道該說他什麼。」

幸崎 禰禰：「這樣是不是該安排一個人在他工作時邊餵他吃飯呢？」咦？怎麼不是幫忙分擔工作？

蘆屋 詩詞：「OK。」想必等一下早餐是由她負責幫忙拿所以還是回一下——不過禰禰的話也讓她很想回，所以也簡單的耍嘴皮子一句。

「反正不可能是我，我是教主大人的拐杖。」

真菰 幽幽：「不過想也知道這樣的意見他會駁回吧。」

幸崎 禰禰：「幽幽的話湯匙應該拿得起來嗎？」無惡意光波。

「不過他會拒絕的話也沒辦法了呢，等等去督促一下他好好吃飯吧。」

蘆屋 詩詞：禰禰講的話好好笑所以偷笑一下。

「那有必要的話我架住他然後教主大人負責餵食吧。」

真菰 幽幽：「？」聽到禰禰的話時滿臉疑惑，然後變成無奈。

「我要是拿不起湯匙就要找人餵了。」特地喝一口湯給你看。

幸崎 禰禰：「如果這樣能讓他乖乖吃飯的話也不是不行呢。」

然後露出一副幽幽能拿湯匙很棒的表情。

蘆屋 詩詞：「我也不是不願意跟你卿卿我我餵你啦。」看著真菰喝湯時在旁邊訕笑講風涼話。

真菰 幽幽：即刻把湯噴出來。

真菰 幽幽：「誰要你餵啊？！」

蘆屋 詩詞：感覺有整到對方所以笑很快樂：「行吧，真可惜啊。」然後繼續好好吃飯。

真菰 幽幽：「去餵你教主吧！」

真菰 幽幽：差點沒被氣死。

幸崎 禰禰：感情真好(´ω`)

「如果幽幽覺得害羞也不是不行我來餵呢。」這樣會比較不害羞嗎？

真菰 幽幽：「都不要，去吃你的早餐。」

蘆屋 詩詞：「哇——謝謝你說『我的教主』——」故意繼續欠揍拉長音，接著迅速三兩下把早餐解決掉。

幸崎 禰禰：被拒絕也沒有不開心，繼續緩慢地將自己的食物解決。

真菰 幽幽：「是是是，是你的行了吧。」難得應付你了。

「說點正經事，面向2天後的大拜祭，讓附近的養蜂場製作的蜂蜜酒似乎今天會運送進來。」

「會暫時先搬到保管庫放著，負責搬運的記得過程中要小心不要打碎了。」

• 關於大拜祭：

每年舉行兩次的祭典，說是祭典，但並不是有什麼特別的節目，只是信徒們從各地聚集在一起，祈禱完之後就吃飯聊天而已，單純是想要大家偶爾約好聚一下而已的感覺。

另外，當天從外地回來的信徒們會輪流和教主大人以及最近獲得加護的蘆屋打招呼，所以基本上一天會就那樣結束。

幸崎 禰禰：「阿，又到這個時間了。蜂蜜酒跟大拜祭都依舊令人期待呢。」

蘆屋 詩詞：雖然對真菰回應自己感到愉快，但對後頭的資訊沒什麼情緒波動，不過一想到需要跟好多人打招呼就覺得有那麼一點點煩躁。

真菰 幽幽：「...就算和你提過還是會忘記，可別在當天忘掉就好。」

幸崎 禰禰：注意到詩詞的煩躁所以摸一下對方的頭，然後對幽幽的話回以微笑。

蘆屋 詩詞：心情迅速變好。

公喜 波芭：「嘛嘛，也不用這麼嚴格啦。雖然認真也是真菰君的優點。」

真菰 幽幽：「是是，我就不囉嗦了。」坐回去吃沙拉。

公喜 波芭：「呵呵，蘆屋大人也是，抓弄真菰君也適量些喔。」

公喜 波芭：「啊對了，教主大人，今天可以稍微佔用點時間嗎？孤兒院的孩子們似乎有事想要問教主大人，今天如果有時間的話能麻煩您到孤兒院那邊一趟嗎？」

幸崎 禰禰：「這也是一種感情好吧，我覺得氣氛很熱鬧挺好的呢。」感情好？
「沒問題，等等看完彌也我就去看看他們吧。」

蘆屋 詩詞：似乎比較聽公喜的話，所以聽到對方說捉弄要適量時只是稍微嘟了嘟嘴就沒再做出什麼行動了。

「那麼我也一起去嗎？」這句話應該是同時問幸崎跟公喜的。

幸崎 禰禰：「恩～如果詩詞沒有什麼其他的事，我會很高興你能陪我的。」
「……就像是約會一樣？」補上前面這句話的同時她也跟著一起歪了歪頭。

蘆屋 詩詞：本來都已經擺好一般般冷淡的面部表情了，但禰禰這麼說讓她小咳嗽了一下，然後馬上露出傻笑。

「嘻、那我當然要，我要約會。」

幸崎 禰禰：覺得傻笑很可愛，她瞇起眼摸了摸詩詞的頭。
「那就一起去吧，不過首先得先處理我們那沒吃飯的幹部呢。」

公喜 波芭：「呵呵，當作是去約會的散散步也不錯呢。」

KP：＜偵查＞

蘆屋 詩詞：CCB<=75 <偵查> (1D100<=75) > 94 > 失敗

幸崎 禰禰：CCB<=65 <偵查> (1D100<=65) > 8 > スペシャル

KP：從桌子下面悄悄伸出來了一隻小手，幸崎目擊到他從真菰的沙拉裡偷走了小番茄。

真菰 幽幽：桌子上真菰一邊眼帶怒火地四處張望一邊說著：「啊？我沙拉裡的番茄怎麼不見了。」

幸崎 禰禰：「哎呀。」她伸手驚訝地捂嘴，接著朝幽幽桌子底下的方向指了指，接著微微彎下身子，想查看番茄小偷的真面目。

「是有孩子溜進來了嗎？」

蘆屋 詩詞：「？」沒看到什麼東西所以只是有那麼一點點欠揍的用哄小孩語氣開口：「幽幽連自己吃掉番茄了都不記得？」

真菰 幽幽：「啊？我才不會忘記好嗎？」

KP：幸崎看向桌子下面，能看到孤兒院的少女「壽壽」正用手捂著嘴嚼東西的樣子。她一和你視線相交，就豎起了食指「噓—！噓—！」。

KP：但是因為幸崎的動作，真菰便跟著低下身子，然後他也一起看到了桌子下面的壽壽。

真菰 幽幽：「啊，是你這傢伙吃了啊！？」他這樣說著然後輕輕捏住壽壽的臉頰。

紫 壽壽：「好痛好痛！真～過分！！！教主大人為什麼要說出來嘛！」開始假哭。

真菰 幽幽：「偷吃可是成為小偷的開端啊你這傢伙！」

紫 壽壽：「這個小番茄是壽壽種出來的！才不～給真菰！」

真菰 幽幽：「你說什麼！」

KP：像這樣兩人開始了絲毫沒有大人樣的吵架。

幸崎 禰禰：趁著小朋友吵架的間隙慢慢地開口：「哎呀，對不起呢壽壽。但是這樣偷偷把別人的番茄摸走是不對的喔，如果想要幽幽的番茄可以直接對幽幽說，這樣幽幽肯定就會

把它給你了。」

紫 壽壽：「真菰才不會給壽壽！」

蘆屋 詩詞：沒良心的開始看戲。

雖然自己的幼稚程度可能也好不到哪去，但自己現在是觀眾，哈！

真菰 幽幽：「誰要給你這小偷！」

幸崎 禰禰：「但是偷東西是不對的行為呢，如果壽壽是向幽幽先詢問的話，就算幽幽不想給你，我們也許有辦法說服他把番茄給你，你說是不是呢，詩詞？」

真菰 幽幽：「啊？！」

蘆屋 詩詞：嗯？啊哇，如果被教主大人點名的話她就要認真回答了呢。

「嗯……或許不用說服呢？」賊賊的笑，隱含意就是說不定可以幫忙搶到強迫真菰接受呢。

紫 壽壽：「唔嗯……」鼓起臉。

「好吧，那下次壽壽會問的。」

幸崎 禰禰：「壽壽很棒喔。」摸摸壽壽的頭。

「有詩詞的幫忙，幽幽肯定會答應的吧？」嗯？

真菰 幽幽：「嘖，行吧行吧。」不耐煩抓了抓頭。

「那下次你可別再像這樣偷吃了，聽到了嗎壽壽。」

紫 壽壽：「好～聽到了啦。」躲在幸崎身後對真菰擺鬼臉。

紫 壽壽：「那教主大人和詩詞要吃多～點哦！」

KP：然後壽壽就這樣逃出房間外面去了。

真菰 幽幽：「這小傢伙真是讓人受不了」

幸崎 禰禰：「很有精神呢，這是好事對吧？」

蘆屋 詩詞：「嗯哼。」很平靜的附和，因為是普通日常所以大概也覺得這是好事吧。

真菰 幽幽：「嘛，也不能說是壞事吧。」

怒怒峰 笹：和壽壽關係好的笹則是滿臉抱歉地架起速寫本。

『非常抱歉，壽壽給大家添麻煩了……(>_<)』

幸崎 禰禰：「沒事的，壽壽讓我們的早晨熱鬧起來了嘛？」

蘆屋 詩詞：單手撐著頭朝笹比讚，反正就是附和教主的話就對了。

真菰 幽幽：「啊一沒關係沒關係，我吃這樣就飽了。」

「所以一樣的份量就夠了。」

怒怒峰 笹：『我明白了(ノ^_^)』

真菰 幽幽：「反正我也沒有真的生氣啦，你就別太在意了。」

「今天也很好吃，謝了笹。」

真菰 幽幽：「那我就先回自己房間，你們要是有事可以來找我。」說著，他擦擦嘴就離開會議室了。

KP：結束用餐後的其他幹部們也會接二連三地離開房間。

幸崎 禰禰：她緩緩起身，看向詩詞開口：「那我們也去找彌也吧？帶上食物一起。」

蘆屋 詩詞：很平淡的朝那些離去的幹部們點點頭後站起身，拿起屬於鬼燈的那一份，另外一手一樣給禰禰當拐杖的擺好：「嗯，走吧。」

▽自由時間可去的場所：

- 大聖堂及大回廊 (水槽)
- 孤兒院 / 公喜的房間
- 大食堂
- 庭園
- 醫務室
- 會議室
- 真菰的房間
- 鬼燈的房間
- 笹的房間
- 男性宿舍 / 女性宿舍
- 保管庫[上鎖]
- 相談室
- 展望台
- 墓地

1：相談室(相談會時使用的房間)和會議室(吃早飯的地方)

即使現在去也沒有什麼特別的事情

2：保管庫保管著暫時存放寄付的金庫和記載著信徒們的個人資料的名簿。因此作為安全措施由真菰和鬼燈一人拿著一把鑰匙，要兩把湊在一起才能打開。因為現在去也打不開所以沒有什麼特別的情報。

[柊密匿] ※補充事項：從墓地就能到教團的後山，你埋屍體的地方就是這個後山。

【鬼燈的房間】

KP：你們來到鬼燈的房前，但即使敲了敲門也沒有回應。

幸崎 禰禰：見沒人回應，她看了看詩詞，才接著向裏頭開口：「彌也，是我跟詩詞，我們直接進來了喔？」

說完便輕輕推開門。

蘆屋 詩詞：當拐杖跟著進去。

KP：打開門看看裡面的話，你們會看到鬼燈在辦公室裡趴在桌上睡覺。旁邊放著已經變乾了的早餐。

幸崎 禰禰：「哎呀，這是不是不該叫他醒來呢？但不吃東西的話胃會壞掉的呢……」

蘆屋 詩詞：「我來吧。」自己就來當那個不解風情的大猩猩女吧，反正她本來就不在乎。她把手上沒有乾掉的早餐放在旁邊桌上之後，依過去就馬上用上兩手抓上鬼燈的肩膀，強行把鬼燈還在睡的臉朝向自己：「這位先生快點起來，你已經浪費一份早餐了。」然後有點用力的晃晃。

KP：在你上前晃了晃後，他馬上嚇一跳然後立刻清醒過來。

鬼燈 彌也：「哈啊！？現在是、幾點！？啊，教主大人、蘆屋大人早上好！」

幸崎 禰禰：「哎呀，彌也早上好，現在是十點喔。你要不要先吃早餐呢？」

蘆屋 詩詞：教主這麼說了所以馬上把剛剛放到旁邊的早餐拿到鬼燈面前：「該吃早餐了，吃完再繼續睡吧。」

鬼燈 彌也：「咦、已經十點了嗎。」他一邊整理著亂糟糟的頭髮，一邊保持著困擾的笑容開始說：

「啊哈哈……真的很抱歉，原本是在確認希望來相談的人們的資料結果一不小心就到早上了……」

鬼燈 彌也：「確實也是已經過早餐時間了呢……」

幸崎 禰禰：「辛苦你了，但這樣身體會壞掉的喔，所以還是要好好吃飯好好休息呢。」她伸手摸摸彌也的頭。

蘆屋 詩詞：嘆了口氣，但只是有點無奈而已。

「需要我餵你嗎？」跟真菰講的比起來這次真心程度是偏多的了。

鬼燈 彌也：「沒、沒關係的，蘆屋大人，我待會會好好吃的。」稍微往後退了一點。

蘆屋 詩詞：「真的喔？」故意湊上前把早餐塞到鬼燈手裡挑眉看人。

幸崎 禰禰：「詩詞很溫柔的。」指什麼？

鬼燈 彌也：「是，真的。」拿在手上。

蘆屋 詩詞：「嗯，下次再忘記我會照教主大人說的溫柔一點的。」又在笑笑亂講話。

鬼燈 彌也：一手拿筆一手拿早餐。

幸崎 禰禰：詩詞真貼心。禰禰心裡是這樣想的，雖然很明顯不太對就是了。

「雖然可能沒辦法幫多少，但如果有我們能幫忙的，彌也儘管說出來吧？不然這樣讓你總是這麼疲憊我也有些愧疚呢。」

蘆屋 詩詞：眯起眼盯著鬼燈拿筆的手，也指了指對方。

「嗯，而且你現在是不是還想工作？我們會待在這邊看到你吃完早餐再走喔。」

鬼燈 彌也：「啊哈哈…我只是覺得可以做完再來吃早餐……」

幸崎 禰禰：「做完再吃早餐就又会乾掉了吧？還是希望你能先吃一點呢。」

鬼燈 彌也：看了一眼桌上成山的文件，然後又看了你一眼。

「這個嘛…或許會需要一點時間……？」

蘆屋 詩詞：「所以請先吃一些再開始動工。」插腰。

幸崎 禰禰：「……至少吃個一口嘛？」盯著人。

鬼燈 彌也：「呃，嗯。好的……我明白了。」咬一口吐司。

蘆屋 詩詞：「吃了一口就能有第二口吧。」開始盧。

幸崎 禰禰：「再吃個第二口也不錯吧？」咦？

鬼燈 彌也：「咦，好、好的……？」多吃幾口。

幸崎 禰禰：很滿意的摸摸。

「既然看到你有好好吃東西我們就放心了。」

蘆屋 詩詞：「那乾掉的早餐我們就收走囉。」繼續稍稍嘆氣，但對鬼燈有吃東西應該還算滿意吧。

鬼燈 彌也：「啊，不好意思……麻煩兩位了。」

鬼燈 彌也：「啊，對了。雖然和這無關，但有件事需要告知教主大人和蘆屋大人。」

「好像是住在宿舍的信徒從今天早上開始失聯了，雖然他是相對近期才入教的信徒……」

鬼燈 彌也：「嘛不過也是個成年男性了，有可能只是出門去了什麼地方，但同房的人表示完全沒有聽說過任何消息，而且從今早開始也沒有人見過他。」

幸崎 禰禰：「哎呀……但還是稍微有些令人擔心呢，我們還是注意一下吧？」

蘆屋 詩詞：「好，那我們待會的預定就又多了個宿舍？」轉頭看禰禰。

幸崎 禰禰：「恩，要讓詩詞再多陪陪我了呢。」

蘆屋 詩詞：「我很願意。」眯起眼笑。

鬼燈 彌也：「而且據說他的行李也完整地留在房間裡了。以及聽說最近附近還有野狗出沒，也許應該去山中搜索一下比較好。」

鬼燈 彌也：「我想應該不會是出逃吧……畢竟我們本身就是來者不拒，去者不追，根本不需要像夜逃一樣偷偷離開才是……」

鬼燈 彌也：「那麼麻煩兩位了，如果教主大人或蘆屋大人有找到他的話，請告知一下還很擔心他情況的大家吧。」

鬼燈 彌也：「他的名字叫灰月，這是他的照片。」說著，他遞上失蹤者灰月的照片。

蘆屋 詩詞：接過那張照片之後因為講到山裡而稍微皺了皺眉頭。

「好我們知道了，勞你費心了。」

幸崎 禰禰：「希望別發生什麼事才好呢……」

「那詩詞，我們就先一起去孤兒院吧？」

蘆屋 詩詞：「嗯好。」點點頭又變回拐杖。

「記得要吃東西休息啊，鬼燈先生。」最後再叮囑一下。

鬼燈 彌也：「是的，我會適宜的進行休息。蘆屋大人不需要太擔心。」對你點點頭，繼續批文件。

蘆屋 詩詞：也點點頭，然後帶著禰禰出房間。

【孤兒院】

KP：來到孤兒院，這裡通常是沒有依靠的孩子和被父母虐待的孩子們會住的地方。配備著設有教室的校舍和住宿用的宿舍，外面雖然範圍不大但還是有能跑來跑去的庭園。

KP：平常庭園會有孩子們在跑來跑去很吵鬧，但今天看不到他們的身影。校舍裡也沒看到孩子們，特別的安靜。

幸崎 禰禰：「孩子們躲起來了嗎？」她搭著詩詞的手，到處探頭找尋小孩子的身影。

蘆屋 詩詞：「嗯……那我們來找找他們吧？或是去公喜小姐那邊看一下。」意圖要繼續一起搭著手逛逛孤兒院的意思。

幸崎 禰禰：「一邊找他們一邊散步也不錯呢，先找找他們再去找波芭吧？」

KP：＜聆聽＞

幸崎 禰禰：CCB≤70 <聆聽> (1D100≤70) > 53 > 成功

蘆屋 詩詞：CCB≤75 <聆聽> (1D100≤75) > 98 > 致命的失敗

KP：幸崎聽到在庭園一角的倉庫裡有在說悄悄話的聲音。

KP：蘆屋不小心一腳踩到自己背後滑下來的披風，然後摔到了幸崎的胸前，軟軟的一點都不痛誼。

幸崎 禰禰：注意力一直在發出聲音的方向，所以在詩詞摔在自己身上時有些驚訝。有些擔心地輕輕摸了摸還躺在胸前詩詞的頭。

「哎呀，詩詞你沒事吧？」

蘆屋 詩詞：啊……溫柔鄉……雖然很想繼續躺著，但好歹現在並不在房間裡，不能這麼放肆，所以她意思意思的懊惱一下自己的不小心之後就馬上站好。

「啊、沒事的，抱歉。」接著把披風重新抓回來扣好，「禰禰被我撞到會痛嗎？」

幸崎 禰禰：「不會喔，只是有點嚇到，還以為詩詞想要抱抱呢。」她輕笑幾聲，手指向倉庫的方向。

「感覺那些孩子躲起來了，要不要小心地去看看呢？」

蘆屋 詩詞：「啊……我現在反悔還來的及嗎？」指的是抱抱這件事，不過小小勾起微笑之後還是得以正事優先，所以她沒有做出任何索要擁抱的舉動。

「倉庫那邊嗎？好，我們一起去看看。」

幸崎 禰禰：「晚點再給你吧，抱抱。」畢竟她也挺喜歡擁抱。回答後便跟詩詞一起小心翼翼地走過去倉庫那。

KP：走向倉庫的方向，你們在外面豎起耳朵會聽到裡頭傳來孩子們小聲討論的聲音。

孩子們：「要做成幾層？」

「越大越好呢，做成三層吧！」

「教主大人會喜歡什麼水果呢？」

「吶吶這裡不如擺上刺身吧！」

「我覺得金槍魚不錯！」

「這裡的紅色的奶油要怎麼辦？」

「我有顏料！」

KP：你們聽見了這樣的對話，他們看起來似乎是在定制作蛋糕的計畫。

從縫隙往裡面看去，能看到紙板上用蠟筆畫著彩虹色的蛋糕。

幸崎 禰禰：啊，禰禰小聲地驚呼一聲，隱藏不住對眼前景象感到憐愛的表情，她轉頭看向身邊的詩詞，靠到對方的耳邊輕聲開口，那語氣很高興但卻也有些困擾。

「那是在準備驚喜嗎？我們過去會不會打擾到呢？」

蘆屋 詩詞：雖然在她內心確實什麼都比不上身邊的教主，但在如此平和的氛圍之下，她當然也露出的淺淺的笑容。

她一面朝禰禰的方向傾過去，一面笑笑的回應：「既然是孩子們準備給禰禰的，那禰禰有沒有什麼想問他們或是偷偷告訴他們的呢？我可以先進去代替禰禰發聲喔。」

幸崎 禰禰：「哎呀，這樣好像也是個好點子呢。」

「那這樣吧，詩詞先替我進去說我正準備來找他們，說是『想知道他們有什麼事情想請問我』、這樣？」

蘆屋 詩詞：「好，使命必達。」輕輕拍了拍禰禰的肩膀，讓人留在原地之後，她便率先敲敲倉庫的門，接著緩緩打開：「哈囉，我可以進來嗎？」

KP：在蘆屋出聲敲門時，會從裡面聽到回應的聲音。

孩子們：「等一下哦～！！」

KP：然後響起收拾紙片的聲音，在聲音停止後能聽到他們說著「請進！！」。

蘆屋 詩詞：等到收拾的聲音結束，她才一把將門拉到最開，真正走進去之後才用大拇指比了比身後的門。

雖然用詞不太友善，但她的語氣是友善的：「小鬼們，聽說你們要找教主？教主大人就在門外，你們有什麼想問她的嗎？」

孩子們：「對啊對啊！我們有想問教主大人的事情！」

「所以教主大人也可以進來喔！」

「是很重要的事情！」

幸崎 禰禰：聽到孩子們的聲音也跟著慢慢進來了，她感謝地看了眼詩詞，便站在詩詞身邊，溫柔地看向那些孩子。

「哎呀，可愛的孩子們想問我的是什麼事情呢？」

孩子們：「啊是教主大人！」

「現在是教主大人的訪問時間！」

「那我們要開始提問了！」

KP：孩子們拿好筆和筆記本圍在了幸崎的身邊。

孩子們：「提問！請教主大人告訴我們！」

「喜歡的水果、料理，還有顏色是什麼？」

幸崎 禰禰：「恩～喜歡的水果嗎……應該是草莓吧？……料理的話是咖哩嗎？阿、顏色的話應該是黑色吧？像詩詞她們穿的那種黑色？」她將手放在下巴上，很認真地思考並回答。

蘆屋 詩詞：以前沒有特別問這些喜好，聽到小朋友們問出來了也就偷記。

孩子們：「哼嗯哼嗯。」點點頭。

「草莓、咖哩、還有黑色！」寫寫寫。

KP：你可以看到他們在仔細地寫著你剛才所說的喜好，大概是問完想知道的事情，開心的對你道謝。

孩子們：「嗯，這樣就可以了！」

「謝謝你，教主大人！拜拜！」

KP：之後你們倆就那樣半強制地被趕出去了。

蘆屋 詩詞：「？」這樣就被趕走了？？？

順便發表一下不太OK的想法：「他們最好不要搞出草莓巧克力咖哩蛋糕這種東西耶。」

幸崎 禰禰：「哎呀……看來該趁剛剛在問時就摸摸他們的頭呢，真可惜。」

聞言，禰禰輕笑了一聲，「如果真的做出來我還是會吃下去的，鹹甜的食物說不定這樣搭配正好。」這樣嗎？

KP：你們還能聽到孩子們在倉庫裡說「要放上很多教主大人喜歡的水果！」和「會不會吃一驚呢～？」「好吃的全部加到一起！」之類的悄悄話。

蘆屋 詩詞：幹，聽到裡面的竊竊私語感覺自己的直覺沒有錯。

「……雖然說我們都不會浪費食物，但這樣大雜燴我覺得風險還是很高。」到底有沒有什麼方法能提醒那些小鬼頭別這樣做……真傷腦筋啊……

幸崎 禰禰：「呼呼，我相信波芭會阻止他們的。」並沒對此非常煩惱，可能是覺得孩子們很可愛吧。

「那詩詞，我們接下來要去宿舍看看嗎？」

KP：當你們轉頭想著要去哪裡的時候，便會看到公喜不知從何時起就站在了你們的身後。在極近的距離——微笑著。

公喜 波芭：「嗚呼呼，兩位看到那個了呀…那就請來這邊吧。」

KP：公喜這樣笑著握緊了幸崎的手，讓你拿住了一小包什麼。

KP：……打開看的話會發現是胃藥。

蘆屋 詩詞：「？？？」超級一頭霧水不知道怎麼回事。

雖然剛剛有想到乾脆請公喜提醒小朋友不要做地獄食物，但……給禰禰胃藥怎麼感覺好像是注定要吃了？！

幸崎 禰禰：「哎呀，謝謝？」雖然好像沒意識到這意味著什麼，甚至覺得這個應該要給彌也，但總之收下了。

公喜 波芭：「嗚呼呼。孩子們，說要在**大拜祭**那天給**教主大人**做蛋糕，都很有幹勁的樣子。說要幫**食堂和田地**工作來一點點收集材料呢。」

公喜 波芭：「所以啊，請**教主大人**預必要一點都不剩的吃完哦。一定要。」她用莫名有威壓感的笑容這麼說道。

蘆屋 詩詞：「……可以不要讓他們在蛋糕裡放咖哩嗎？」弱弱的說。

幸崎 禰禰：「阿，我會努力的，不知道吃不吃的下呢。」顯然她的擔心與詩詞不再相同的頻道！

蘆屋 詩詞：幸崎 禰禰**教主大人**！！！！

在內心這樣吶喊但覺得自己沒有那個勇氣說出口……

公喜 波芭：「不用擔心，到時候我也會一起幫忙吃的。所以我們一起努力吃完它吧。」

蘆屋 詩詞：「我也會……努力……」不算挑食但內心其實很不願意吃這種東西……呃呃……到時候努力一下吧……

幸崎 禰禰：「一起吃可以幸福加倍呢。」天然光波。

蘆屋 詩詞：左右為女……不對、左右為難……

公喜 波芭：「是呢，不過我也會在旁邊看著孩子做的，兩位就好好期待孩子的成品吧。」笑了笑的，也往蘆屋手裡放下一份胃藥。

蘆屋 詩詞：救命她也要一起吃那種東西……

「好……」蒼白無力的將胃藥收下：「除此之外……您還有什麼吩咐嗎……」

幸崎 禰禰：好期待阿，完全沒考慮到會對胃造成傷害的禰禰。

公喜 波芭：「呵呵，不會有事的。」面帶笑容的拍了拍蘆屋的手。

「那麼我就先回孤兒院那邊，不打擾兩位約會了。」

蘆屋 詩詞：「您慢走……」打算目送公喜遠去，但內心想的是她們未來的約會會有一個行程是吃恐怖蛋糕就一陣壓力……

「那我們現在換去宿舍吧……」

幸崎 禰禰：「波芭也辛苦了呢，晚點見。」慣性地也摸摸波芭的頭，才向離去的對方揮揮手。

「恩，走吧。」

KP：＜偵查＞

蘆屋 詩詞：收好胃藥，重新變成拐杖！

幸崎 禰禰：CCB<=65 <偵查> (1D100<=65) > 11 > スペシャル

蘆屋 詩詞：CCB<=75 <偵查> (1D100<=75) > 47 > 成功

KP：你們看到離開的公喜走路的步伐有點飄忽不定。

幸崎 禰禰：是太累了嗎？之後可以的話可能提醒對方好好休息吧，禰禰只是這樣想而已。

蘆屋 詩詞：眯起眼看著對方離開的方向，覺得自己留個心眼好了，但一樣沒想太多。

【信徒宿舍】

KP：你們來到宿舍裡的灰月房間，會看到與他同寢室的信徒在裡面待著。

信徒：「啊、是教主大人和蘆屋大人，兩位好。請問有什麼要事嗎？」

蘆屋 詩詞：「早安。」面無表情的開口。

「你今天確實都還沒看到灰月嗎？」

幸崎 禰禰：她也點頭回應，見詩詞已經先進行詢問了便不再多言。

信徒：「原來是灰月的事嗎，早上醒來的時候就已經不見人影了。我本來以為他可能先去了大聖堂，但也沒看到他的蹤影。問了其他人，也都說沒見過他……」

信徒：「可是他的行李還留在房間裡，錢包和手機也都在。所以說他逃走了……感覺也很奇怪啊。」

蘆屋 詩詞：「嗯……這樣……」轉頭問禰禰：「您覺得要翻他的行李嗎？」

幸崎 禰禰：「如果能找到什麼線索的話，查看一下也無妨，雖然對灰月會有些抱歉就是了。」

「阿，不過灰月在失蹤之前，你有注意到他做出什麼不太對勁的舉動嗎？」

信徒：「不對勁的舉動嗎……我倒是不感覺到，因為他最近也特別熱心，好像沒有工作的時間都在大聖堂那邊祈禱的樣子。」

信徒：「啊，我差不多得去工作了，如果兩位想看看房間的話，可以隨意調查！」信徒精神地和你們鞠躬，指了一下灰月的床和桌子的位置就離開了房間。

KP：＜偵查＞

蘆屋 詩詞：「慢走。」淡淡的簡單打招呼。

蘆屋 詩詞：CCB<=75 <偵查> (1D100<=75) > 36 > 成功

幸崎 禰禰：CCB<=65 <偵查> (1D100<=65) > 2 > 決定的成功/スペシャル

[幸崎 禰禰] 大成功：0 → 1

KP：除了放在旁邊的手機和錢包外，你們還找到一本存摺，打開會發現自從他入教的那天起，餘額在逐漸增加。

KP：關於手機可以＜圖書館＞

蘆屋 詩詞：他們的信徒會做非法賺錢行業嗎？

蘆屋 詩詞：CCB<=55 <圖書館使用> (1D100<=55) > 87 > 失敗

幸崎 禰禰：CCB<=80 <圖書館使用> (1D100<=80) > 2 > 決定的成功/スペシャル

[幸崎 禰禰] 大成功 : 1 → 2

KP : 幸崎找到他的LINE履歷中找到感覺非常可疑的對話。

【對話記錄 1】 :

←真的是淨是些老好人的宗教w太好搞了

→真的假的啊ww賺了多少了啊？

←嘛時不時就在申報上糊弄過去 現在大概 50了吧？

→不覺得有點窮酸嗎？

←嘛～最初是想在金庫裡把錢偷出來的，不過比想像的還要難搞呢～

←不過住起來的感覺意外的挺好的，說實話我都覺得一直住這也不錯了

→你開玩笑的吧ww

←不我認真的

→你這小偷還真敢說ww

【對話記錄 2】 :

<日期變更>

→你差不多該回來了吧？

→還活著嗎？

←啊～、嗯。

→欸？難道你這是真的想住下來了？

←其實嘛～…嗯，差不多吧。

→不是吧ww喂喂

→你都在裡面偷東西了這怎麼想不太可能吧？

←誠實地去道歉的話我想應該會得到原諒

→認真的？

←嗯

←不是，我是說真的

←感覺我最近啊，好像變得能聽到，神明的聲音？

→蛤？

←就連我這樣的傢伙，也會來和我搭話。

→喂喂喂等等

→等下啊

→那不是洗腦嗎？

←不是那樣的東西啦

←所以我要更多地修行

←想要幫上教主大人的忙

→喂

→等等

→你回來一趟啊

→喂

→來信

→來信

【對話記錄3】：

<昨天>

←神明大人在呼喚我

※←是灰月的訊息，

→是來自對方的回覆。

幸崎 禰禰：她看到LINE的訊息履歷頓了頓，將其拿給詩詞看。

蘆屋 詩詞：「……？」不知道該先對這個偷錢的行為感到憤怒還是應該對那個奇怪的邪教訊息感到懷疑，說到底他們在外人眼中大概也挺像邪教的吧。

「要是有把這人抓回來的話該好好打一頓吧。」

幸崎 禰禰：「人總是會犯錯的，但他看起來有心回改的話還是就放過他吧，現在比較令人擔心的是他最後的那句話呢……」雖然讓他回來禰禰肯定還是會要求對方回改並補償，畢竟拿走的是這裡大家的努力。

蘆屋 詩詞：「妳太心軟了。」況且她也并不是不放過對方，只是要打一頓再放過而已——繼續想辦法翻翻行李看能不能翻出更多東西。

「但他也沒有受到加護，確實啊，怎麼會突然聽到神的聲音……」

幸崎 禰禰：「看來還是得像彌也說的一樣去山裡找找，希望他沒事才好。」

蘆屋 詩詞：「嗯……」沒翻到什麼，於是單手環胸之後另一手捏住自己的下頷認真思考。

「山裡的話……感覺要花不少時間，或許我們先去看看其他地方再去？」

幸崎 禰禰：「那也只能到處找找……既然現在沒什麼事情了，我們去庭院晃一晃嗎？」摸魚？

蘆屋 詩詞：「好啊。」在這麼回答的同時不像先前那樣單純曲起手臂當拐杖，而是湊近禰禰低頭貼了一下臉頰之後才站直身子。

「繼續約會吧。」

幸崎 禰禰：回應詩詞的是禰禰的微笑，她伸手輕輕拍了拍對方的頭。

蘆屋 詩詞：開心被拍拍頭並邁開步伐。

【庭園】

KP：來到庭園，這裡有著看起來種得很好的蔬菜和水果。孩子們正在幫忙耕田，能聽到四周傳來吵鬧的聲音。

KP：你們走在路上時從身後突然傳來喊叫聲。

信徒：「教主大人、蘆屋大人危險——！！」

KP：＜迴避＞

幸崎 禰禰：CCB≤50 <閃避> (1D100≤50) > 57 > 失敗

蘆屋 詩詞：CCB≤84 <閃避> (1D100≤84) > 77 > 成功

KP：幸崎在注意到前後腦被一個橘子狠狠打中，很痛。＜HP-1＞

[幸崎 禰禰] HP：10 → 9

幸崎 禰禰：被橘子砸到的禰禰頭不自覺地往前傾，接著在緩慢捂住被打中的腦袋。

「哎呀，是橘子呢……怎麼會有橘子攻擊呢？」

蘆屋 詩詞：馬上抓住禰禰的手臂，然後不太友善的往橘子丟過來的方向瞪過去。

「誰丟的？」

KP：同時你們的後方傳來「教主大人、蘆屋大人對不起～」這樣說著的孩子們的聲音和

「非常抱歉教主大人、蘆屋大人！」這樣說著的大人們的聲音。

大人們：他們一邊走近一邊垂下眼睛說：

「對不起，孩子們突然開始了扔橘子的遊戲……」

「我們也會好好叫他們注意的……」

孩子們：「教主大人對不起…」這樣說著，低下了頭。

蘆屋 詩詞：也沒有狠心到面對道歉的小孩跟大人還繼續罵的程度，所以只是放鬆面部神經之後恢復成面無表情。

「以後注意點。」接著就交給禰禰吧。

幸崎 禰禰：「沒關係的，小孩子比較活潑一點嘛，不要這麼自自責。」回答完大人們後，她在低下頭的孩子們面前微微蹲了下來，輕輕摸了摸他們的頭。

「玩鬧並不是壞事，但是丟橘子這種會浪費食物的事情就不可以了，畢竟那都是大家精心栽培出來的果實。」

「想要玩的話可以玩球之類的，當然要是安全柔軟的球，並且要記得不可以波及到其他的人喔。」

孩子們：「嗯，我們會注意，下次會改玩球的，不扔橘子的！」

幸崎 禰禰：「恩，這樣才是好孩子。」說完她便起身，對大人們開口：「你們也辛苦了，一切都還順利吧？」

大人們：「是，而且孩子們都有在幫忙。」

孩子：「其實我們正在收穫橘子喔。」

「那邊的橘子是我們幫忙照顧的哦！」指了指那邊的樹。

孩子：孩子們拉著你們過去那邊的橘子樹。

「教主大人和蘆屋大人也來幫忙收穫嘛！」

蘆屋 詩詞：感覺禰禰肯定會答應一起收的吧，反正她們現在也沒什麼事，就乖乖被拉著去。

幸崎 禰禰：「哎呀，好阿。」確實沒有拒絕呢，大概也知道詩詞會陪自己所以開心地看了眼對方。

孩子：「好耶好耶，教主大人也摘點來吃吧！」

KP：這邊可以進行<DEX×3>判定、成功的話能收穫1D100個橘子，失敗的話1D10個。大成功的場合能收穫2D100個。

蘆屋 詩詞：CCB≤36 <DEX×3> (1D100≤36) > 67 > 失敗

幸崎 禰禰：CCB≤27 <DEX×3> (1D100≤27) > 95 > 失敗

幸崎 禰禰：1D10 (1D10) > 7

蘆屋 詩詞：1d10 收橘子收橘子 (1D10) > 4

蘆屋 詩詞：很懶惰收橘子根本沒在認真收。

幸崎 禰禰：雖然腳不太方便但撿得很開心。

KP：你們會看到小孩子們收穫了一堆橘子，好幾籃的橘子在旁邊。

孩子們：「嘿嘿，這樣晚餐就可以吃到橘子果凍了。」

「好期待喔～教主大人也多吃一點喔！」

「畢竟這可是我們照顧的橘子樹，味道很甜的！」

幸崎 禰禰：哇～好多橘子阿。

「我會跟詩詞一起吃很多的，你們也要多吃一點喔，畢竟是自己親手培育長大的。」

蘆屋 詩詞：對於自己只有摘超少完全不感到羞恥。

「嗯，會的。」教主大人這麼說了所以她會這麼做的。

孩子們：「好～我們吃多吃點的。也可以吃吃新鮮的橘子！」直接抓上一顆塞到你們的手裡。

蘆屋 詩詞：自動自發的開始默默剝橘子，剝完之後分兩半放到自己跟禰禰手裡。

幸崎 禰禰：「謝謝你們，我們會好好享用的。」對孩子們說完謝謝後，才又轉過頭向幫自己剝橘子的詩詞道謝，接著便開始吃橘子。

「現在吃橘子等晚點又有果凍可以吃，真是幸福呢。」

蘆屋 詩詞：「挺好的。」開始在啃橘子的時候發自內心的這麼覺得，現在應該可以算是平靜的日常吧，挺好的。

孩子們：「好吃嗎好吃嗎！」

幸崎 禰禰：「很好吃喔，你們是很厲害的橘子栽培師呢。」摸摸摸摸。

孩子們：「好耶！我們是栽培大師！」

KP：<聆聽>

幸崎 禰禰：CCB<=70 <聆聽> (1D100<=70) > 34 > 成功

蘆屋 詩詞：咀嚼咀嚼咀嚼。

雖然沒有講話但朝小孩子們豎起大拇指。

蘆屋 詩詞：CCB<=75 <聆聽> (1D100<=75) > 85 > 失敗

KP：在你們和樂融融的時候，幸崎聽到從菜地那邊傳來了大人聚集起來討論的聲音。

大人們：「最近似乎有流浪犬出沒，把田地的一部分吃得亂七八糟的。」

「好像是從墓地後山那邊跑出來的，前不久還聽說有孩子在墓地被流浪犬襲擊而受傷了，

這可得小心了。都臨近大拜祭了，還是在教團內宣導一下這件事吧。」

KP：如果你看向田地，確實有一部分被吃得亂七八糟的。

幸崎 禰禰：聞言，她有些擔憂地看著那些田地，轉頭對詩詞開口：「詩詞，他們說最近似乎有從墓地後山跑出來的流浪犬呢，咬傷田地是小事但聽說還襲擊了孩子，感覺得跟其他幹部們提一下這件事。」

蘆屋 詩詞：眉頭深深的皺起。

「那乾脆連這件事還有灰月偷錢的事情一起告訴幽幽好了。」覺得墓地後山那邊該不會有什麼東西因為什麼理由在作祟……

幸崎 禰禰：「恩，就那麼做吧。」不過還是有些好奇的事情，所以她拉著詩詞，緩慢地走到在談論那些事的大人身邊開口：「我們剛才有聽見你們的對話，等等我們也會幫你們說一聲的。」

「不過你們說是流浪犬所做的，是確定真的有看到流浪犬的影子嗎？還有那被襲擊的孩子傷勢還好嗎？」

大人們：「我們是沒有實際看到，不過受傷的孩子看起來確實是被咬到的樣子。現在應該在醫務室裡待著吧。」

幸崎 禰禰：「我知道了，謝謝你們，你們也務必要小心。」

大人們：「好的，兩位也請小心點。」

幸崎 禰禰：「那我們先去醫務室看看那孩子嗎？」

蘆屋 詩詞：在旁邊認真聽內容之後點點頭，覺得先去醫務室好了，不要在飯前談認真的事情感覺比較不會拖到吃飯時間。

「好，走吧。」因為現在周遭有其他人所以只是普通的拐杖化。

【醫務室】

KP：在你們接近醫務室時，會聽到很大聲的哭泣聲，似乎是小孩子的聲音。

幸崎 禰禰：會是被咬傷的那孩子嗎？拉著詩詞想靠近看看。

蘆屋 詩詞：……總覺得這個聲音著實過於淒厲了，於是稍微揉了一下太陽穴之後才被禰禰乖乖拉著過去。

KP：開門進去醫務室的話，會看到負責值勤的產業醫生的女性在為躺在備用床上哭喊的少年進行治療。

女性：「啊啊，教主大人和蘆屋大人，不好意思請稍等一下喔。」

蘆屋 詩詞：「好慘烈。」平靜的發表同理心低下的感想。

幸崎 禰禰：「那孩子還好嗎？」有些擔心地詢問。

女性：「讓您久等了教主大人。」治療結束後女性便走回來跟你們說明狀況。

女性：「我想應該也不能說是沒事。這孩子似乎是今天早上在墓地被流浪狗襲擊了，雖然搬到了這裡來，但還真是奇怪的傷口呢……即使治療，傷口也完全好不起來，不如說還開始腫起來了。」

女性：「所以，我打算再過一段時間也不見好的話就打算帶他去山腳的醫院。請教主大人一定要小心喔，被咬到就糟糕了！」

幸崎 禰禰：「這真是令人擔心……我們能看看傷口的情況嗎？雖然說看了可能也沒什麼太大的幫助……」

蘆屋 詩詞：如果傷口沒有好轉的話那感覺大哭就很合理了……同理心稍微回來了一點，但最主要還是很在意傷口沒有變好的部分，跟在禰禰旁邊點點頭。

女性：「好的，當然沒有問題。」

KP：從少年的腳上鮮血在不停流下，光是看上去就覺得很痛的傷口。

KP：＜生物學＞＜醫學＞＜知識 1/2＞

幸崎 禰禰：CCB≤30 <知識1/2> (1D100≤30) ＞ 52 ＞ 失敗

蘆屋 詩詞：CCB≤35 <知識1/2> (1D100≤35) ＞ 94 ＞ 失敗

幸崎 禰禰：CCB≤5 <醫學> (1D100≤5) ＞ 63 ＞ 失敗

蘆屋 詩詞：CCB≤5 <信仰之醫學> (1D100≤5) ＞ 64 ＞ 失敗

蘆屋 詩詞：CCB≤1 <般辛酸的生物學> (1D100≤1) ＞ 45 ＞ 失敗

幸崎 禰禰：CCB≤1 <生物學> (1D100≤1) ＞ 18 ＞ 失敗

KP：你們可以看到傷口即使進行了恰當的治療處理，血依然在繼續湧出，並且上面確實留有齒痕。

幸崎 禰禰：不是很意外看不出什麼所以然，畢竟她也並非醫生，沒能做點什麼的她唯一能做到的便是給與安慰，她輕輕撫過孩子的額頭，溫和地開口：「孩子，別擔心，你肯定會沒事的。」

做完這件事後她才轉頭對女性開口：「得麻煩你再好好照顧他了，如果有什麼需要請告訴我們。」

蘆屋 詩詞：雖然有想到血流不止可能是因為凝血障礙，但總覺得如果醫生都說很異常的話，那可能少年本身根本沒有這種病症吧。

直接把流浪犬當成是異常的還比較好理解。

「辛苦了。」不過回應聽上去還是很沒同理心。

女性：「我明白了，要是有任何的狀況我也會回報給兩位的。」

幸崎 禰禰：「感覺多了不少令人擔憂的事呢，但即使是這樣還是得好好吃飯，午餐時間也差不多到了，我們順便去會議室跟他們報告一下吧？」

蘆屋 詩詞：「嗯，當然。」又多看了一眼少年才準備離開。

「今天過的挺充實的，說不定會比平常還要餓呢。」

幸崎 禰禰：「那詩詞可以比平常多吃點呢，補充體力。」

【午餐】

KP：到了午餐時間，你們和其他幹部在會議室待機一會後鬼燈便到了，他將今天接受的相談者的個人資料分別交給兩人。真菰則是在旁邊悠閒地吃著炸雞塊。

KP：相談者的部分幸崎負責3名，蘆屋負責2名相談者。

KP：因為關於相談者的詳細內容會在之後的「個別對話框的相談會進行」。

蘆屋 詩詞：雖然看起來是很認真的收下相談者的資料但內心其實懶懶。

然後開始用餐的時候面無表情的調侃了一下吃炸雞的真菰：「吃炸雞塊好不健康啊，難怪力氣這麼小營養不良。」

真菰 幽幽：「啊？今天難得吃親子丼你有什麼怨言嗎？」

「不然你就不要吃啊。」嚼嚼。

蘆屋 詩詞：「沒有^^」開心吃。

真菰 幽幽：「嘖嘖，你吃那麼多，我看你哪天直接變成大肥豬，被抓去烤了。」

蘆屋 詩詞：「放心吧在那之前我會先把你當塞牙縫的骨頭啃掉^^」到底在幹嘛。

幸崎 禰禰：「沒關係的詩詞不管變成怎樣我都喜歡。」

「幽幽當然也是，就算連湯匙也拿不起來我也不會放棄你。」再次天然光波。

真菰 幽幽：「.....我拿得起來好嗎，真是的。」拿起湯匙給你看。

真菰 幽幽：「大肥豬的陪葬什麼的我才不要。」

蘆屋 詩詞：「你湯匙拿不起來的話我也不是不能勉為其難的餵你啦。」話題重複了喔。

真菰 幽幽：「誰要你餵，去餵你旁邊的禰禰吧！」

幸崎 禰禰：聽到要餵自己還真的對詩詞張嘴了。

真菰 幽幽：(°皿°X)

蘆屋 詩詞：教主大人給餵於是真的快樂的把對對方來說一口不會太大的飯聚集在湯匙上後溫柔的遞過去。

幸崎 禰禰：た"た"(*´▽`*)た"た"

吃的很開心。

蘆屋 詩詞：快樂快樂很快樂。

不過餵了幾口之後還是有認真的想到剛剛的醫務室的情形以及禰禰說要跟大家提及這件比較立即危險的流浪犬事件，所以就簡單的提了一下，也有說少年血流不止，有些異狀，請大家也小心。

KP：在場的幹部們都表示會注意，並告知其他的信徒。這樣的話，應該暫時不需要太擔心又有人遭流浪犬的襲擊了吧。

KP：你們全部都吃完午飯後，鬼燈便站起來分別帶領你們前往各自的房間。

幽幽則是還在會議室繼續悠閒的咬著炸雞目送你們離開。

鬼燈 彌也：「我會陪你們到相談室去。」

真菰 幽幽：(´～`)モグモグ 手上拿著文件邊吃飯邊和你們揮揮手。

幸崎 禰禰：「麻煩了彌也了。」也轉頭向幽幽揮揮手。

鬼燈 彌也：「不會。那麼，請兩位多多照顧相談者的各位了。我就先回自己房間去，有什麼的話請聯繫我。」他帶著你們到房間後就先退出去了。

蘆屋 詩詞：(*°▽°)用賤笑表情朝幽幽揮手才準備離開。

【相談室：鰯】

KP：到你這裡來的相談者總共有3名。

因為已經經過了鬼燈的選定，所以不管哪個相談者都是足以被下達天罰的被害者吧。你像平常一樣聽相談者說的話，獻上祈禱。

KP：作為加護的代價會喪失<3D3>點SAN。

幸崎 禰禰：3D3 (3D3) > 7[3,3,1] > 7

[幸崎 禰禰] SAN：84 → 77

KP：你的相談會結束，正想歇一會就聽到房間外面有點吵鬧。能聽到啪嗒啪嗒的跑步聲和信徒的聲音。

信徒：「喂！不要擅自進來啊！！」

KP：伴隨著怒吼聲，你的相談室房門被猛地打開。一名穿著有點破舊的制服的女子高中生，像是摔進來一樣飛到了你跟前。

KP：她像是要抓緊你衣服一樣，喘著氣挨著你的衣服。

少女：「你，你就是教主大人嗎…？我、我有想請你殺掉的傢伙！」他用慌亂的語調這麼說著。

幸崎 禰禰：聞言她停頓了一會，溫柔地扶著女孩的手臂，輕聲開口：「親愛的孩子，發生了什麼事嗎？」

雖然嚴格來說對方的說詞並沒有什麼錯，但禰禰還是想稱其為降下神蹟。

信徒：「那個、教主大人，讓她待在這裡真的……沒問題嗎……？」信徒們似乎有些擔憂的兩眼相看，不過見你沒有不願意的樣子便鬆開了她。

幸崎 禰禰：「謝謝你們的擔心，但沒關係的，她這麼拼命地跑過來肯定有事相求吧？我想先聽她說說看。」她給予一旁信徒一個安撫的微笑，再次將目光放在女孩身上。

「孩子，能告訴我發生什麼事了嗎？」

信徒：「我們明白了。」

「你可要好好感謝教主大人啊。」

「如果發生任何狀況請教主大人立刻叫其他人進來。」信徒們留下她後離開了房間。

KP：信徒們離開房間後，她就像是冷靜下來了一樣深呼吸了一口氣，然後趕緊低下了頭。

少女：「這、這麼突然真的很抱歉！給、給您添麻煩了真的很對不起……」

KP：她縮成了一團，對於她自己的行為，即使不進行心理學也能看出來她在反省。

少女：「其實我的爸爸現在正行蹤不明……那個，我家是父子家庭，我和爸爸兩人生活在一起……但是4天前左右開始爸爸就沒有回來……爸爸在學校當老師，工作好像也擅自休息了……」

少女：「那個，爸爸他，不是會擅自自己一個人去哪裡的人……！我是這麼想的……也不和我說，就不見了什麼的，應該不會這樣……所以我想肯定是，被捲進了什麼事件裡！」

少女：「像是誘、誘拐，什麼的？嗯……所以說，如果有犯人存在的話，請給予犯人天罰……？如果這樣做的話，爸爸就能…回來了吧…？我是這樣想的……」

少女：她越說到後面聲音越小聲。

KP：可以＜精神分析＞或＜心理學＞

幸崎 禰禰：CCB<=61 <心理分析> (1D100<=61) > 73 > 失敗

幸崎 禰禰：CCB<=15 <心理學>奇蹟會出現嗎 (1D100<=15) > 72 > 失敗

KP：你感覺她自己也覺得這請求很唐突，所以才會越說越沒有自信。

並且她的拳頭放在膝蓋上微微顫抖著。

幸崎 禰禰：她輕輕摸著女孩的頭，柔聲地說道：「你是個溫柔的孩子，別這麼害怕。」

「你的父親消失了，我無法肯定是否真的是因為有傷害他的犯人存在，所以我沒辦法向你肯定我能懲處那個所謂的犯人。也許你應該報警，請警察協助你找回你的父親。」

「……而我能為你做的是為你的父親祈禱，我相信有你盼望的心以及虔誠的祈禱，這肯定能讓你的父親平安回來的。」她將手放在女孩顫抖的手上，安撫對方的情緒。

少女：「其實，我之前也有去報警……但或許是因為失蹤的是成年男性吧，總覺得他們並沒有認真調查的意思……」他微微垂下視線，語氣中帶著一絲無奈與無力。

「我能拜託的地方就只剩這裡了，求您救救我的爸爸吧教主大人！」

幸崎 禰禰：她沉默了一會，她其實隱隱約約有察覺到自己的這股力量並非真的有實現他人願望的能力，所以她並不太想直接對女孩使用，畢竟若沒有那所謂的犯人，她不清楚這能力會波及到誰。

「……我會盡我所能。」

她做出了祈禱的動作，但那動作並不完全，她沒有向上立起手掌，而是將手溫柔地貼著女孩的額頭。

「請讓這孩子的父親能平安回來。」

做完後她才又摸了摸女孩的頭，安慰她道：「這樣就可以了，你的父親一定會平安回來的。」

KP：當你舉起手朝著她做出假裝祈禱的動作時，她緊緊地、幾乎用力過頭地閉上了雙眼。不久之後，她慢慢睜開眼睛，一邊眨著眼，一邊環顧四周，然後帶著不安的語氣問道。

少女：「這、這樣就……結束了嗎……？」

幸崎 禰禰：「是的，這樣就結束了。」

「不過完全依靠神明的力量是不夠的，所以若可以的話還是希望你能再跟警察他們聯絡看看。神只會給我們引導，我們還是得為困境以及苦難做出行動。」繼續溫柔摸頭。

少女：當你告訴她「已經結束了」時，她會露出一抹帶著寂寞的微笑。

少女：「是、是的，謝謝您……！我明明是突然闖進來的，您還願意聽我說話……。那、那這樣的話……爸爸會回來嗎……」

「警察……如果真的會起作用就好了……」

幸崎 禰禰：聽到對方的話，她給予和善的微笑：「肯定會有的，所以不要輕易放棄。」

少女：「我明白了，真是非常感謝您！」

KP：就在那時，她的肚子發出「咕～～」的一聲巨響。她不好意思地搔了搔後腦勺，紅著臉笑道。

少女：「啊、爸爸不見之後就一直是一個人……所以幾乎沒吃什麼東西……一放鬆下來肚子就……」說著她用空著的手輕輕揉了揉肚子，臉頰更紅了些。

幸崎 禰禰：她捂嘴輕笑，輕輕搭著女孩的肩膀：「那你要不要留下來吃點東西呢？」

「自己的身體健康也是很重要的，萬一你的父親回來看到你體力不支倒下肯定會很擔心，所以還是要好好吃飯。」

少女：「真的可以嗎……！？啊、謝謝您……！」

她猛地低頭鞠躬表達感謝，眼眶似乎微微泛紅。

「爸爸不見以後，我一直一個人……真的好不安……真的，非常感謝您……」

幸崎 禰禰：「你很努力了，這段時間很辛苦吧？可以不用自己一個人獨自承擔了。」

「以及……若你真的很不安的話可以找人傾訴，不然也能來這裡祈禱，我們都很歡迎的。」繼續摸摸頭，然後要帶人去吃飯。

少女：「啊、好的……」乖乖的點點頭，跟著你走出相談室。

「教主大人真的很溫柔呢……」

KP：別的信徒看到你帶著少女出來後，便過來跟你確認狀況。

信徒：「那個，教主大人，這個女孩……要不在她找到父親之前，不如就讓她暫時住在我們這裡吧……？」

「不然讓一個女孩孤身一人，會不會太危險了？」

幸崎 禰禰：「恩……我也有這樣的打算，但還是要問過本人想法才行呢。」

「剛剛都沒問你的名字呢，可以告訴我嗎？」她轉頭對女孩問道。

宮峰 莉莉：「啊，十分抱歉！我竟然忘了還沒向教主大人自我介紹，實在太失禮了……

！」她慌慌張張地低下頭，連忙向你深深鞠躬。

「我的名字是宮峰莉莉（みやみねりり）。」

幸崎 禰禰：「不用這麼緊張，沒關係的。」

「那麼莉莉，就跟如我的信徒所說，你一個女孩住我有些不太放心。如果可以的話，你願不願意來我們這裡住呢？」

宮峰 莉莉：「那個……我來打擾真的沒關係嗎？」

幸崎 禰禰：「應該說是我很希望你來呢，我不介意這裡在更熱鬧些。」

宮峰 莉莉：「真的非常感謝兩位！」

「明明我這麼突然闖進來，教主大人卻願意聽我傾訴還肯收留我……」

幸崎 禰禰：「這是我們該做的。不過也希望你在接受這些善意的同時，也能對他人釋出善意。」孩子真可愛，繼續摸頭。

宮峰 莉莉：「是，這是當然的！如果有任何需要幫忙的事情也請叫上我，我不會只在這裡白吃白住的。」開心的被摸摸。

幸崎 禰禰：她點頭，向旁邊的信徒吩咐帶宮峰去吃飯。

「那你先趕快去吃飯吧。」

宮峰 莉莉：「好的，那麼我就先失禮了！」再度向你鞠躬後，便跟著信徒一起離開了。

【相談室：柊】

KP：到你這裡來的相談者是以下的2名。

同時，如你所知道的，你並沒有神的加護，在這裡要做的是從相談者口中問出加害者的情報，為了今晚去殺害加害者做準備。

1：欺凌被害者的母親「溝上(ミヅノウエ)」

今年成為高中生的兒子因為遭受欺凌而變得不上學了。雖然慢慢在穩定下來，但到了最近在SNS上欺凌的事情被發現了。注意到的兒子之後就試圖自殺。

幸運的是挽留了一命，但這麼下去的話肯定又會再次試圖自殺的。而且，即使做好了搬家的手續也無法逃過網路上的欺凌。希望能給予欺凌元兇的同級生二人天罰。

2：遭受DV被害的女性「八波(ハチミ)」

被丈夫又打又踢，遭受著暴行。丈夫在世間還算有名的大公司裡工作，結婚沒多久後就被強迫留在家裡。

從那以後也沒有自由，只是被當作做家務的道具。一有看不慣的地方就立刻施加暴力，前段時間因為後頭部被強力打擊了而送進了醫院。

想著再這樣下去或許會被殺掉而和家人朋友商量的，但因為他們只看到了外在很好的丈夫所以只會說「那麼好的人沒其他了，又很有未來，你就忍一下吧」，不會當我的同伴。

最近似乎還出軌了，我已經無法繼續忍受了。我希望能給予我丈夫天罰。

KP：進入相談室沒多久，房間的門就會被敲響。第1件的相談者，溝上氏進來了。

她看起來就很疲勞，蜷縮著身子坐在了設置在你正面的椅子上。

溝上：「今天我是來相談關於兒子的事情的……請，給予欺凌我兒子的人們天罰。」

蘆屋詩詞：她向來並非能表現出同理情緒的人，或許就連現在回首自身過去所發生的悲劇

，她自己都能冷漠看待，以至於她現在看著相談者所擁有的情緒也只有淡然的真可憐——但，加害者是該死的，這點對她來說也無庸置疑。

所以她表現的沉穩，像是靜默的願意聆聽任何告解與希冀的樣子：「——神當透過我的耳聆聽您的話語，我在這裡，您要先傾訴您的兒子發生了什麼事情嗎？」

溝上：「是、是的，我有把我兒子和他們的個人資訊都帶來。在這裡。」她將手上的文件遞到了你的手上，查看過後似乎上面的就是欺凌者的個人資訊。

- 欺凌者的個人資訊（包括住所和照片）

同班的「三本松」和「戶口」2人

- 經常在的地方

「夜晚會經常遊蕩在學校附近的空地」

蘆屋 詩詞：「就是這兩個人啊……」她今晚要殺害的就是這兩個人啊。

「神明的懲罰將會落到他們身上的，請您不用再擔心，那麼如果您沒有其他事情要說的話……」她將掌心面向眼前女性的額頭，立起手掌。

「願神明的加護降臨於您，虔誠的信徒。」

溝上：「是……是的……」他微微顫了一下，但還是依照你的話，深吸了一口氣，閉上雙眼，雙手交疊，和你一同沉入祈禱的儀式之中。

溝上：祈禱結束後，她帶著不安的神情向你詢問。

「請問只要這樣……天罰就真的會降臨嗎？」

蘆屋 詩詞：被這麼問並沒有被冒犯到的感覺，畢竟自己其實也是假的加護呢。

她只是神色平靜的點點頭：「會的，就算不相信我們，也要相信神會救助我們於苦難，如果無法平靜的話，就祈禱直到心安定下來吧。」

溝上：你的話語讓她安下心，她忍著眼淚感激萬分的對著你說：「是的……謝謝……！謝謝！等兒子振作過來後，我們一定會兩個人一起來道謝的……真的非常謝謝。」這麼說著低下頭然後離開了房間。

KP：溝上離開房間數分鐘後，門再次被敲響了。讓對方進來沒過多久就有一名渾身瘀傷的女性進來房間。

KP：她現在額頭上也纏著滲著血跡的繃帶，不知道是不是被打了，眼睛周圍也腫得變成了紅黑色。

看起來就覺得很痛，她戰戰兢兢地坐到了眼前的椅子上。

八波：「感謝您撥冗接待。那個、雖然我這樣的人提出這樣的請求十分僭越……但我已經無法再忍受下去了。請您……請您對我的丈夫降下天罰吧。」

蘆屋 詩詞：看著對方的傷勢，她先微微垂眼才開始說話：「請您保重身體——那麼，神當透過我的耳聆聽您的話語，您可以說說您丈夫的名姓以及時常待著的地方，好讓神知曉懲罰的手該伸向何方。」

八波：「好的，謝謝您的關心。」

「我會告訴您丈夫的工作地點……」

KP：之後她告訴你他的工作地點以及上下班的路線，還有出軌對象的相關資訊。對象似乎是店裡的女孩子，最近每天晚上都會去那家店。不在上下班路線上的話就在這裡。

蘆屋 詩詞：今晚要殺害的第三個人……同樣也是心裏有數之後，做出與上一名女子相同的舉動與話語。

「神明的懲罰將會落在他身上，願神明的加護降臨於您，虔誠的信徒。」掌心向前，然後立掌，祈禱結束。

KP：當祈禱結束時，八波突然失聲痛哭。

八波：「真的很感謝……這樣一來，我也許能夠得到解脫了。更重要的是，這是第一次有人站在我這邊傾聽我的話……真的、真的非常感謝您。」

蘆屋 詩詞：嗯……雖然自己的同理心向來薄弱，但大概還是能明白對方所說的能被傾聽的

釋放感吧，她覺得自己不介意再多溫柔一點。

她掏出一張乾淨的手帕遞出去：「神會時刻傾聽您的，只要您祈禱的話，希望您往後能在神的相伴之下睡的安穩。」

八波：「是的，我會多向神明大人祈禱的。真的非常、非常的感謝您。等他受到天罰，我變得自由之後，我想重新度過自己的人生……到了那個時候，我一定會再次來這裡致謝。」

KP：她一邊流淚一邊站起來。在離開時直到門關上為止，她仍不停地向你致謝。

KP：到這你的相談就結束，可以出門口待會會在門口匯合。

蘆屋 詩詞：那麼她今天的相談工作應該沒了？接下來就去等禰禰吧，順便思考一下今晚要如何進行好了。

KP：蘆屋踏出相談室的門，便看到幸崎在門口，而不遠處有一名你從未見過的少女跟著別的信徒離開了。

蘆屋 詩詞：「……？」雖然有點困惑，但當然是要先關心教主大人。

「禰禰，相談順利嗎？」馬上湊過去。

幸崎 禰禰：看見詩詞她眯起眼睛笑了，也開口關心對方的情況。

「很順利喔，詩詞那邊順利嗎？」

蘆屋 詩詞：「那真是太好了。」也回以一個溫和的笑容。

「我這邊也很順利——不過剛剛那邊那個少女是禰禰負責的相談對象嗎？」只是出於閒聊的心態問問而已。

幸崎 禰禰：「阿……那孩子嗎，她是突然闖進來的，我看她很焦急便也聽了她的訴求，並為她祈禱。」

「她的父親似乎是失蹤了的樣子，她的家人只有父親而已，我不太放心便讓她在這裡住下來了。」

蘆屋 詩詞：「原來是這樣，那看來與其說是加護，她確實更需要個住處呢。」看著少女遠去的方向，然後又是閒聊的開口。

「那我們接下來散散步嗎？啊……那個孩子的名字我也記一下好了，她叫什麼？」

幸崎 禰禰：「好阿散步，也得去跟幽幽說一下我們早上打聽到的事呢。」

「那孩子的名字嗎？她叫做宮峰莉莉，是很可愛的名字呢。」

蘆屋詩詞：……！這個姓氏，她有印象，幾天前她才——

但是她也只在內心稍稍震驚而已，畢竟她並不認為自己有做錯任何事情，甚至認為對方會來到這裡尋求庇護也是命中註定。

蘆屋 詩詞：「嗯……宮峰莉莉……我努力記得吧。」她停頓了一會這麼沉吟，有種反正可愛也比不過教主大人可愛的老神在在態度。

「那我們現在就先去找幽幽吧。」

幸崎 禰禰：她點頭，搭著詩詞的手臂，與對方一起緩慢前往目的地。

【真菰的房間】

KP：來到真菰的房門前，敲門的話會聽到裡面他說「請進」的聲音，乾脆的歡迎你們進來。

蘆屋 詩詞：「嗨～豆芽菜在做什麼～」很不客氣的推門進去又爽朗的找碴。

幸崎 禰禰：「幽幽我們來了喔～」

真菰 幽幽：「誰是豆芽菜了你這怪力猩猩女。」

KP：進去後，你們會看到他直坐在被文件包圍的辦公桌前和帳簿對視。
從臉就能看出來，眉間擠滿了皺紋，心情明顯很差。

幸崎 禰禰：「幽幽這樣子的表情會長皺紋喔～」

說完風涼話才開始提正事：「關於失蹤信徒的事情，我們有去調查他的宿舍了，發現他手

機的訊息裡提到他聽到神的呼喚……」她看了眼詩詞，示意對方把手機遞給幽幽看。

蘆屋 詩詞：因為是談正事所以有把表情收好了，開好手機訊息框就遞出去。

「而且這人還偷錢。」

真菰 幽幽：「啊啊？有人把錢給私吞了？！原來如此、啊所以說他人在哪？我要去揍他一頓！」

KP：在讀到日期變更之前的記錄後他就會當場站起來，當然就是勃然大怒的樣子。

真菰 幽幽：「啊……？等等，你說他聽到神明在叫他？」

幸崎 禰禰：「恩，而且發完那則訊息他就失蹤了。」

「之前也有這樣的情況嗎？信徒聽到神明的聲音之類的……」

真菰 幽幽：爆著青筋的樣子不知道為何冷靜下來，變得一臉平靜。

「難道說失蹤是天罰……？」

真菰 幽幽：「哼嗯……那這樣看來，應該是神明大人親自下達了天罰吧，那麼繼續苛責那傢伙也沒意思了。」這麼說著，坐回椅子上。

蘆屋 詩詞：想想他們的神動不動就把人消失掉，那麼這邊天罰一下好像挺正常的。對於這種有點太過激烈的價值觀完全沒覺得有任何不對。

幸崎 禰禰：「哎呀，不去稍微找一下他沒問題的嗎？」

蘆屋 詩詞：「教主大人想找嗎？」挑眉看禰禰，態度沒有反對也沒有同意。

幸崎 禰禰：「恩……怎麼說，因為有點擔心？雖然說不定真的是天罰但……」

蘆屋 詩詞：「嗯——好吧，您說了算。」雖然自己沒有想找，但當然是聽禰禰的。

「反正我們應該暫時沒有事情，也能去找吧。」

真菰 幽幽：「想找的話你就去啊，雖然我覺得被天罰的人大概也找不回來了。」

幸崎 禰禰：「這樣嗎……恩～但畢竟是在我們這裡消失的人嘛，為了不要引起恐慌所以還是找找吧。」

蘆屋 詩詞：「那接下來就看教主大人想去哪裡找囉？」有點貼近禰禰，大概是故意貼貼。

幸崎 禰禰：「彌也是說要搜山……但那邊現在還有野狗對吧？感覺只有我們去不是很安全呢。」見人貼過來就習慣性伸手摸摸頭。

真菰 幽幽：「約會場所可別選在我的房間裡。」

「啊不過，我今天有拿到大拜祭時喝的蜂蜜酒的樣品，你們今晚要來喝一杯嗎？在熄燈之後的時間。」

幸崎 禰禰：「嗯？幽幽也想要摸摸頭嗎？」什麼解讀？

「啊，好阿，雖然我不太擅長喝酒呢。」但喝一點點應該沒關係。

蘆屋 詩詞：正在想她晚上要去殺人其實不太能答應呢啊啊啊啊好想跟禰禰一起喝酒！！

偷偷在心底把頭髮抓爆，但表面上很正常。

好吧，先答應然後現在開始想怎麼開脫。

真菰 幽幽：「？」為什麼要摸頭。

蘆屋 詩詞：「我很會喝，我要喝。」信誓旦旦的豎起大拇指。

真菰 幽幽：「大猩猩女可別把明天的份也一起喝掉了。」

蘆屋 詩詞：絕對不會的因為她要去殺人。

想到這裡就悲從中來嗚嗚……

蘆屋 詩詞：「哼哼，教主大人肯定會先倒的，等到教主大人倒下後我的目標就會從酒快樂的變成教主大人了。」正大光明開一點點黃腔。

幸崎 禰禰：「哎呀，我喝醉了的話會希望我們都早點睡覺呢。」不然她都沒意識了只讓詩

詞收拾有點不太好意思。

蘆屋 詩詞：用友善的微笑看著禰禰。

好天然啊禰禰……都不會想到她其實是會大肆的這樣再那樣的嗎……（？）

真菰 幽幽：「喂喂喂可別兩個人都倒了，我根本搬不動你們好嗎。」

蘆屋 詩詞：「放心吧我就算喝醉了也能把禰禰好好的放床上。」內心想的下一句是放床上之後就隨她想幹嘛幹嘛了——開玩笑的，大概啦。

幸崎 禰禰：「詩詞真可靠～」可靠的部分？

真菰 幽幽：「是是是，那個信徒別又開始妄想些有的沒的。」

「那晚上熄燈後來我房間集合喔，就先這樣。」

幸崎 禰禰：點頭。

「幽幽小心別被文件堆壓倒了喔～」

真菰 幽幽：「那個你要擔心的是鬼燈不是我！！」

蘆屋 詩詞：「沒問題。」雖然確實是鬼燈才要被擔心但聽到禰禰關心幽幽還是訕笑了一下。

「那教主大人接下來想去哪裡散散步呢？」

真菰 幽幽：「沒事就快出去散你們的步。」

幸崎 禰禰：但彌也有力氣從文件堆爬出來阿。

在心中這樣想，她才轉頭回答詩詞：「我們去大聖堂那吧。」

蘆屋 詩詞：「好啊，我們走吧。」對禰禰微笑，也姑且朝幽幽揮了揮手才變成拐杖狀態給人扶著。

幸崎 禰禰：也跟幽幽揮揮手才搭上詩詞的手。

真菰 幽幽：姑且揮了個手。

【大回廊（水槽）】

KP：由於大回廊包圍著大聖堂的周圍，所以進去以前都會先經過這裡。

KP：這裡設置了大型的水槽，是山腳下營業的水族館在廢館時轉讓的東西。有一群沙丁魚（鰯）在裡面游著，孤兒院的孩子們則是在水槽的下方像是要咬上去般觀賞魚群。

KP：<偵查>

幸崎 禰禰：CCB<=65 <偵查> (1D100<=65) > 29 > 成功

蘆屋 詩詞：CCB<=75 <偵查> (1D100<=75) > 42 > 成功

KP：你們能看到一隻游在魚群之外的沙丁魚，像是沒有可以呆的地方一樣在水槽裡到處彷徨著。

孩子們一邊看著一邊說「那傢伙被排除在夥伴外了」「喂不是那邊哦～！」對它投向應援的話語。

KP：<知識>

幸崎 禰禰：CCB<=60 <知識KNOW> (1D100<=60) > 31 > 成功

蘆屋 詩詞：CCB<=70 <知識KNOW> (1D100<=70) > 100 > 致命的失敗

KP：幸崎理解到水槽裡沒有危險性的沙丁魚偶爾會出現單獨行動，或是有撞到水槽壁而無法回到群體裡的情況。

KP：後者的場合，沙丁魚會搞不清楚應前進的方向，然後撞上牆壁或岩石，衰弱而死。前者的話在水槽內放一隻大型的魚讓其產生危機感，就有可能回到群體裡，但是後者則沒有讓其回到群體裡的方法。

KP：蘆屋則是一個不小心撞上了水槽，額頭好痛。

蘆屋 詩詞：「啊。」什麼都沒在想所以撞到了，啊一下。

幸崎 禰禰：「哎呀，詩詞是想讓那隻沙丁魚產生危機感嗎？但這樣很危險喔，水槽很硬的。」摸摸詩詞撞到的頭髮射天然光波。

蘆屋 詩詞：「……？」怎麼辦，不懂禰禰的意思，但是被禰禰摸頭好快樂，所以好想就乾脆裝自己聽的懂然後繼續給摸……

啊，反正禰禰也會寵她的吧，那聽不懂也沒關係吧？

「我其實只是什麼都沒想……禰禰可以告訴我沙丁魚為甚麼要產生危機感嗎？」順便做出討摸頭的動作。

幸崎 禰禰：禰禰輕笑了一下繼續摸著詩詞的頭，「那隻沙丁魚單獨行動的原因可能是因為沒有危機感或像詩詞撞到水槽壁了吧。」

「我以為詩詞是因為想讓牠感受到危機感，而得以回歸群體才撞那一下的呢。」

蘆屋 詩詞：「原來是這樣……」頭被摸著摸著就垂下來然後埋到禰禰肩膀上。

「那可能需要產生危機感回到禰禰身邊的人是我……」大概在暗指自己撞那一下就是為了現在在禰禰身邊討摸的狀態吧，相當肆無忌憚，而且沒在管小孩的目光。

KP：在旁邊的小孩子注意到了你們，其中有幾個則是盯著蘆屋那腫起發紅的額頭。

幸崎 禰禰：「詩詞可以一直待在我身邊喔？就算沒有危機感也是。」

「但如果是撞到水槽壁的話，大概就沒機會回去群體了吧……」她看向沙丁魚，喃喃道。

繼續摸摸詩詞，才將視線放到小孩子身上：「你們在擔心牠嗎？」

蘆屋 詩詞：內心偷偷想自己不是那隻沙丁魚真是太好了，然後也就著這個姿勢看小孩們，反正就是沒打算從禰禰身上起來。

孩子們：對幸崎點點頭。

「吶，教主大人、蘆屋大人，你們知道可以讓那傢伙回到魚群裡的方法嗎～？」

幸崎 禰禰：「如果是缺乏危機感的沙丁魚的話，只要放一條大魚就能讓牠回歸群體了喔，也許能讓幽幽去放一隻。」這應該是他的責任範圍吧？

蘆屋 詩詞：「我也覺得讓幽幽來放一條不錯。」稍微有點良心沒有把第二個撞水槽的選項告訴小孩們。

孩子們：「大魚！那教主大人可以買大魚嗎？」

「大魚的話是不是可以養鯊魚？」

「我記得還有鯨魚！」

幸崎 禰禰：「哎呀，鯊魚的話有點困擾呢，牠會把沙丁魚都吃掉的，鯨魚的話水槽不知道放的放不下呢～？」

「不過我會去跟幽幽提議的，到時候讓你們看看大一點的魚。」她有些困擾地回答，最後決定將一切考量都扔給幽幽。

蘆屋 詩詞：「選太大的魚反而會把沙丁魚害死喔。」其實覺得連鯨魚都會把沙丁魚們壓扁，真要放的話她覺得可能翻車魚那種大小就差不多了……

孩子們：「可是我在圖鑑上看過小小的鯊魚！」

「吃飽就不會吃沙丁魚了！」

「帥氣大大魚！」

幸崎 禰禰：「恩～確實呢，看來得讓帥氣大大魚吃飽一點，他們才不會吃沙丁魚。」

「但要把這種魚放下去還需要一點考量～我們請專業的人來處理吧？」例如幽幽、跟幽幽、還有幽幽之類的。

蘆屋 詩詞：偷偷在想要是真的買了帥氣大大魚，要讓大大魚吃飽的話感覺又要多一筆開銷了，勞苦的幽幽請節哀……

孩子們：「喔～如果鯊魚不行就找些其他溫和的大魚？」

「海豚也可以啊，又很可愛誼。」

「我在雜誌上面看過有30公斤的大金魚！」

蘆屋 詩詞：「大金魚跟海豚感覺幽幽比較不會困擾。」真的嗎？

幸崎 禰禰：「我也這麼覺得，我們跟他推薦一下吧？」

孩子們：「好！讓幽幽買大金魚和海豚給我們。」

「幽幽不會答應吧？」

「就纏到他買為止嘛！」

「每5分鐘去敲一次他的房門！」

幸崎 禰禰：「鍥而不捨的精神絕對會成功的。」摸摸孩子們的頭。

「我們繼續走吧？」

蘆屋 詩詞：哇……幽幽加油喔……在內心這樣想之後便對禰禰點點頭。

「好，走吧，繼續約會。」

孩子們：「好～謝謝教主大人和蘆屋大人～」

KP：孩子們向你們鞠躬後，又跑回去看沙丁魚群了。

【大聖堂】

KP：大聖堂星星點點地有幾個正在祈禱的熱心信徒。因為蘆屋最近受到了神的加護，所以其他信徒也為了能成為教主大人的助力而利用工作外的時間在這裡獻上祈禱。

幸崎 禰禰：她搭著詩詞走進大聖堂，對在這祈禱的信徒溫柔地微笑。

「辛苦你們了，祈禱之餘也別忘了顧及身體。」

蘆屋 詩詞：盡職的當個拐杖。

信徒：「啊，教主大人和蘆屋大人，兩位好。」向你們兩人鞠躬。

「是的，不過也沒有很辛苦。而且我也想快點成為教團的力量。為了得到神的認同，只要有時間空出來就會來這裡祈禱！」

信徒：「啊啊，聽說最近叫灰月的那個男人終於被神明大人搭話了……！雖然是新人，但

他真的很熱心祈禱呢，真是恭喜了。」

蘆屋 詩詞：「……？」

「他有告訴你們他聽見了什麼嗎？」雖然一樣感覺很可疑，但姑且還是當閒聊問一下。

信徒：「這個嘛，我們也不太清楚呢，沒有聽他提及過內容呢。」

幸崎 禰禰：「聽起來灰月之前很常來這裡祈禱嗎？」

信徒：「是的，因為他最近特別熱心，所以沒有工作的時間應該是在這裡祈禱才對……」

蘆屋 詩詞：這樣聽起來灰月是在聽到神明的聲音之後改邪歸正了？到底是什麼樣的聲音……

幸崎 禰禰：「原來如此，大家都這麼誠心祈禱，聲音肯定會被神聽到的。」就不多提灰月了，以免造成疑惑。

「啊，雖然你們可能聽說過了，但最近有流浪狗出沒襲擊人，請各位務必要多加小心。」

信徒：「好的，我們會多注意的。兩位也請小心！」

蘆屋 詩詞：「保重。」平淡的提醒眼前的信徒們。

幸崎 禰禰：向信徒們點頭，才轉過頭對詩詞開口：「接下來去展望台那吧？」

蘆屋 詩詞：「沒問題。」約會地點已經到倒數第幾個了？內心感到有點不捨，不過她表面上還是正常的微笑。

【展望台】

KP：從展望台可以俯瞰到山腳附近的小鎮。

要是往下看，可以看到一些信徒正攀登著蜿蜒曲折的山道，前往教團準備參加兩天後的大拝祭。

KP：零零星星的有著信徒的人影，有些步行的信徒看到教主時，會面露微笑熱情地揮手致

意。天氣非常晴朗。

幸崎 禰禰：她也同樣以揮手回應信徒，接著深吸一口氣，似乎在享受這和平的空氣。

「總覺得從這上頭看，大家小小的又都聚在一起，很像在看陸地上的沙丁魚似的呢。」

蘆屋 詩詞：就待在旁邊盡責的當個擺設，不過視線最常落的地方還是身旁的教主。

「……總覺得這句話好像有點不吉利呢，要是有人撞到玻璃不就沒救了？」

幸崎 禰禰：「哎呀。」似乎是覺得這樣講不恰當，她伸手遮住詩詞的嘴，但隨即還是微笑地回答：「不過我們與沙丁魚仍舊是不同，所以只要直接以話語傳達，就能讓彼此回歸隊伍之中了吧？」

蘆屋 詩詞：「……」覺得自己不是悲觀，單純就是想法比較過分而已，但都被禰禰遮住嘴巴了那就還是乖乖安靜一下下……

「嗯……確實？但可能對我來說人類也跟沙丁魚一樣脆弱吧，要小心我不會變成大魚把小孩嚇哭喔！」

幸崎 禰禰：「如果這樣能把孩子趕回夥伴那沒什麼不好吧？」是這樣嗎？
似乎是想像出來詩詞變成大魚，那可愛的模樣讓禰禰忍不住呵呵地一聲笑了出來。

蘆屋 詩詞：「那我就不客氣地把他們全部聚集在一起嚇死囉！」好幼稚蘆屋詩詞！
大概因為有種被縱容的感覺所以肆無忌憚地笑。

幸崎 禰禰：「還請我們的詩詞大人對孩子們手下留情了。」確實縱容，但還是為了孩子們的膽子阻止一下。

蘆屋 詩詞：「好，至少不會讓他們真的死掉的。」豎起大拇指比了個讚，但是不知道到底會嚇到什麼程度，嗯。

幸崎 禰禰：她輕笑一聲，又將視線朝展望台的遠方看去。

「再待一會我們就去墓地那看看吧。」

蘆屋 詩詞：「噢、好啊。」也跟著往遠方看，然後像是想到什麼般轉過頭，最終還是一直

看著禰禰。

「喔不過我只是好奇，剛剛那個什麼……莉莉？她多大啊？跟你聊了什麼？」

幸崎 禰禰：她回頭看了眼詩詞，似乎再思考該如何講述。

「恩……應該是高中生吧，看她那身制服，我沒有特別過問她詳細的年齡。」

「剛才有跟你提到說她的父親失蹤了，她有去尋找警察的幫助，但是警察覺得對方是成年人，並沒有認真去調查。她為此十分焦急，所以她才跑來找我，希望我能幫她祈禱。就差不多這樣？」

「她放下心來後來肚子似乎很餓的樣子，我就讓其他信徒帶她去食堂吃點東西了。」

蘆屋 詩詞：「這樣喔，那對她來說打擊應該很大吧，不過這樣聽下來外頭的各種社會機制其實還是很多漏洞呢，即使已經是現代社會了……」很平淡的點點頭。

「那如果她的父親一直找不到的話，禰禰會考慮讓她留在這裡嗎？」

幸崎 禰禰：「如果她有這個意願的話我很樂意讓她加入這個大家庭。不過她有別的想法，我也不會阻止她離開，畢竟這是她的選擇嘛？」

蘆屋 詩詞：「也是，但我覺得禰禰很有魅力，她肯定待著待著就會想留下來的。」完全是認真在講這句話。

幸崎 禰禰：「謝謝詩詞這麼覺得，不過我還是希望她能順利找到父親呢。」

蘆屋 詩詞：「嗯，但願如此呢。」溫和的微笑。

「那我們接下來慢慢散步到墓地吧？感覺散步完就差不多可以吃晚餐了！」

幸崎 禰禰：「恩，已經有點開始期待晚餐是什麼了呢。」她點頭，繼續搭上詩詞的手臂。

蘆屋 詩詞：「相信笹都會準備的很好吃的吧。」緩緩的與禰禰一同邁步。

【墓地】

KP：天壽已盡的信徒被埋葬於墓地。

墓碑旁站著的笹微笑著向你們鞠躬致意。不久後，你們會聽到身後傳來細小的腳步聲，回

頭望去，會看到壽壽抱著一籃滿滿的花束跑了過來。

紫 壽壽：「啊，教主大人！詩詞！你們在做什麼呢？如果有空的話來幫忙嘛！」壽壽邊說邊將花束塞到你們手中。

KP：笹見狀慌張地試圖制止壽壽，但壽壽毫不在意，對你們嘟囔著。

紫 壽壽：「把花束做出來是壽壽的工作！但供奉是大家的工作嘛！」絲毫沒有退讓的意思。

幸崎 禰禰：「阿，沒關係的笹。」

「我們一起來幫忙吧，詩詞？」她捧著花束看向詩詞。

蘆屋 詩詞：不好意思直接說她們現在也閒閒的所以能幫忙，接過花之後只是對禰禰點點頭
普通回答：「當然可以，我們很樂意。」

怒怒峰 笹：你們接下花籃後，笹會低頭垂肩拿出速寫本，上面寫著『非常抱歉……』並展示給你們看。

紫 壽壽：「哼哼，這才對嘛。」

幸崎 禰禰：朝笹再次微笑並又說了聲沒關係，她便提著花籃，拉著詩詞一起開始沿著每一個墓碑前放下花束。

蘆屋 詩詞：「不用抱歉啦，看花很好。」有點隨興到隨便的回，擺了擺手之後就乖乖被禰禰拉著放花，感覺做這種動作會使人心情平靜呢。

紫 壽壽：待你們供奉完花束後，壽壽也向墓碑合掌。

「那麼，壽壽要回去了！」

紫 壽壽：「啊，對了，這個給笹！快蹲下！」她拿出用庭院裡白花編織的花冠，戴在笹頭上。

紫 壽壽：「誒嘿嘿，是不是很可愛？這是壽壽編的，記得珍惜哦！再見啦！」

KP：壽壽露出滿面燦爛的笑容，隨即就那樣跑遠了。

幸崎 禰禰：「哎呀，這不是挺可愛的嗎？要好好珍惜哦？」看了眼壽壽跑離的背影，禰禰才轉過頭對笹開玩笑地說道。

蘆屋 詩詞：真是溫馨美好的畫面，即便自己的內心情緒波動還是一樣很少，她還是覺得挺不錯的。

「如果等下吃飯也戴著的話壽壽會很開心的吧。」

怒怒峰 笹：笹輕輕碰了碰頭上的花冠，帶著害羞又滿足的表情微笑。

『是的，我會好好珍惜的。如果壽壽會開心，我吃飯時也會戴著的……』

蘆屋 詩詞：「唉唷不錯喔，我支持。」豎起大拇指，可能一半心情是看戲但另外一半是覺得這樣很好。

幸崎 禰禰：「真好呢。」

「那我們也這樣也算是辛勞了一下，這樣可以好好去吃頓晚餐了吧？」

怒怒峰 笹：『是的，也差不多是晚餐的時間了。』

『我也會在拔完草後回去的，兩位可以先回去沒關於的。』

蘆屋 詩詞：「那麼今天一樣期待你做的晚餐喔。」站好讓禰禰能夠扶著自己。

怒怒峰 笹：『好的，晚點我會去食堂幫忙的。請蘆屋大人好好期待。』笑著點點頭。

幸崎 禰禰：她笑了笑，再次搭上詩詞的手臂。

蘆屋 詩詞：朝笹揮揮手，準備離開。

「那我們接下來——就去大食堂晃晃？」

幸崎 禰禰：「恩，這樣就能順便一起等著吃晚餐了呢。」

蘆屋 詩詞：「然後看著笹戴著花環幫忙做菜。」覺得畫面很可愛於是咧了一下笑容。

幸崎 禰禰：「感覺讓人好想拿照相機照下來呢。」也跟著微笑。

蘆屋 詩詞：好，乾脆等下偷拿手機偷拍好了。

【大食堂】

KP：靠近食堂的話能聞到很香的味道。

KP：<聆聽>

蘆屋 詩詞：CCB<=75 <聆聽> (1D100<=75) > 50 > 成功

幸崎 禰禰：CCB<=70 <聆聽> (1D100<=70) > 94 > 失敗

KP：從傳來的香味，蘆屋可以判斷出晚上的菜色是馬鈴薯燉肉。

蘆屋 詩詞：喜歡吃馬鈴薯燉肉！讚！快樂！

一邊偷偷握拳一邊開心的跟旁邊的禰禰通風報信：「是馬鈴薯燉肉！我可以配三碗飯！」

幸崎 禰禰：「阿，這真是太好了呢！我也喜歡馬鈴薯燉肉。」聽到是馬鈴薯燉肉，她高興地雙手合十，雖然做不到跟詩詞一樣配三碗飯，但這也是她很喜歡的料理，她肯定也能吃個兩碗飯吧！

蘆屋 詩詞：「那我們晚餐就大吃特吃吧！」

蘆屋 詩詞：因為她其實晚上不能喝酒所以她要吃一堆馬鈴薯燉肉洩憤！！

幸崎 禰禰：「嗯！不過這味道真的是讓人現在就有點餓了呢。」

蘆屋 詩詞：「……去偷吃一點？」雖然覺得自己要偷吃可能就是半碗飯消失了。

幸崎 禰禰：「……應該不會被發現吧？」有點心動喔？

蘆屋 詩詞：「我跟食堂大姊講話的時候禰禰去偷吃，相反的禰禰跟大姊講話的時候就換我偷吃了。」馬上擬定作戰計畫。

幸崎 禰禰：「阿，這聽起來是個好計畫呢。」真的嗎？

蘆屋 詩詞：「來，那我們走吧！」信誓旦旦的準備實行偷吃計劃！

幸崎 禰禰：雖然有些擔心，但還是忍不住美食的誘惑，禰禰決定跟詩詞一起去先幫大家品嚐食物。

KP：走進廚房後，你們會看到阿姨在鍋子前做料理。他注意到你們便開朗地出聲打招呼。

阿姨：「哎呀，是教主大人和蘆屋大人啊，這個時間進來是想偷吃一口嗎？」

蘆屋 詩詞：——直接被識破！這就是阿姨年紀閱歷堆起來的餘裕嗎？！

不知道到底要做什麼反應所以只好傻傻地轉頭看禰禰。

幸崎 禰禰：「哎呀，被猜中了呢。」沒想到被直接猜中，禰禰索性就直接承認了。

「既然都被發現了，那阿姨可不可以讓我們偷吃一下呢？」

阿姨：「呵呵呵，畢竟兩位都很喜歡馬鈴薯燉肉啊。阿姨我可清楚了。」說著，他就盛了兩小碗的馬鈴薯燉肉給你們。

「但是快要晚餐時間了，所以不能吃太多喔。」

蘆屋 詩詞：雖然沒辦法吃半碗飯了，但能夠正大光明的偷吃……真好……

「謝謝阿姨……你們煮的飯都好好吃。」感恩的接過馬鈴薯燉肉。

幸崎 禰禰：「謝謝阿姨！」

「欸嘿，太好了呢詩詞。」馬鈴薯燉肉～～

蘆屋 詩詞：「吃完這碗之後待會可以繼續吃……！！！」超級快樂，拿了兩把湯匙一把塞給禰禰然後自己也開始開動。

幸崎 禰禰：想到再等等又有燉肉能吃，禰禰笑容滿面地與詩詞一起吃燉肉。(*´ω`)

阿姨：「好、好，剩下的要等到晚餐時間喔。吃太多待會就吃不下了。」

幸崎 禰禰：「嗯！」雖然在想的是吃燉肉是另一個胃。

蘆屋 詩詞：「絕對不會吃不下的。」一隻手比讚然後臉頰鼓鼓，她相信自己那可以容的下三碗飯的胃。

阿姨：「那就好，三餐可得在正確的時間吃才會長得高喔。」笑著拍了拍蘆屋的肩膀。

蘆屋 詩詞：「……我已經停止長高了喔阿姨。」感謝阿姨的關心但有點無奈的吞下嘴裡的飯，在想要是自己沒鍛鍊的話那就只有橫向生長了。

幸崎 禰禰：「詩詞感覺還是能長高吧？不過不管怎樣的詩詞我都覺喜歡喔。」什麼奇怪的印象。

蘆屋 詩詞：「教主大人……」好開心，但她是真的不會再長高了真的……！

「那麼我塞牙縫完了，謝謝招待，晚點我再繼續掃蕩好吃馬鈴薯燉肉，謝謝阿姨。」刻意講的自己沒有飽，雖然也是真的。

幸崎 禰禰：「我也是，謝謝款待，真的非常好吃呢。」

阿姨：「不用謝，你們吃得開心就好。」

「啊對了，說起來有些事情我要跟兩位報告。最近好像冰箱裡的食物被偷了的樣子，最初想著是誰偷吃了吧？也就是那種沒有很多的程度的份量而已，但近期開始被拿走了不少。」

阿姨：「已經開始變得不是能糊弄過去的量了，就想著必須得跟真菰先生報告了～真菰先生會很生氣吧…」

「也向教主大人和蘆屋大人都報告晚了真是很抱歉……」

幸崎 禰禰：「阿，沒關係的，阿姨也只是想說有某個害羞孩子想吃多一點吧？不用太自責用你的這份溫柔，我會去跟幽幽說明的。」

蘆屋 詩詞：禰禰真的好溫柔啊……這麼想著也看著禰禰，等到對方說完之後才轉過頭朝阿姨點點頭。

「嗯，畢竟是偷東西的人才不對。」

阿姨：「哎呀...真是謝謝兩位。要是發生什麼我之後也會早點來報告的。」

蘆屋 詩詞：「您辛苦了。」準備跟禰禰去跟大家一起等吃飯。

幸崎 禰禰：向食堂阿姨點點頭，跟詩詞一起去食堂等待用餐。

KP：你們在晚餐時間盡情享用了一頓美味的馬鈴薯燉肉，並在期間跟幹部們宣導了需要的事項後，大家便也差不多散會準備去休息了。

蘆屋 詩詞：「……」但她沒有馬上起身，雖然接下來就要跟禰禰一起去喝酒了……

她稍微戳了一下自己胃部的位置，然後在大家散場的差不多時往禰禰的方向靠過去，幾乎快要靠到對方的肩膀上：「教主大人，跟您說件事？」

幸崎 禰禰：「是什麼事情呢，詩詞？」她疑惑地轉過頭，伸手摸了摸詩詞的頭，柔聲詢問。

蘆屋 詩詞：「……我好像馬鈴薯燉肉真的吃太多了，好像沒辦法去喝酒了……」裝可憐，好吧其實不是裝的，她是真的因為沒辦法去喝酒而感到可憐……

幸崎 禰禰：「哎呀……那真可惜，不過你怎麼會吃那麼呢，這樣會肚子疼的。」

「不過這樣要我一個人去喝酒了嗎～？但是沒有詩詞的話就沒人能照顧我了。」似乎在思考是不是該擇日再喝。

蘆屋 詩詞：開始可憐的埋在教主身上發出意義不明的小小鳴聲。

「今天太沒有防備了，下次會注意的……」

「……如果禰禰喝醉的話幽幽會照顧的吧？禰禰想喝就先喝吧？」這句話是真的，沒有吃醋的成分，畢竟幽幽本來就知道她們天天黏在一起了。

幸崎 禰禰：「嗯～好吧，那我今天先去跟幽幽喝酒吧。」她溫柔地用手梳了梳詩詞黑色的頭髮，接著才在頭頂拍了兩下。

「詩詞也別馬上睡覺哦，胃會不舒服的，真的受不了的話去醫務室拿點要來吃吧？」

蘆屋 詩詞：「好，我會的……」伸出雙手環住禰禰的腰部，然後臉面在對方的肩頸處柔柔的蹭了幾下。

「很抱歉今天不能跟禰禰一起喝酒了……下次我會好好控制吃的份量然後認真喝酒……！」是這樣嗎？

幸崎 禰禰：「沒關係的，詩詞不用感到抱歉。」繼續摸摸摸摸。

「那這樣我就先去找幽幽喝酒了，詩詞早點回去休息吧？」摸到滿足後禰禰才滿足鬆手！

蘆屋 詩詞：也被摸到爽之後才抬起頭！

「好，那麼我先回去了，禰禰明天再告訴我酒好不好喝喔？」微微笑之後準備虛弱緩慢起身。

幸崎 禰禰：「嗯，好喝的話我們下次在一起喝。」看著人起身的緩慢幫忙扶了一下，然後揮揮手目送人離開。

等詩詞走了她再慢慢去找幽幽吧。

蘆屋 詩詞：在離開禰禰前不自覺一直轉頭看人，然後也都是拖著沉重的腳步，直到確認自己走出禰禰的視線才不再轉頭。

唉……她竟然不能去喝酒……唉……

【DAY1夜晚：柊】

KP：你為了消滅相談會的加害者們，混在黑夜裡行動了起來。

為了將殺害的遺體搬到教團來，將搬運用的輕型卡車停在了不顯眼的地方。首先要去取車才行。

KP：去到停車場的時候，能看到卡車腳邊有個人影，是笹。

KP：他看到你的身影後就站了起來。然後架起早就準備好的素描本，給你看寫好的那的那一頁。

怒怒峰 笹：『要去哪裡？』

蘆屋 詩詞：「……」啊，這樣是被發現了嗎？嗯……

感覺自己確實遲早會被發現沒錯，所以表情很冷淡，也沒什麼情緒波動，只是稍微將武器抵在地面上後淡淡的開口。

「夜間散步？這樣講你會相信嗎？」

怒怒峰 笹：他對你的回應稍微思考了一下。

怒怒峰 笹：『我看到你埋屍體了』

怒怒峰 笹：『是有相談的那一天』

『那個，就是你加護的真相吧？』

怒怒峰 笹：『請讓我協助你』

蘆屋 詩詞：「啊。」

「所以前幾天晚上我看到的人是你？」不是其他任何無關人士，至少是現在跟她坦白說要協助她的人——真是太好了。

「嗯……那我可以問你對此的想法嗎？看到我的加護的真相，你不會覺得我是個欺騙信徒與教主的爛人嗎？怎麼會想協助我？」

怒怒峰 笹：他對你搖搖頭，轉而用著富有決心的表情看著你。

『你是為了教主大人才這麼做的吧』

『如果有我能幫忙的地方你儘管說』

蘆屋 詩詞：「嗯，沒錯，不然每次看她加護太多人那麼疲累，我很心疼。」真要說的話即便一開始她的情緒沒什麼波動，但在笹表示理解自己的時候，她還是鬆了一口氣。

「那……好？共犯笹先生，以後你要替我保守秘密喔，謝謝你願意幫我。」她伸出另外一隻手握拳，像是想要與對方碰拳的樣子。

怒怒峰 笹：『那是當然的，我不會告訴任何人』雖然有些猶豫，不過最後還是上前跟你碰拳。

蘆屋 詩詞：有碰到拳，感覺變成更好的兄弟了真不錯。

「好，那……我們接下來先去學校附近的空地看看吧，你不能心軟喔。」

怒怒峰 笹：『好的，我會盡力不要添麻煩的。』

怒怒峰 笹：『我來開車吧，搬運時也請用車』接著他直接拉開車門，俐落地坐上駕駛席，雙手握上方向盤，準備發動車輛。

蘆屋 詩詞：「好。」其實有笹幫忙開車自己是真的有變輕鬆的，不像對方說的會添麻煩，不過這種話可能等今天結束了再說吧。

她迅速上了副駕駛座繫好安全帶準備上路。

KP：他確認了地址後便踩下油門駕向目標的所在地。

• 第1件的欺凌加害者

他遊蕩在空地上，你們從窗戶看到他行走的樣子。

欺凌者：「吶，你聽說了嗎？聽說那傢伙自殺了啊w」

「不是吧，真的喔，死掉了嗎？ww」

「不啊，算勉強活著」

「真的假的啦～明明就那麼死了就挺好的w」

KP：從對話中就能聽出，都是無藥可救的人渣吧。

KP：你可以用任意的方式來殺害他們。

蘆屋 詩詞：「那我去忙了。」拍拍笹的肩膀之後下了副駕駛座，然後拿起武器就輕手輕腳的準備走到欺凌者們的背後刺殺他們。

KP：請骰＜潛行＞和＜長矛＞

蘆屋 詩詞：CCB≤10 <潛行> (1D100≤10) > 97 > 致命的失敗

蘆屋 詩詞：CCB≤85 <長矛> (1D100≤85) > 70 > 成功

KP：你一個不注意，腳踢到附近的遊具結果引起了那兩人的注意。然而，幾乎是在他們意識到異樣的瞬間，你手中的小刀已經劃破空氣，精準無聲地劃開了他們的喉嚨。

KP：連一聲悲鳴都來不及發出，兩具屍體便悄然倒地。笹看著你俐落的手法，似乎有些驚訝。但他並未多言，只是迅速上前，然後開始協助搬運屍體。

蘆屋 詩詞：不覺得處理屍體的現場需要多說什麼，就跟著笹一起趕快搬屍體，可以的話血跡也灑雙氧水努力毀屍滅跡一下。

KP：待你處理完現場沾到的血水後，笹也將人搬上貨車用布蓋好，確認附近也沒有任何人經過後，他便載著你到下一個目標的所在地。

• 第2件的DV丈夫

在出軌物件的店附近，或者他家附近守候的話，就能看到一個帶著女人喝醉了的男性出現。

出軌的兩人：「這麼晚的時間回去你太太那邊沒問題嗎？」

「那樣的讓她等著就好啦，明明都不能好好做家務卻又很自大」

「誒~太太真可憐啊~w」

KP：他們說著這樣的話，過了一會男女就開始熱烈的接起了吻然後分開了。

蘆屋 詩詞：分開了真是太好了，不用費心思將他們分開，她可不想一直看他們在那邊親吻啊，真是太傷眼了。

KP：請骰<潛行>和<長矛>

蘆屋 詩詞：CCB<=10 <潛行> (1D100<=10) > 41 > 失敗

蘆屋 詩詞：CCB<=85 <長矛> (1D100<=85) > 21 > 成功

KP：雖說是深夜時分，但在接近有人住的場所更是不能大意，站在有些距離的笹靠肉眼確

認了你的動作後，馬上趕了過來。再次迅速地將兩具不小的屍體運至車上。

KP：車尾箱裡堆積著用來包住遺體的藍布，用它們卷起全部遺體然後從車尾箱上搬下來。
全部結束後就只剩下回去教團埋屍體了。

怒怒峰 笹：『一樣到後山嗎？』

蘆屋 詩詞：「嗯……對，麻煩了。」

「不過其實現在埋的人有點太多了，我可能需要找更多可以埋人的空地，如果你有什麼在教團內更推薦的地方就更好了。」

怒怒峰 笹：他瞥了一眼旁邊你用過的卡車，低頭沉思片刻，然後在素描本上落下幾行字。

『一時之間我也沒有太多的頭緒，不過我們可以之後一起再思考看看別的場所』

怒怒峰 笹：看著身上都是血的你，他遞出了似乎來之前就帶著的毛巾，雖然知道之後埋屍體還是會弄髒，不過還是覺得擦一擦會比較好吧。

蘆屋 詩詞：「好，麻煩你也幫我想想了。」至少有個人能討論挺好的，她接過毛巾之後也領情的擦了擦自己身上沾血的部分，接下來就回教團埋屍體吧！

怒怒峰 笹：『不會麻煩。你好好休息，車一樣我來開吧』

蘆屋 詩詞：「Ok.」講完話之後就馬上爬上副駕駛座，一樣乖乖坐好。

KP：需要處理的人物全部解決後，你們就回到教團去後山埋屍體。

KP：在搬運屍體的時候，你順便確認了下前些天埋屍體的地方。
結果發現有被挖開的痕跡。確實埋過的那個地方的土被挖開，形成了一個洞，埋在裡面的屍體也不見了。

S A N c <0/1>

蘆屋 詩詞：CCB<=55 SAN (1D100<=55) > 3 > 決定的成功/スペシャル

蘆屋 詩詞：「……？」可能太突然了，反而情緒沒怎麼起來，而是茫然的轉頭看笹：「

……原本埋在這裡的屍體不見了，我沒有頭緒。」

怒怒峰 笹：過來看著你在挖的地方，但是他也沒有頭緒的模樣，反而嚇了一跳。

『我在的時候沒有看過有其他人來』

蘆屋 詩詞：深吸一口氣，覺得頭很痛的揉了揉額角。

「怎麼辦呢……憑空消失很讓人困擾啊……還有誰會幹這種事……」但現在好疲憊啊感覺腦袋動不起來，原本這個地方到底是埋誰啊……

「那之後有機會也請你留意一下了，有發現可疑人士再告訴我。」

怒怒峰 笹：『好的，沒有問題』

蘆屋 詩詞：「那今天辛苦你了，呃……之後還有相談會的話，就一樣卡車旁邊集合？這樣？」抓抓頭。

怒怒峰 笹：『我明白了』

KP：<聆聽>

蘆屋 詩詞：CCB<=75 <聆聽> (1D100<=75) > 75 > 成功

KP：這時你聽到不知道哪裡傳來了小孩的笑聲。看向周圍，什麼都沒有。

KP：突然間，從小腿肚傳來一股銳利的刺痛感，看過去的話會發現那裡滲著血。

<HP-1>

[蘆屋 詩詞] HP：14 → 13

蘆屋 詩詞：「……？」她是累到出現幻聽了嗎？

「你有聽到小孩的笑聲嗎？」姑且問一下，然後腳上的傷回去再自己處理包紮一下好了。

KP：在你出聲的時候笹便試著仔細聆聽，可他對你搖了搖頭。

蘆屋 詩詞：「……好吧。」先暫時當作她幻聽了。

「那我現在有點累了，先回去休息，你也晚安。」

怒怒峰 笹：點點頭。

『今天你還是先回去休息的好，剩下的交給我來吧』

蘆屋 詩詞：「好，謝謝。」朝人揮揮手便轉身準備離開這裡回房間。

蘆屋 詩詞：迅速溜回房間之後拿紗布包紮自己的腳，然後想辦法也包上防水的材料。

蘆屋 詩詞：CCB<=65 <急救> (1D100<=65) > 11 > スペシャル

KP：你的傷口雖然流血了但看上去似乎也沒有到很嚴重的地方，可是卻不知為何血無法止住。

KP：多虧了笹的幫忙，你終於在天色微亮前回到了房間。而你也終於得以稍作喘息，沉入短暫的睡眠之中。

【DAY1夜晚：鰯】

真菰 幽幽：「喔，終於來了。我還擔心你會不會直接睡著了。」

「來了就走囉，偶爾在聖堂那裡喝吧。那裡有月光，景色也很好。」

幸崎 禰禰：「原本差點就有這樣的打算呢，畢竟想說詩詞沒辦法一起來喝。但想到我若直接睡的話幽幽就一個人獨自喝酒了呢～這樣好像有點寂寞所以我就還是來了。」這樣嗎？

「不過很意外你居然會挑那種有風情的地方喝酒。」還以為會在房間直接喝。

真菰 幽幽：「那個酒桶居然不來也太令人意外了吧。」有些遺憾的放下其中一個酒杯。

「誒不是，如果你直接睡的話我是要等到早上嗎？！你就是會有這種地方啊.....」

真菰 幽幽：「偶爾有點風情也好吧，不然在我房間裡多悶。」

幸崎 禰禰：聽到幽幽的話，她哎呀一聲地笑了笑，似乎有種想糊弄過去的意思。

「聽說是馬鈴薯燉肉吃太多鬧肚子了，看起來真的挺不舒服，還黏著我說不能去很難過呢。」

「只好讓她下次再一起來了，我們先替她喝吧？」說完便等待幽幽的腳步，要隨他一起前往聖堂。

真菰 幽幽：「嗚哇，剛才晚餐時間我就在想了，那個量根本就是把整桶都吃光的程度。詩詞要是不鬧肚子才怪。」說著便打開門，走在前頭。

KP：你們就這樣一起到了大聖堂裡。

與早上不同，月光從彩玻璃透進來，被打磨過的地板上像是水面一樣反射著。

KP：真菰坐到了教壇附近的椅子上向你招手。

真菰 幽幽：「來，這邊。」

幸崎 禰禰：聞言便走了過去，很自動地坐到幽幽旁邊。

真菰 幽幽：「今天也辛苦了，讓你和詩詞增加負擔真是抱歉啊。」

真菰 幽幽：「雖然我也想儘早得到神的認可，成為你們的力量……但只是在數錢果然不行啊。」這麼說著，真菰有點自嘲地笑道。

幸崎 禰禰：聽到幽幽這麼一提神的認可，禰禰沉默了會，爾後才笑著緩緩開口：「只是數錢就已經足夠幫大忙了，畢竟我跟詩詞可都不擅長這部分呢，給我們處理肯定會出事的吧。」

「……不過，神的認可究竟是什麼呢？我有的時候突然在想為什麼神會選上我呢。」

真菰 幽幽：「話是那麼說沒錯啦……但我還是希望，不要總是讓你們背負那麼沉重的壓力才好。」

「是呢，這種事誰知道呢……如果我真的知道答案，就不用整天為這些事煩惱到頭痛了。不過啊——」他轉過頭來，目光落在你的身上。

真菰 幽幽：「你會被選上，那是理所當然的事啊。因為你是神之子。像你這樣總是為大家著想的人，會被神選中，我想……那是再自然不過的事了。」

幸崎 禰禰：「……是嗎？」禰禰垂眸，她晃了晃手中的酒杯，眼睛盯著那在月光下閃爍著點點光芒的蜂蜜酒。

「恩～是呢，可能神明大人給我力量就是希望我能為大家多做點什麼吧？雖然我是希望這能力能再更方便些。」她抬頭朝幽幽微笑，接著望向大聖堂前的彩色玻璃。

「……那孩子，叫做莉莉的孩子，你應該知道了吧？發生在她身上的事情我就無能為力呢。」

真菰 幽幽：「哼～嗯，方便點啊。說不定多跟神明大人說些什麼，哪天祂也會親自回應你也說不定呢，畢竟是禰禰的請求嘛。」他笑著說，語氣輕快得像是開玩笑，但神情中卻透出一絲認真——彷彿在他心裡，你所說的話本就理應會被神所聽見、所眷顧。

真菰 幽幽：「啊～你是說今天剛搬進來的那位女孩子嗎？詳細的情況我倒是沒多問，不過聽說你好像幫她祈禱了？」

幸崎 禰禰：「真是好點子，那我下次就許願跟祂說一下吧，希望能力能再方便點、這樣？」

「……算是吧？但幽幽也知道，我的祈禱是那樣的作用，感覺不好說是否真的幫到那孩子的忙，畢竟她根本無法確定自己的父親究竟為何失蹤。」

真菰 幽幽：「是呢，你就許個願試試看吧。」他笑著點了點頭。

「嘛，畢竟那孩子是希望自己的爸爸能回來……但我們誰也不知道到底發生了什麼事。要是真的出了什麼意外或事故之類的……那也不是我們能掌控的事情了。」

他頓了一下，輕聲補上一句。

「只能祈禱他平安無事吧，這種時候，也只能交給神明大人了。」

幸崎 禰禰：「是呢……只能為此祈禱了。」

「唉，如果我能有更多力量就好了。」嘆了口氣，也許是為此有些煩躁吧，她將杯子遞出去與幽幽碰杯，想將杯中的酒一口飲盡。

真菰 幽幽：「嘛，你做得已經夠多了，就別太逼迫自己了。」

「像你這樣總是把什麼事都扛在身上的傢伙，偶爾也該讓自己放鬆一下才行。」他一邊這麼說，一邊和你輕輕碰杯。隨後，他也跟著仰頭將杯中的蜂蜜酒一飲而盡。

KP：當你喝下了酒，輕柔的甘甜在口中擴散。酒的味道騷擾著鼻腔，視野傾斜。

KP：就像是從四角慢慢浸染墨水一樣，你的視野逐漸被侵蝕。

KP：剎那都沒有，在已經有一半看不到的視野中，你看到真菰向你伸出了手。

KP：在一聲巨大的鈍響後，你感覺大腦在被搖晃。能微微聽到玻璃破碎的聲音。

KP：一擁而上的嘔吐衝動。在頭腦裡迴響著不知是誰的下賤笑聲。粗糙的，榻榻米的質感。

KP：你用還沒恢復過來的頭部去撫摸地板，那裡是不知在哪裡的和室。

KP：有什麼小小的東西在你的臉上慢慢爬行。不能好好呼吸。身體動不了。眼前，有什麼滾在地上。

KP：肥胖膨脹的白色的，肉塊。

KP：那是、女人的屍體。注意到這點的同时，你像被狂氣侵染了一樣感受到了腐臭。

KP：腫脹的女人屍體全身都爬滿了蛆。純白的肌膚間，像是要切開黑色的肉一樣，擠滿了蛆。

KP：感到一股想要嘔吐的衝動。但是乾咳的口中什麼都出不來。只能感覺到胃液從你的舌頭上滴落到地板。

KP：一如既往的，你的身體動不了。你的視野裡，全是屍體。

KP：經過了一小時還是十小時，也可能是一天之後，與你失去意識的同時，周圍的光景變得暗淡。

SANC<1D3+1/1D5+1>

幸崎 禰禰: CCB<=77 SAN (1D100<=77) > 79 > 失敗

幸崎 禰禰: 1d5+1 (1D5+1) > 3[3]+1 > 4

[幸崎 禰禰] SAN : 77 → 73

KP : 醒來後，是爽朗的早晨。

天空一片晴天，小鳥在鳴叫。

KP : 你躺在自己房間的床上。

全身都是令人討厭的汗水。

KP : 手掌上，有滑滑的什麼觸感。

看過去，那裡一片紅色。

KP : 你的雙手，被陌生的鮮血所染紅。

SANC<1D2/1D4>

幸崎 禰禰: CCB<=73 SAN (1D100<=73) > 66 > 成功

幸崎 禰禰: 1d2 (1D2) > 1

[幸崎 禰禰] SAN : 73 → 72

幸崎 禰禰: ……她暈倒了？她昨天與幽幽喝酒，然後……？

沉重的腦袋無法仔細回憶，她只記得有好多聲音、好多噁心的東西，還有……屍體。

她試圖讓自己清醒，但在看見自己手中的血時，她完全地愣住，她覺得一陣暈眩，心臟也大力地跳動著，在夢中的那種反胃感再次湧上來。

這是什麼？為什麼她手上會有血……？必須擦掉、得再詩詞來前弄乾淨……不能讓人看到她這樣……！

正當她想這麼做時，便聽見門外傳來敲門的聲響。她努力壓下自己的情緒，試圖讓自己的語氣與平常無差別地開口。

【DAY2】

蘆屋 詩詞：嘆了一口氣，感覺完全沒睡飽，入睡之前也想了一些事情，好煩，但總之還是抹抹臉盥洗之後跟往常一樣起床。

蘆屋 詩詞：起床之後整裝完畢，跟以往相同的去敲禰禰的門。

幸崎 禰禰：「……啊、詩詞嗎？抱歉要讓你等一下了，不小心睡得太難看，臉上都是口水呢，我洗把臉就讓你進來。」

KP：就在這個時候，你們聽到了遠處傳來女性的悲鳴。那是來自大聖堂的方向。

KP：幸崎可以在房間解決沾滿血的手和衣服。

擦掉、洗掉、換衣服、把衣服藏起來。這類行動可以在自己房間裡進行。這個場合，趕到悲鳴現場的時候會比其他人稍微晚一點。

蘆屋 詩詞：「？！」雖然被嚇了一跳，但並沒有馬上做出任何行動。

「好，您慢慢來就好，待會您出來了我們再出發。」想必大聖堂那邊比較有空的幹部會先過去吧。

幸崎 禰禰：聽到聲音也愣了一下，她沉默片刻才繼續開口：「我沒關係的，詩詞先過去看看吧，我等會就過去。」

蘆屋 詩詞：「……」思量了一下之後還是站在原地：「不，我們還是一起過去吧，這樣我還能扶您。」

幸崎 禰禰：回答詩詞的當下她也立刻將衣服都換下。

外頭現在似乎也出了點事，她太慢似乎也不太好，便隨意將衣服塞到平時不太打開的衣櫃中。接著立刻去將身上沾到的血全都洗乾淨，擦洗的途中力道用的有些大，也許會讓皮膚紅了一塊也說不定。

幸崎 禰禰：「……好，那請等我一下，我馬上就好。」

KP：在幸崎將睡得一團糟的自己匆匆收拾整齊後，蘆屋便聽見房門被拉開的聲音。幸崎站在門口，整個人看起來乾淨利落，衣服筆挺，頭髮也梳理過了，身上甚至還帶著淡淡的香氣。

然而你也注意到，也許是準備得有些匆忙了吧，他此刻的呼吸略顯急促。

蘆屋 詩詞：「您……要先緩口氣嗎？」感覺禰禰是不是有點趕著出來，是她的錯覺嗎？但總之有先準備好做為拐杖的姿勢了。

幸崎 禰禰：「沒關係的，先去看看吧，我有點擔心。」她搖搖頭，雖然還有點喘，但禰禰還是給了詩詞一個讓她放心的微笑。她搭上對方的手，有些匆忙地邁開步伐。

蘆屋 詩詞：「……好，知道了。」雖然這麼說但她當拐杖的移動速度還是沒快到多少，單純就是配合對方的速度在走而已。

KP：來到大聖堂，裡面已經聚集了一群人。

信徒們像是避開大聖堂中央一樣圍成了一個圈，那裡已經能看到幹部們的身影了。

KP：集中信徒們視線的，當然是圈的中心。

幸崎 禰禰：「發生什麼事了？」她拉著詩詞一起走到幹部們的旁邊，並且試圖去看看圈的中心是什麼。

KP：撥開人群去看。

那裡，有一灘血。

一個男人，浸在血裡。

KP：他的胸部被剖開，然後躺在湧出來的自己的鮮血中，露出看起來很幸福的微笑。看起來很幸福的樣子，就那樣斷氣了。

SAN c <1D2/1D4>

蘆屋 詩詞：CCB<=55 SAN (1D100<=55) > 13 > 成功

蘆屋 詩詞：1D2 (1D2) > 1

幸崎 禰禰：CCB<=72 SAN (1D100<=72) > 48 > 成功

幸崎 禰禰 : 1D2 (1D2) > 2

[蘆屋 詩詞] SAN : 55 → 54

[幸崎 禰禰] SAN : 72 → 70

幸崎 禰禰 : 她瞪大眼睛，驚恐地用手摀住嘴。

「詩、詩詞，這是？……這究竟是怎麼回事？」

蘆屋 詩詞 : 她凝重地抬起手摸摸拍拍禰禰的背：「等下我上前去看一下吧。」

幸崎 禰禰 : 她深吸一口氣才回答：「沒關係……我跟你一起去看吧。」

KP : 你們過去確認屍體的話，能知道那個男人就是失蹤的「灰月」，他笑著斷氣了。

胸口有太大的傷痕，能知道恐怕那就是致命傷。

KP : <醫學> <偵查1/2>

蘆屋 詩詞 : CCB<=75/2 <偵查/2> (1D100<=37) > 96 > 致命的失敗

幸崎 禰禰 : CCB<=65/2 <偵查> (1D100<=32) > 16 > 成功

KP : 幸崎發現胸口的傷不是由刃器造成的，能知道是被什麼「啃咬的痕跡」。另外看向裡面會發現沒有心臟。

KP : 蘆屋則是踩在屍體的血水上時不小心滑倒了，HP-1。

[蘆屋 詩詞] HP : 13 → 12

KP : 不知從哪裡，能聽到下賤的笑聲。心臟的悸動越來越快，快得要感到疼痛一般。站在地上的雙腳鬆軟，你搖搖擺擺地跪在了現場。

KP : 視野有噪點閃過。

KP : 那裡是夜晚的大聖堂，站在眼前的是現在已經變為屍體被發現了的灰月。

你的手被血所染紅，他的胸口也沾滿了鮮血。

他將兩隻手放在胸前，帶著很安詳的微笑慢慢倒下。

灰月：「幸崎大人，我是幸福的。我曾，幸福過。」

KP：男人咚的倒下，用含有氣泡音的呼吸聲，最後這樣說道。

SANC<1D2/1D4>

幸崎 禰禰：CCB<=70 SAN (1D100<=70) > 57 > 成功

幸崎 禰禰：1D2 (1D2) > 1

KP：撲通撲通的，心臟的跳動停不下來。

[幸崎 禰禰] SAN：70 → 69

KP：在一片靜謐的聖堂內，響起了嘔吐的聲音和啪嗒啪嗒的嘔吐物灑在地板上的聲音。
看過去能發現公喜面色泛青地坐在現場，嘔吐的樣子。

站在一旁的笹慌忙趕到她身邊，向她伸出毛巾。

怒怒峰 笹：他用素描本寫下：『我先帶她回房間去』後，就抱起公喜離開了房間。

KP：<聆聽>

幸崎 禰禰：CCB<=70 <聆聽> (1D100<=70) > 26 > 成功

蘆屋 詩詞：CCB<=75 <聆聽> (1D100<=75) > 92 > 失敗

KP：從被抱走的公喜的方向傳來了不知道是誰說「媽媽」的聲音。

幸崎 禰禰：她有些暈眩，還來不及反應過來就發現自己已經跪坐在地上。半晌後，她看向笹，緩緩點頭給予對方回應。

「……好。」

蘆屋 詩詞：在成功查看之前就先不小心跌倒了，然後往後看去就發現公喜跟笹都在……
好吧，雖然匪夷所思但現在滿身血的自己好像就只有感覺很噁心……而且禰禰也跪坐在地上，讓她努力半蹲盡量把身上濕濕的地方拍一拍之後馬上蹲到禰禰身邊。

「您還好嗎？要不要先離開這裡？然後我現在先讓信徒們離開。」

KP：原先正與其他信徒確認狀況的真菰，在聽見你們不太對勁後，也快步走了過來。當他的目光落在臉色蒼白的幸崎身上時，神情微微一變，隨即皺起了眉頭。

真菰 幽幽：「這裡就交給我和鬼燈就好，可以拜託你看著禰禰嗎？詩詞。」

蘆屋 詩詞：「啊，你們都在，太好了。」她迅速點點頭。

「那我就先帶禰禰離開這裡回房間休息，晚點再來找你們……或是你們來教主房間找我們。」

幸崎 禰禰：聽到幽幽的聲音，她愣愣地朝對方的方向看了一眼，開口原本想說點什麼，但還是垂下頭沒有吐出任何一句話。

她伸手，也沒有在意詩詞身上被血浸濕的衣服，她緊抓著對方的衣服，點頭回復了詩詞前面對自己的詢問。

真菰 幽幽：「啊啊，禰禰就拜託你了，讓他好好休息吧。」

「待會休息好再來找我們也沒關係。」

KP：回到房間沒多久就會有信徒來訪「今天的祈禱等全部中止，所以請慢慢休息，這是真菰大人的傳令」這麼說完便離開了。

KP：今天1天都是自由探索。

KP：<偵查>

幸崎 禰禰：CCB<=65 <偵查> (1D100<=65) > 16 > 成功

KP：你看到蘆屋的衣服裡有白色的帶子掉出來了，貌似是綁著的繃帶鬆掉了。

蘆屋 詩詞：維持一路緊抱著禰禰的狀態回房間，不過看對方手上還是沾上一些血跡了，她有點困擾的抓了抓頭。

「我去換套衣服過來，三分鐘就好？」

幸崎 禰禰：她點頭，乖乖地看著詩詞。

蘆屋 詩詞：因為禰禰的狀態感覺太不好了，所以在把人扶到床上坐好拍拍頭之後馬上立刻扭頭就衝回房間，衝回來時確實只花了幾分鐘。

「回來了！禰禰現在感覺怎麼樣？還好嗎？」

幸崎 禰禰：「恩，好很多了，可能因為有詩詞在吧，我現在比較平靜下來了。」她對詩詞勉強撐起了一個微笑，盯著詩詞的身體一會，接著比了比她衣服中露出的白色帶子。

「詩詞受傷了嗎？」

蘆屋 詩詞：「……？什麼受傷？」雖然禰禰這麼說，但她還是想要為了安慰對方而坐到床邊繼續相當小力的拍拍背。

接著低下頭看自己的衣服：「是指腳嗎？那個只是不小心割到而已。」

幸崎 禰禰：「這樣嗎，那繃帶似乎鬆掉了，我幫你重新繫上去？」

蘆屋 詩詞：「……好，那就麻煩禰禰了。」小心翼翼的把鞋子脫掉，然後把那隻腳抬起來。

蘆屋 詩詞：維持一路緊抱著禰禰的狀態回房間，不過看對方手上還是沾上一些血跡了，她有點困擾的抓了抓頭。

「我去換套衣服過來，三分鐘就好？」

幸崎 禰禰：她點頭，乖乖地看著詩詞。

蘆屋 詩詞：因為禰禰的狀態感覺太不好了，所以在把人扶到床上坐好拍拍頭之後馬上立刻扭頭就衝回房間，衝回來時確實只花了幾分鐘。

「回來了！禰禰現在感覺怎麼樣？還好嗎？」

幸崎 禰禰：「恩，好很多了，可能因為有詩詞在吧，我現在比較平靜下來了。」她對詩詞勉強撐起了一個微笑，盯著詩詞的身體一會，接著比了比她衣服中露出的白色帶子。

「詩詞受傷了嗎？」

蘆屋 詩詞：「……？什麼受傷？」雖然禰禰這麼說，但她還是想要為了安慰對方而坐到床邊繼續相當小力的拍拍背。

接著低下頭看自己的衣服：「是指腳嗎？那個只是不小心割到而已。」

幸崎 禰禰：「這樣嗎，那繃帶似乎鬆掉了，我幫你重新繫上去？」

蘆屋 詩詞：「……好，那就麻煩禰禰了。」小心翼翼的把鞋子脫掉，然後把那隻腳抬起來。

幸崎 禰禰：禰禰將手套脫去，小心把手放在詩詞的繃帶之上。也許是全神貫注地做這件事

會讓禰禰反而比較放鬆，她仔細地將繃帶拆開了一點再慢慢地繞回去，為了不讓詩詞因自己的動作而感到疼痛，她每一個動作都很輕巧，直到將繃帶綁整齊後，她在最後頭打了個蝴蝶結作為固定。

「好了。」她對詩詞露出微笑。

蘆屋 詩詞：她在想自己剛剛會跌倒是不是就是因為雖然嘴上說要去看情況，但實際上還是把注意力放在禰禰身上的關係？

因為她現在光是盯著對方的動作就已經將視線黏在上面了。

「謝謝。」然後她也伸出手戳戳那個小蝴蝶結才把腿收回來：「禰禰看的很認真耶，我都挺隨便的沒在注意，連它鬆開都不曉得。」

幸崎 禰禰：「那是因為所綁的那個人對我來說很重要，所以才會這麼認真吧？」她拉了拉詩詞的衣擺，將其弄的更加整齊些，才將手放回自己的腿上。

她沉默片刻，大概是覺得自己狀態就算不太行，也不能避而不談在大聖堂發生的事情，她深吸一口氣，緩緩說道：「那傷口不是利刃造成的，上頭有啃咬的痕跡……裡頭的心臟也不見了。」

「……明明是這麼慘烈的樣子，為什麼灰月會笑的一臉幸福呢？因為他聽到神明大人的聲音了嗎？」也許是因為過於不可置信，她聲音有些顫抖，肩膀也不自覺地縮了起來。

蘆屋詩詞：她短暫的沉浸在禰禰所說的話語中的幸福，但在看到接下來對方所表現出的樣子時，她就知道這樣的情緒在這個當下不該存在太久。

於是她伸出手環住禰禰的肩膀：「我覺得說不定那個傷口，跟昨天那位少年遭遇的是同個東西，或許那根本不是流浪犬吧。」

「……但這只是推測吧，我現在也毫無頭緒，那個東西該不會也能影響人的心智？」

幸崎 禰禰：她垂眸，似乎是在思索般沉默了好一會才喃喃：「不是流浪犬那會是什麼呢……昨天也有孩子被攻擊了，他沒事嗎……？」

「但是他最後留下來的訊息那就好像是被……」被洗腦了一樣。禰禰沒有說完，也許是不明白為什麼灰月生前最後的行為是那樣。

「好不安……如果不找出那個流浪犬的真面目我們這裡還會再出現像灰月這樣的死人嗎

……？」

蘆屋 詩詞：嗯，她一樣也相當不明白為什麼這一切會變成這樣，究竟他們的教派最近正在悄悄被什麼東西侵蝕呢？

但或許是秉持著既然不安，那就得用行動查訪出真相的心態，她現在反而沒有感到動搖，只是堅定的一下一下摸著禰禰的背脊。

「我覺得很有可能。」她對死人那個問題點點頭，「不過既然我們是受到加護的人，那麼肯定還有我們能做的事情吧……例如去看看昨天那個少年？」她露出笑容。

「我們肯定能慢慢抓住真相的。」

幸崎 禰禰：她盯著自己的手，攤開後盯著帶有燒傷疤痕的掌心片刻，接著才將其握緊成拳。「……嗯，不振作起來不行呢，如果我也跟著害怕恐慌，詩詞、幽幽，還有信徒們就沒有依靠了。」

她回抱了一下擁著自己的詩詞，才輕輕放開對方後，用手拍了拍臉，爾後便像是想到什麼後對詩詞開口：「也順便去看看波芭吧，她剛剛那副樣子也很令人擔心……」

「……不過，孤兒院、不，應該說這裡會有人稱呼公喜為媽媽嗎？我剛在大聖堂時聽到從她那方向傳來了不知道誰喊的一句『媽媽』……」

蘆屋 詩詞：「但是禰禰也能依靠我喔。」輕巧但認真的回了一句，她接著才皺起眉頭跟著思考。

「……嗯？」剛剛的現場沒有孩子吧，所以確實真的不會有人叫公喜「媽媽」，對吧？好奇怪啊……

「禰禰有聽出來那是男人女人還是小孩的聲音嗎？待會去找笹跟公喜的時候也問一下他們有沒有聽到好了？」

幸崎 禰禰：她點頭，又輕輕地擁了詩詞一下，試圖表現出自己會依靠詩詞的樣子，才又鬆開對方。

「那聲音……不是很清楚，但聽起來也許是男性的吧？如果他們有聽到的話也問問看好

了。」

蘆屋 詩詞：「男性……」男性叫公喜媽媽？更匪夷所思了……

「好，那麼去看少年、找公喜，最後一站去找幽幽跟鬼燈吧，總覺得做完這些之後今天的精力就差不多要沒了……」她這麼說著一邊把頭靠在禰禰身上。

唉啊……結果先依靠人的是她啊，雖然現在是撒嬌而已啦……

幸崎 禰禰：「雖然很累，但這也是為了大家的安全著想嘛，我只能依靠詩詞了。」輕輕摸摸靠在自己身上的詩詞的頭。

「再休息一會我們就去醫務室吧？」

蘆屋 詩詞：「嗯……依靠我吧……」講這句話時還是靠在對方身上所以看起來很沒說服力。

「好，那大概十分鐘出去。」簡單定一下時間，不然自己可能會軟爛在這裡。

幸崎 禰禰：應了一聲，繼續拍拍撒嬌的人。

蘆屋 詩詞：在精算十分鐘之後果斷地從撒嬌充電狀態起來。

「我感覺自己可以撐到睡前了，我們走吧教主大人。」

幸崎 禰禰：點頭對詩詞微笑，習慣性地伸手摸摸她的頭。

KP：你們剛踏出房門時，便察覺到教團玄關處傳來一陣騷動。那裡聚集了一群人，似乎發生了什麼事。

蘆屋 詩詞：「……？」往那邊看了一眼才轉頭看禰禰。

「感覺要先去那邊看一下了……」要是又是類似的事情那感覺不太妙啊……

幸崎 禰禰：疑惑了一下，便與詩詞一起走過去查看。

KP：聽到吵鬧聲趕過去的話，就會看到架起手機的陌生女性被信徒們擋住去路的樣子。女性在看到你們後就雙眼發光地大喊道。

化野 乃乃：「難道是拜掌教的教主大人嗎！？」像是要穿過信徒之間的縫隙一樣，手機的閃光燈照向你們。

化野 乃乃：「我是丑時三刻出版社的記者，乃乃！街邊盡是這裡的傳聞，請務必告訴關於拜掌教的事情，現在能稍微讓我佔用一點時間嗎！？」

幸崎 禰禰：她身形頓了一下，似乎對這意圖明顯的訪客有些困擾，但仍是笑臉相迎回答：「謝謝外界對我們的關心，但我們這裡現在並不方便進行採訪，若可以的話請您擇日再來。」

蘆屋 詩詞：確實現在他們根本不是能接受採訪的狀態，而且這個出版社名稱聽起來就是喜歡找靈異事件發表的那種不入流出版社，真討厭。

她馬上擋到禰禰面前：「我們教主的意思很清楚了，請您回去。」

化野 乃乃：「別這麼說嘛，就一會而已又不會怎樣！」

「我聽說教主大人有給人降下天罰的力量呢？說什麼被下天罰的人會消失掉！所以現在在世間被稱為『殺人宗教』，因而有點話題度了呢，這件事你知道嗎？」

化野 乃乃：「神的加護……是叫這個嗎，請務必讓我見識見識！那個能力，是真實存在的吧，神的加護！降下天罰的對象選是我也可以！吶吶吶教主大人！」

KP：她用激昂的聲音不斷叫喚著，試圖阻止她的信徒們都焦頭爛額地對你們說：「真的很抱歉！我們立刻就將她趕走！兩位大人請回去房間！」

幸崎 禰禰：聽到對方的話，禰禰表情漏出一瞬間的錯愕。也許是又加上早上發生的事情，她身體甚至有些微微地顫抖。

她別過頭，拉著詩詞的衣服對她勉強地露出微笑，「……我們先走吧？」

蘆屋 詩詞：看到禰禰的狀態明顯不對勁，馬上帶著對方像剛剛那樣把人帶走。

什麼啊今天是什麼爛日子怎麼都碰到一堆鳥事……！

化野 乃乃：「等等，好痛放開啦！只是稍微問一下而已嘛。教主大人！」

化野 乃乃：「不能讓我見識也就是說加護是騙人的嗎！果然只是讓信徒裡的某人來進行了謀殺對吧～！？不是騙人的話就讓我看看啊！！」

化野 乃乃：「喂，喂！！！我不會放棄的！我還會再來的一一！！」

KP：他就這樣叫喊著然後被大量的信徒推到了教團外面。

蘆屋 詩詞：把禰禰迅速帶到聽不見人群聲音的地方找張椅子坐下，自己站在禰禰身前摸摸對方肩膀安撫：「還好嗎？要不要休息一下？」

幸崎 禰禰：她盯著詩詞的臉，半晌後才搖搖頭對詩詞安撫地笑了一下。

「沒事的，被人誤會我並不是很意外，但也許是因為早上的緣故吧？所以剛才才反應比較大。」

蘆屋 詩詞：「嗯……」還是有點擔心，不過就伸出雙手握上禰禰的，然後稍稍握緊。

「嗯，我們都知道加護是真的，那種只為了追逐刺激迎合大眾的獵奇心理的報社隨便亂講的垃圾話就不要聽了，下次她再來我就更強硬把她趕走。」

幸崎 禰禰：「恩，如果她如此不抱有善意的話，我們也沒必要以禮相待了。」

「我真的沒事了，可不能被她打亂我們的行程，趕緊去醫務室看看吧？」

蘆屋 詩詞：「好，走吧。」笑著回應禰禰，然後將人牽起來之後便邁開步伐往醫務室走去。

KP：你們來到醫務室，裡面只有昨天看到的女性，並沒有少年的身影。

蘆屋 詩詞：「？」看裡面，然後問一下，「少年不在了嗎？傷勢怎麼樣了？」

女性：「是的，昨天黃昏時刻我就將他送去山下的醫院了。畢竟傷口好不了的話，會有可能失血致死的……」

幸崎 禰禰：看了眼詩詞，表情有些擔憂：「看來是比想像中還嚴重的傷口呢，希望他沒事……」

女性：「是，所以今天休息時我還會再去探望一下那孩子的。只能希望有好轉。」

蘆屋 詩詞：原來是這樣，也是希望少年開始好轉，點點頭。

「那……我們就直接去看公喜的狀況？」

幸崎 禰禰：像詩詞點頭，才對女性開口：「再麻煩你注意了。」

女性：「是，我明白了。要是有狀況我會再向教主大人報告的。」

▽第二天的探索場所：

- 大聖堂及大回廊(水槽)
- 孤兒院 / 公喜的房間
- 大食堂
- 會議室
- 真菰的房間
- 鬼燈的房間
- 笹的房間
- 保管庫[上鎖]
- 墓地

【公喜的房間】

KP：來到公喜的房間，你們看到她正躺在床上，不過在發現你們來訪時便微微起身歡迎。

她露出有點僵硬的微笑，看來身體還不是很好的樣子。

公喜 波芭：「抱歉讓兩位見到我這副模樣……」

幸崎 禰禰：「看到那種場面室誰都會被嚇到的，請不要感到抱歉。」

蘆屋 詩詞：去扶著公喜：「身體好一點了嗎？」

公喜 波芭：「是的，休息過後好些了。」

「不過我想休息一天就會好起來的，畢竟明天是祭典嘛……肯定到了那個的時候身體也會變好的…呼呼呼」

蘆屋 詩詞：真是精神堅強……很不合時宜的想真不愧是要她跟禰禰吃下恐怖蛋糕的公喜
.....

幸崎 禰禰：「若真的還是很不舒服的話就別太勉強自己了，祭典也還有我們在。」

「阿，雖然提起這個可能有點不太好，但想問問你早上離開時有沒有聽到有人對你喊了一聲『媽媽』呢？」

公喜 波芭：他對你們微微低下頭。

「也讓教主大人擔心了，真是過意不去。」

「媽媽嗎……？不好意思，那時候好像……沒有特別聽見呢。」

他歪了歪頭，看起來有些疑惑。

蘆屋 詩詞：其實自己也沒有聽到，所以對此只覺得有點詭異……

幸崎 禰禰：「這樣阿……我以為是有孩子不小心誤闖了大聖堂，不過也有可能是我聽錯了
呢。」

KP：＜偵查&靈感＞

蘆屋 詩詞：「只能再留意了吧。」相信禰禰但覺得有鬼。

蘆屋 詩詞：CCB<=75 <偵查> (1D100<=75) > 25 > 成功

幸崎 禰禰：CCB<=65 <偵查> (1D100<=65) > 3 > 決定的成功/スペシャル

蘆屋 詩詞：CCB<=70 <靈感IDEA> (1D100<=70) > 61 > 成功

幸崎 禰禰：CCB<=75 <靈感IDEA> (1D100<=75) > 11 > スペシャル

[幸崎 禰禰] 大成功：2 → 3

KP：你們感覺被子底下有什麼東西動了一下。

還有不知是不是心理作用，總覺得公喜的肚子好像比昨天大了一點。

蘆屋 詩詞：「?!」這是什麼鬼靈異現象嗎?! 公喜應該沒有懷孕可能吧?!

很小心翼翼的多問一句：「呃……那妳肚子有不舒服嗎？」

幸崎 禰禰：「……？」想法是一樣的所以在等公喜的回答。

公喜 波芭：「嗯？我想應該是沒有？」

蘆屋 詩詞：沒有嗎……

「那不好意思，失禮一下。」就伸出手摸公喜的肚子。

KP：你伸出摸了摸公喜的肚子，不過並沒有感覺到什麼。

蘆屋 詩詞：什麼都沒有……不知道該說自己鬆一口氣還是沒有察覺到異狀更煩惱了，總之把手抽開。

「……那您好好休息？」

幸崎 禰禰：雖然有很多疑問但決定還是先讓公喜休息。

「如果還有不舒服的話再去醫務室看看吧？」

公喜 波芭：「好的，如果有需要我會去一趟的。」

「麻煩兩位費心了……真的，非常不好意思呢。」

蘆屋 詩詞：「不會，大家身體都好好的最重要。」

但在內心很不合時宜的想如果不要逼她跟教主吃奇怪蛋糕就更好了……

公喜 波芭：「是呢，明天是重要的大拜祭。也請兩位要小心身體。」

幸崎 禰禰：「請保重。」

「我們接下來去找幽幽吧。」搭上詩詞的手。

蘆屋 詩詞：再次變成盡責的拐杖。

KP：當你們走出公喜的房間，回到孤兒院時，你們會目擊到孩子們在庭院裡爭執的樣子。

嚴密地來說是單方面責怪另一方的構圖。

被責怪的孩子蹲下來哭泣著，責怪他們的孩子們看到你們後就一臉笑容地跑過來。

孩子們：「教主大人！昨天神明大人在夢裡出現了。說教主大人會將明天的世界變得更乾淨美好！將可怕的大人，全部都幹掉！神明大人這麼說了哦。所以那個男人才死掉了吧？是神明大人給予了天罰吧？」

孩子們：「那些孩子們說沒看到神明大人，肯定因為是壞孩子所以神明大人才不來的！」

孩子們：「我們是壞孩子嗎…所以神明大人才不來的嗎…？」

幸崎 禰禰：聞言皺了皺眉，但馬上就恢復笑容，她靠過去溫柔地摸了摸被責怪孩子們的頭。

「……還沒聽到只是還需要一段時間而已，這裡的大家都是乖巧的好孩子。」

「大家要和平相處，溫柔待人才會被神明大人喜歡喔，不可以欺負他人。」

蘆屋 詩詞：「會因為資質不同而去欺負他人的孩子才是壞孩子喔。」在旁邊扮黑臉，不過實際上聽到他們也說有聽到神明的聲音，總覺得明天會發生很不妙的事情……但這樣是要怎麼阻止……

孩子們：「嗯……是這樣的嗎？所以我們做錯了嗎？」

「沒有看到不是壞孩子嗎？」

幸崎 禰禰：「不是壞孩子喔。你們也只是誤會了而已，只要改進的話大家都還是乖孩子。」

蘆屋 詩詞：禰禰大概還是比較溫柔的，她只會講出像是「對啊所以你們剛剛做錯了你們現在也是壞小孩了」這種話嚇唬他們，所以還是先閉嘴……

孩子們：「啊，我們不要當壞孩子！」孩子們對幸崎乖乖地點了點頭，明白了自己剛才做錯了什麼。

他們低下了頭，輕聲地朝剛才被他們冒犯的孩子們開口道歉。

「對不起……我們不該說那樣的話。」

KP：原本站在一旁、神情還帶著委屈與不安的孩子們，也在這時悄悄地靠了過來。
看著幸崎，又看著那些主動低頭道歉的孩子。

幸崎 禰禰：「他們錯了，但是也誠心道歉了，你們能原諒他們嗎？」她柔聲詢問。

蘆屋 詩詞：內心想至少要痛毆一拳再原諒吧（咦）

孩子們：「嗯，我們會原諒他們的。」乖乖點頭。

幸崎 禰禰：「大家都是溫柔的乖孩子。」她欣慰地笑了，輕輕拍拍孩子的背，「你們好好去玩吧？」

蘆屋 詩詞：好和平啊……啊，等等，不過孩子們說的內容一點都不和平吧？
所以只是稍微喃喃自語：「神明大人說要把可怕大人全部幹掉……？」

孩子們：「好～！」開心的去玩了。

幸崎 禰禰：她若有所思地看了眼孩子們的方向一眼。

「怎麼會夢到這種夢呢……」

蘆屋 詩詞：「……會有這麼暴力的思想，根本不是禰禰妳的神明吧？到底有什麼詭異的東西在冒充？」

幸崎 禰禰：「……不知道是不是有人給他們看了什麼不太合適的書籍。」

「只能注意一下了……」

蘆屋 詩詞：會是這麼簡單的原因嗎？抱持著相當懷疑是作崇程度的想法，不過當然，現在甚麼都不知道也只能想辦法多注意了。

「是啊……接下來去問幽幽說不定會有新發現吧。」

幸崎 禰禰：「嗯。」點頭繼續搭上詩詞的手。

KP：離開前你們會聽到孩子們的談話吧。

孩子們：「但是，真期待呢」

「是啊，會做讓別人很痛的事的大人就要不見了！」

「明天可不可以早點到來啊」

KP：說著這樣的事後，他們又回去繼續玩了。

蘆屋詩詞：如果她這個殺人犯也算在讓別人痛的大人內的話那她明天不就完了。

還在有點半信半疑的胡思亂想。

蘆屋 詩詞：「欸、那個發言不太妙耶。」回頭看了一眼小朋友們。

幸崎 禰禰：「……？我們之後也讓其他人留意一下好了……」

蘆屋 詩詞：「好吧……」把頭轉回來。

【鬼燈的房間】

KP：當你們走過去時聽到了爭吵聲。過去一看，似乎是真菰和鬼燈在鬼燈的房間前爭吵。

KP：嚴格來說似乎室真菰揪著鬼燈的衣服逼近他，周圍散落著文件。

KP：<聆聽>

幸崎 禰禰：CCB<=70 <聆聽> (1D100<=70) > 37 > 成功

蘆屋 詩詞：CCB<=75 <聆聽> (1D100<=75) > 4 > 決定的成功/スペシャル

真菰 幽幽：「喂昨天的相談者只有5個人是怎麼一回事？相談本身應該發了很多來吧，為什麼要把那些人趕回去？！」

鬼燈 彌也：「只是為了減輕教主大人的負擔，就算有蘆屋大人在分擔，那位大人最近也太過勉強自己了，要是他倒下了的話就沒意義了不是嗎……」

真菰 幽幽：「……那些已經走投無路，逃到我們這裡來的人怎麼辦？」

真菰 幽幽：「他們可是把我們這當成救命稻草才來這裡的，最後只能被趕回去的傢伙們要怎麼辦啊！！」

鬼燈 彌也：「……你說的很有道理，但也是沒辦法的事。教主大人也是人，能伸出的手是有極限的。」

真菰 幽幽：「那傢伙可是……，嘖、可惡！」

KP：真菰留下這麼一句話，像要撞開鬼燈一樣鬆開了抓住他胸口的手，快步離開了房間。

※補充：以前的話1天會有10件左右的相談來到幸崎那裡，自從鬼燈來了之後相談者就慢慢減少了。

蘆屋 詩詞：哇喔，原來相談數量變少是這個原因啊，雖然她是沒有多想過，而且她本來預期會聽到的是其他東西，沒想到是這種內容？

「看來等下也要去安撫幽幽了？」有點沒良心的這樣講，一邊跟禰禰一起走向鬼燈。

幸崎 禰禰：「……看起來是那樣子呢。」她露出無奈地表情，朝幽幽離開的方向看了一眼。

幸崎 禰禰：「彌也你還好嗎？」

「……抱歉，我們聽到你們爭吵的內容了，是我的能力不足讓你們因此起衝突。」

「但就像幽幽說的，捨棄走投無路的他們也許真的有些殘忍……我沒關係的，如果要增加相談數的話，我可以撐的住。」她對彌也笑了笑，想讓對方為此不用擔心。

蘆屋 詩詞：看了一眼禰禰，然後才看向鬼燈，並且指指自己。

「這裡還有一個人可以分相談數。」

幸崎 禰禰：聽到詩詞的話，她點點頭，輕輕碰了碰對方的手背。

鬼燈 彌也：鬼燈撿起散亂在周圍的文件歎了口氣，苦笑的看着你們。

「非常抱歉，讓你們擔心了。」

鬼燈 彌也：「但是最近教主大人看起來很疲勞，所以我就減少了一點人數。」

「而真菰君他好像對此不是很滿意……不對，是對變成將尋求救贖的人趕回去了的這種形式，感到了憤怒吧。」

鬼燈 彌也：「我知道兩人一定會說自己沒有問題，而真菰君所說的也有一理……但是教主大人和蘆屋大人都倒下就沒有意義了。」

蘆屋 詩詞：反手也摸摸禰禰的手，不過嘴巴上先賊笑的開玩笑：「我可是暴力猩猩女呢，精力取之不盡用之不竭，我不會倒下吧。」

「……不過你們的意見這樣產生分歧的話，是不是乾脆大家一起討論做法比較好？」

幸崎 禰禰：「……我們等等再去跟幽幽談談吧，他也只是很想幫助其他人而已。」

「如果我有更多能力就好了……」她小聲地喃喃著。

蘆屋 詩詞：「確實啦，不過我覺得幽幽跟鬼燈講的都有道理，說到底那些需要找我們的加護除掉加害者的人都是社會功能失能的受害者，該有更多能力的不是禰禰，而是社會吧？」

鬼燈 彌也：「是呢，我從來都不認為是教主大人的力量不足。只是這個社會，需要幫助的人，大概也只會不停增加吧。」

鬼燈 彌也：「再加上，如果是像真菰君他那樣虔誠的信徒的話，我相信肯定很快就能得到神的加護的吧。那樣的話大家也都能變得輕鬆點了，雖然美中不足的是有點過激這一點。」這樣說著，鬼燈苦笑道。似乎也是理解真菰所說的話，所以沒有特別生氣的感覺。

蘆屋 詩詞：哈哈，聽到鬼燈這樣講讓她浮現了把幽幽抓來一起幹殺人偉業的想法，但那個

豆芽菜只會很累吧所以還是算了，而且照這個道理來說現在第三個有加護的人就變成笹了呢真有趣。

幸崎 禰禰：聽到兩人的話有感到比較安慰，她無奈地開口：「……我們也只能盡自己所能了吧。」

蘆屋 詩詞：一邊拍拍禰禰的背當安慰一邊繼續缺德講話：「你確定他美中不足只有過激嗎？豆芽菜要是有加護的話感覺會倒的比教主還要快耶！」

「不過你們不是應該要討論今天大堂發生的事情嗎？怎麼會吵到相談數這邊？」

鬼燈 彌也：「哈哈……蘆屋大人對真菰君真的很嚴厲呢。」

「其實原本是在討論早上的事情，不過剛好聊到一些相關的事情，他就一時火大起來。雖然這也是沒有辦法的事。」

幸崎 禰禰：因為詩詞的話她也輕笑了幾聲，聽到鬼燈提到早上的是她才擔憂地開口：「是指灰月那位信徒的事情嗎？還有早上的事情……那究竟……」

蘆屋 詩詞：他都給了我暴力猩猩女的名號了，我給他豆芽菜不為過吧！偷偷在心裡這樣想。

「你們有查到或發現什麼嗎？」

鬼燈 彌也：「灰月先生嗎，為什麼會變成那樣，目前我們也不清楚……不過和真菰君討論過後，決定把他埋葬在後面的墓園了。」

幸崎 禰禰：「果然沒能發現什麼嗎……到底為什麼會發生這種事呢……」

蘆屋 詩詞：「哼嗯……」對於把灰月埋在墓園裡不是很感興趣，所以只是捏下巴想了一下。

「除此之外呢？禰禰說感覺灰月是被狗咬掉心臟的，你們有發現什麼動物蹤跡嗎？還有你們有覺得還要舉行大拜祭嗎？」

鬼燈 彌也：「被狗咬掉心臟嗎……這點倒是感覺不太像，硬要說的話，或許更像是利器所

造成的傷痕。」

「明天的大拜祭，我想也不是說中止就中止的，畢竟大家都準備得那麼辛苦。而且明天也不一定發生什麼不好的事，總之就先照常進行吧。」

幸崎 禰禰：「嗯，要辛苦大家了，安撫信徒的情緒應該也要下不少功夫吧。」

「那我跟詩詞先去看看幽幽的情況好了，不要光想著我們，彌也你也要好好休息。」

鬼燈 彌也：「不會，我也並沒有很辛苦，畢竟大家都很配合。那麼，真菰君就交給兩位了。」

蘆屋 詩詞：什麼啊怎麼說詞不一樣……只能自己繼續在意了，朝鬼燈揮揮手就準備當個拐杖離開。

「記得吃飯喔。禰禰我們走吧。」

幸崎 禰禰：「嗯。」很自然地搭上詩詞的手！

蘆屋 詩詞：出發！找豆芽菜！

【真菰的房間】

KP：你們打開真菰的房門，便看到他抱著頭坐在辦公桌前的樣子，從這副模樣你已經能看出他在反省與鬼燈的爭吵一事了吧。

蘆屋 詩詞：就像是抓到人的把柄一樣，她愉快的溜到對方的桌子旁邊，用很欠揍的表情賊兮兮的開口：「唷！在後悔跟鬼燈吵架了嗎豆芽菜！」

真菰 幽幽：「吵死人猩猩女！」

真菰 幽幽：但他喊完後又安靜了下來。

「……剛才的，你們看到了？」

「嘖，我又不是不知道。不用多說，那確實是我不好。」

真菰 幽幽：「就算說是來尋求救贖的人，但禰禰也只有一個人嘛。」

蘆屋 詩詞：「喂，我也有加護啊，把我算進去啊。」有點用力的指了指自己，但大概只是想緩和氣氛而已。

幸崎 禰禰：「我們也不是來責怪你的呢。」見對方如此後悔反省，禰禰忍不住笑了笑。

「也許我們都太著急了，只有我一個雖然現在很勉強，但之後幽幽肯定也會跟詩詞一樣得到加護的，到時候肯定能幫助更多人，現在就不要太急於求成。」

「不過，當然，我們如果有餘力會更努力相談的，對吧，詩詞？」

蘆屋 詩詞：「當然啊。」豪爽插腰。

「我被罵了這麼久的暴力猩猩女要是不接多一點相談案子也太廢了吧。」

真菰 幽幽：「啊……嗯，但我也不是希望你們因此累倒啦，特別是禰禰。身體沒有很好的你更是應該多注意吧。」

「詩詞的話，大概是真的沒啥好擔心的感覺。體力有無限吧你。」

蘆屋 詩詞：「耶啾——」面無表情的用雙手比了兩個YA。

蘆屋 詩詞：雖然實際上而言自己是快累死了沒有錯，但比起禰禰是用精神，她的體力還比較好解決吧大概啦！喝幾罐能量飲說不定就能撐！

幸崎 禰禰：用手遮住嘴笑了一下。

「……不過說到這，昨晚我喝完酒後是幽幽送我回房間的嗎？」

真菰 幽幽：「喔，昨晚你喝沒多少就倒下了，我想著是怎麼回事但…我也沒那個力氣對吧？」

「然後你可是自己爬起來搖晃晃地回房間了哦？不記得了？你喝酒有那麼弱嗎。」

sCCB<=15 教主的心理學 (1D100<=15) > 14 > 成功

KP：你覺得他有事在隱瞞你的感覺。

幸崎 禰禰：「……哎呀，會不會是因為太久沒喝酒的緣故了呢……」她無奈地笑了笑。

蘆屋 詩詞：咬牙切齒的握拳並且怨嘆，不過是怨嘆自己：「禰禰自己爬回去的畫面……感覺好可憐……我為什麼不在場啊……！」

幸崎 禰禰：「至少我沒有走錯房間呢，真是太好了。」重點是這個？

真菰 幽幽：「嘛說不定是身體狀況變差了吧。明天又是大拜祭，別勉強好好休息吧。」沒有要理蘆屋的廚力發言。

蘆屋 詩詞：開始抓頭髮，繼續廚力發言：「啊、如果禰禰走錯房間到我床上就更好了……！」

幸崎 禰禰：「詩詞的房間應該有鎖門吧，可能有點困難呢。」重點是這個嗎！

「恩，幽幽你也是好好休息，畢竟早上發生那種事，應該也很疲憊吧。」

蘆屋 詩詞：「嗚呃呃呃……」繼續把頭抓一抓。

「啊、不過我還想問，你跟鬼燈討論早上大聖堂那件事情，討論到一半吵架了，那你有沒有什麼發現是來不及跟鬼燈講的？因為我們剛剛也問過鬼燈了。」

真菰 幽幽：「沒有啦，沒有。而且我待會就要去道歉了，有也是直接講好嗎。」

蘆屋 詩詞：「要跟鬼燈和好喔，豆芽菜。」賊西西豎起大拇指。

幸崎 禰禰：「幽幽會道歉呢，很了不起呦。」幼稚園老師？

真菰 幽幽：「吵死了，當誰小孩子了！」

「嘖，我現在去總行了吧。反正拖延到之後也沒有意義，你們可別跟過來了！」這麼說著往鬼燈的房間去了。

蘆屋 詩詞：「真想在你身上放竊聽器聽聽看你怎麼道歉。」繼續賊賊笑容。

幸崎 禰禰：露出了幼稚園老師欣慰的笑容。

「……那我們再去大聖堂那邊看看嗎？」

蘆屋 詩詞：「好，如果禰禰覺得心理負荷的來的話？」圈起手臂上下揮動了幾下。

幸崎 禰禰：「詩詞都陪我那麼久了，肯定沒問題的。」給人放心的笑容。

蘆屋 詩詞：「嗯哼哼。」聽到禰禰講這句話笑很爽。

「那就走吧，嘿嘿。」

【大回廊】

KP：前往大聖堂的時候，你們照樣經過了大回廊。

KP：走在大回廊的水槽前，你們看到鰯死了一隻。應該是昨天脫離了群體的個體吧。魚鰭和鱗片都變得破破爛爛的。

KP：今天水槽下面也聚集了小孩子們，他們看著死掉的鰯「死掉了…」 「想著要幫它，還去查資料了的說」這麼說，你們能看到其中一個小孩拿著一本書。

孩子：「吶，教主大人、蘆屋大人，我們可以將那個孩子埋掉嗎？」孩子們靠近過來難過的問道。

蘆屋 詩詞：嗯……轉頭看禰禰：「是不是要把那隻撈起來？我來撈？」內心有遺憾的感覺，但情緒還是很平淡的。

幸崎 禰禰：「阿、恩，把牠撈起來吧，麻煩詩詞了。」

「謝謝你們，你們很溫柔。」對詩詞說完，她朝孩子們淡淡一笑。

蘆屋 詩詞：去找工具試著把魚撈出來。

孩子：「好～」過去一起幫忙。

KP：拿著書的孩子把自己手上的書給了幸崎。

「這個麻煩教主大人幫忙保管。」然後就跟著其他孩子們跑到蘆屋的旁邊去了。

幸崎 禰禰：她點頭，接過了那本書，並隨意地朝書本上一瞧。

日本的魚類圖鑑：沙丁魚：沙丁魚（鰯・鰯・鰯）是鯉魚目鯉魚亞目的複數種小魚的總稱。

關於「沙丁魚」的語源有多種說法。將被打上岸的衰弱腐壞的魚稱作「弱」，除了從這裡變化過來（漢字「鰯」的由來）之外，還有由來于不是貴族會吃的卑賤魚類所以稱為「弱」的說法等。

是在遊動與群體中的魚。領頭的沙丁魚弄錯道路，撞到岩石等障礙物上的話後面緊跟著的沙丁魚也會撞上去，就那樣全部一起死掉的情況也很多。

諺語：鰯的頭也來源於信仰心

是來源於節分時會用的柁鰯的諺語。像沙丁魚的頭部這麼無聊的東西，對於信仰它的人來說也會覺得很尊貴。這句話也常常用來諷刺那些固執己見的人。

蘆屋 詩詞：被一群小朋友包圍著去大水缸旁邊找工具區抓出網子，然後架梯子爬上去撈魚！

KP：在你將水槽中的鰯屍體撿起來後，孩子們便過來用毛巾裹好，並抱著那團毛巾跑向庭院去埋葬小魚。

蘆屋 詩詞：「那本書他們沒拿走？」看著小朋友們跑遠之後湊過去禰禰那邊看。

幸崎 禰禰：「恩，可能一心都在那隻沙丁魚上吧，真是可愛的孩子們。」而且這本也是關於沙丁魚的書，他們大概真的很喜歡沙丁魚吧。

「陪他們去埋一下吧？」

蘆屋 詩詞：「好。」不過內心想的是這樣的孩子也會因為有沒有聽到神的聲音而開始霸凌行為呢，真不知道要說是人類的劣根性還是信仰的可怕比較好。

蘆屋 詩詞：「好。」不過內心想的是這樣的孩子也會因為有沒有聽到神的聲音而開始霸凌行為呢，真不知道要說是人類的劣根性還是信仰的可怕比較好。

總之跟過去看孩子們埋魚之後也能將書還給他們，接著就可以回到大聖堂了吧。

KP : 你們來到大聖堂的話，會看到信徒們正在打掃灑在地板上的血液。

幸崎 禰禰 : 她深吸一口氣，才拉著詩詞慢慢靠近其他信徒，接著並溫聲開口：「辛苦你們了，抱歉還要讓你們處理這種事。」

「雖然希望是沒有，但你們整理時有特別注意到什麼嗎？」

蘆屋 詩詞 : 對血跡接受度良好所以挺直身子給禰禰想要的時候可以靠著。

信徒：「啊，不會辛苦的，看來教主大人的狀態稍微好些了嗎。」恭敬地向你們鞠躬。

「注意嗎，我們是沒有發現什麼特別的。屍體本身是準備埋到後面的墓地。笹先生正在準備，所以先安置在暫時空間的會議室了。」

幸崎 禰禰：「是的，抱歉在你們最需要的時候我沒有振作。」

「沒有的話那就好，謝謝你們。」聞言看向詩詞，躊躇了一會才開口：「我們要去看看嗎？」

蘆屋 詩詞 : 很想當眾安慰禰禰但現在在信徒面前感覺有點不妥，所以只有在禰禰問自己時點點頭：「您可以的話，觀察詳細可以交給我，我再告訴您結論。」

幸崎 禰禰：「恩，麻煩詩詞了。」

KP : 離開前可以<偵查>

幸崎 禰禰 : CCB<=65 <偵查> (1D100<=65) > 40 > 成功

蘆屋 詩詞 : 朝眼前的信徒們點點頭後便準備帶著禰禰往會議室的方向走。

蘆屋 詩詞 : CCB<=75 <偵查> (1D100<=75) > 19 > 成功

KP : 你們在大聖堂裡稍微走動時，找到了設置在教壇裡側的隱藏攝像頭，似乎是保存在SD卡裡的類型。如果要查看需要使用電腦。

蘆屋 詩詞：「我去拆一下那個。」指指教壇那邊的小顆攝影機，一邊想如果能用電腦看的

話那就能知道事情經過了，有點躍躍欲試的去拆。

幸崎 禰禰：原本在思索些什麼，被詩詞的聲音喚了回來，他才緩緩轉頭，「啊、好阿。」

蘆屋 詩詞：拆掉之後塞懷裡就打算跟禰禰一起前往會議室。

KP：正當你們離開房間時，聽到玄關處似乎有些吵鬧聲。

蘆屋 詩詞：「……」想到剛剛那個混帳記者覺得心情很糟，稍微拍拍禰禰的肩膀之後就準備先獨自一人過去。

「我先過去看一下，確定沒事之後禰禰再過來吧。」

幸崎 禰禰：也注意到那邊的吵雜，她點點頭。

蘆屋 詩詞：最後看一眼禰禰之後警戒的走過去。

KP：你們看到有兩名的警察站在玄關。

靠近過去後他們給你們看了自己的員警手冊。

警察：「關於關東近郊連續發生的行蹤不明事件，能佔用你們一點時間嗎？」

幸崎 禰禰：在注意到是警察後便走到詩詞旁邊，聽見對方的話只是溫和地笑著應道：「好，雖然我們可能無法給予太大的幫助。畢竟如您所見，我們只是一個普通的小小教團罷了。」

蘆屋 詩詞：不知道警察跟記者到底哪個比較好……心情沉重。

警察：「感謝你們的配合，我們聽聞、」

KP：警察正要詢事情的當下，聽聞騷動的鬼燈也前來了。

鬼燈 彌也：「我來對應吧。蘆屋大人，能請您一起同席嗎？」

鬼燈 彌也：「更何況在這種地方也不好說話。」

蘆屋 詩詞：嗯？怎麼是找自己一起？

點點頭：「好，那麼教主大人先去休息嗎？」

蘆屋 詩詞：但內心想的是呃啊啊啊自己有殺人該不會跟那個有關吧好煩啊！！

幸崎 禰禰：「恩，那麻煩你們了。」

蘆屋 詩詞：擔憂的看著禰禰才準備跟鬼燈一起走。

鬼燈 彌也：他湊近了些，刻意壓低聲音，在幸崎的耳側小聲說道：

「那兩位警察的態度似乎不太友善……怕是會對教主大人有所失禮。這邊的應對就交給我們處理吧。我和蘆屋大人會盡快解決的。」

幸崎 禰禰：她點點頭，在離開時又看了一眼兩人。

鬼燈 彌也：「那麼兩位請隨我們到會客室。」

KP：鬼燈便帶著兩位員警和蘆屋一起到會客室。

【會客室：柊】

KP：你們進入會客室後警察就用高壓的態度對你們開口。

警察：「這段時間，在關東近郊連續發生著行蹤不明事件。據說這些事件的受害者有一個共同點，就是都與貴教團有關。」

警察：「聽說這個教團，可以讓欺凌者還有詐騙師之類的，通過神的加護來給這種害人的傢伙下達『天罰』什麼的……」

警察：「聽說受到天罰的人會變得行蹤不明…？雖然讓人難以置信。但實際上，我們已經判明，變得行蹤不明的傢伙們，對於來這裡相談的人來說就是加害者一方。」

警察：「也就是說——你們讓人消失的事是事實吧。用那個天罰什麼的。」

警察：「有這麼多信徒的教團。想要用人手來消滅加害者也是輕而易舉的吧？」他們一邊看著周圍一邊這麼說。

蘆屋 詩詞：哈啊……果然是這件事情啊，好麻煩，有夠麻煩。

但她決定從頭到尾裝傻到底，反正現在殺人的人手就只有她跟笹，其他信徒才沒有殺人！

她微微眯起眼笑：「怎麼會呢？那是神明真正的恩典啊，我們不會讓信徒的雙手沾上鮮血呢。」

警察：「那你想說什麼？從頭到尾調查這個教團也不會有什麼結果。你是這個意思嗎？」

警察：「既然你都說到那個地步了，那讓我們調查也沒關係吧？如果教主大人什麼的加護是真的話，那就沒有什麼不能見光的事了吧？」

KP：對此鬼燈會用莫名帶有確信的眼神看著你。

鬼燈 彌也：「是的，要是警方有需要的話，請吧。我們這裡沒有任何不能見人的事。」

鬼燈 彌也：「對吧，蘆屋大人？」

蘆屋 詩詞：好的她感覺自己要去坐牢了哈哈哈！

但現在在這裡退縮反而只會把其他人捲進去，所以她面不改色的用堅定的神色回應鬼燈的視線，再笑著轉回去面對警察。

「那當然——但你們的搜索票也得下來才能搜吧？而且我們明天還有大拜祭，請各位警察大人至少後天之後再來喔？」

KP：聽到你們的對應警察滿足地哼了下鼻子。

警察：「那麼我們之後會帶著搜查票再來的，還請你們千萬別做毀滅證據之類的可疑事情哦。」

蘆屋 詩詞：「恭賀諸位光臨唷。」

真是謝謝你們提醒我要毀滅證據啊我有機會就會趕快去找笹討論怎麼辦的哇哈哈！

KP：確認員警出去了之後，鬼燈大大地吐了一口氣。

剛剛毅然的态度已經消失，擦著冷汗笑著看向你。

鬼燈 彌也：「哎呀～真恐怖呢～」

蘆屋 詩詞：嗯？鬼燈在覺得可怕什麼啊準備要坐牢的是她吧？

她有點賊賊的笑然後拍拍鬼燈的肩膀：「還好吧？就是要來搜索而已啊，只是他們態度真的有點高高在上而已？」

鬼燈 彌也：「哈哈...我想不緊張可能才比較奇怪呢，畢竟我們在早上才發現了灰月的屍體嘛...」

「要是剛才警察們說希望現在搜查，可就糟了。幸好沒有發生那樣的事情。」

蘆屋 詩詞：「啊、確實啊。」剛剛都在想自己殺人的事情，但其實灰月好像比較當務之急呢。

她小力的用手肘抵了抵鬼燈的胸膛：「欸對了，幽幽說要找你道歉，他去找你了對吧？」

鬼燈 彌也：「是的，他之後有來和我道歉了。本來就是一時氣過頭，所以我也不覺得真菰君會一直氣下去。」

蘆屋 詩詞：「和好了真是太好了呢，待會我就去跟禰禰講這個好消息吧。」感覺禰禰聽到這個消息也會挺開心的喔。

「那你剛剛是路過玄關嗎？還是早就得知警察要來？也太剛好了。」

鬼燈 彌也：「這個啊，其實是有信徒來跟我報告，所以我就馬上趕過來了。」

蘆屋 詩詞：「原來如此啊，辛苦你了，那待會你要回去忙什麼嗎？大拜祭？」

鬼燈 彌也：「是，畢竟還有些文件沒處理完，不過也剩不多了。」

蘆屋 詩詞：用關懷的眼神看著鬼燈：「……還是要記得吃飯喔。」鬼燈前科真的太多了。

鬼燈 彌也：「用餐的話……已經用過了，哈哈……。」

「不過，休息的事情就先不提了，其實我有些事想和你說。」

KP：鬼燈再次端正姿勢，認真地看著你繼續說道。

鬼燈 彌也：「……我就直截了當地問。你的那個加護…是真的嗎？」

鬼燈 彌也：「或是說您…把那些人殺掉了嗎？」

「如果是我想多了那麼請否定我。不管是與否，我都會相信您，並且不再繼續追問。」

「只是作為走在同一條道路上的人，我想好好瞭解您。」

蘆屋 詩詞：怎麼回事啊，昨天是笹今天換鬼燈了？是不是哪天連公喜或是幽幽都要直接來問人是不是她殺的，唉……被他們發現感覺有點麻煩但現在更多的是困擾……

她維持笑笑的雙手環胸，決定迂迴回答：「最後坐牢的只會有我。」

鬼燈 彌也：「...其實，你晚上會偷出去的事情，之前多少有察覺到。」

「而且謠傳的加護...目前只有你獲得不是嗎？總感覺有些奇怪的點。」

「不過一直以來都只是猜測，沒有確信。」

蘆屋 詩詞：「嗯，我也覺得我這樣做哪天就會被發現，畢竟只有我一個人，但想想坐牢並且分擔禰禰的重擔，比起看著禰禰倒下，果然還是前者比較好吧。」

鬼燈 彌也：「確實，比起讓教主大人累倒，這或許是個更好的方法吧。」他輕輕點了點頭，語氣裡沒有質疑，只是一份單純的接受與理解。

「我會相信你的，所以——謝謝你願意告訴我。」

鬼燈 彌也：「其實我個人認為，來求助的大家都是充滿私心的。」

「也包括我，無論以何種方式實現，這些事情的本質都是殺人。」

鬼燈 彌也：「但我並不後悔在教團幫忙，如果沒有教主大人，現在的我或許就已經殺了人被警察帶走了吧。」

「所以，你也不需對此感到過多的責任。」他用著堅定的語氣對著你說，並握緊了你的手。

蘆屋 詩詞：「……你們人都很好呢。」被握住手，還有被說這些話時，即便她本來就已經決定要這麼做了，而且在做這些事情的途中完全沒有任何動搖，但鬼燈的話還是能夠給她更多的力量吧。

「謝謝你的理解，我也很開心聽到你對我說這些。」

回握住鬼燈的手：「那跟你說一下，目前知道我在幹這件事的人就只有你跟笹，其他人的話不問我我也不會講的，幫我保密喔？」

鬼燈 彌也：「這是當然的，蘆屋大人不用擔心。只要不會後悔那就好。」

「為此我還有一件事情，想要問問你的看法。」

鬼燈 彌也：「教主大人如果……真的成為了淨化這個世界的神的話……您會怎麼辦？」

鬼燈 彌也：「說是淨化罪惡的這類話聽著倒是好聽，但是沒有邪惡之心的人在這個世界上到底有多少呢。」

「或許……連一點點都沒有吧。」

「那樣的話我想，教主大人為了淨化這個世界，就必須先把這個世界破壞一次才行。」

鬼燈 彌也：「我認為那樣的事不是人類可以承受的。」

「肯定……變成那樣的話教主大人就不能維持教主大人本身了，那就是所謂的成為神嗎？」

鬼燈 彌也：「那麼到了那時候，你會阻止教主大人嗎？還是會為了他成為神而高興呢？」

蘆屋 詩詞：「……為什麼你會問這種問題？」是發現了什麼東西了嗎？她反常的有點緊張的皺起眉頭。

不過還是打算認真回答問題。

「我覺得就算淨化之後，再次出現的人類總有一天也會回歸邪惡，而人類要成為神是妄想，即便是現在能讓神明降下天罰的禰禰，可能像是先知的她，要成為神也是僭越。」

「所以為了不要讓禰禰變成那樣我會阻止她，因為我相信人性本惡。」

鬼燈 彌也：「這樣啊，我明白了。」對你的回應他點點頭。

鬼燈 彌也：「無論如何，我認為教主大人現在還能作為人類存在的理由，是因為您。」

鬼燈 彌也：「所以請拿好這個。」

KP：說完後鬼燈就站起身來，從懷裡掏出兩把鑰匙給你。

那是保管庫的鑰匙，正好兩把都湊齊了。

鬼燈 彌也：「我用稍微有點壞的方法湊齊了，請不要問我是什麼方法。」他笑著對你說。

蘆屋 詩詞：「……你這樣反而會讓我很想問耶。」覺得鬼燈可疑的盯著人看，一邊甩甩鑰匙。

「不過你都這麼說了那我就好心一點不問了吧，但你是發現了什麼才會問我剛剛那些問題，這個我總能問了吧？」

鬼燈 彌也：「是呢，算是有些在意的事情吧，你想成算是以防萬一吧。」

「所以也不是說現在立刻。請等我出了什麼事的時候，再去確認一下就好。」

「當然如果什麼都沒有的話就忘掉吧，到明天的大拜祭結束為止就好。」

蘆屋 詩詞：「喂，不要烏鴉嘴啊，請好好的存在著啊。」忍不住伸出手去捏人嘴巴。

「不過去查看的時候你有建議要避開禰禰嗎？還是我們一起去看也可以？」

鬼燈 彌也：「我覺得應該不用避開，不過還是交給你來判斷就好。」被捏嘴巴，有些無奈。

蘆屋 詩詞：捏捏捏擠壓擠壓鬼燈的臉。

「知道了，那就麻煩你好好吃飯並且存在，聽到了嗎。」

鬼燈 彌也：「好...抱歉讓您費心呢。」不是很懂為什麼會變成這樣，有些不知所措。

蘆屋 詩詞：揉捏到滿意之後才正常的拍拍對方的肩膀：「那我就去找教主大人了，鑰匙會收好的。」

鬼燈 彌也：「好的，要是有事也可以隨時來我的房間找我。」留下這一句，他便離開房間了。

蘆屋 詩詞：那麼接下來就換她去找禰禰了！出發！

【公喜的房間：鯛】

KP：蘆屋去接受警察的問話，離開了這裡。而你則自己回到教堂內部，就在這時你看到附近的孤兒院的孩子們好像在找公喜。

孩子：「媽媽，媽媽去哪裡了～？」

幸崎 禰禰：「你們在找媽媽嗎？她身體不太舒服，還在房間裡休息喔。」她靠過去對孩子們柔聲說道。

孩子：「可是媽媽...說今天會和我們去庭院散步的.....」

「而且媽媽不舒服的話，更應該去探望他。」

「教主大人知道媽媽在哪裡嗎？我們去找媽媽嘛。」

KP：這樣說著，小孩子們牽起了你的手。

幸崎 禰禰：「恩，但她需要休息呢，不然可以讓我代替她陪你們去庭院散步可以嗎？」她表情稍稍微難地開口。

孩子：「唔嗯.....媽媽要休息。」

「可是我們想探望媽媽.....」

「一下就好嘛，我們開個門偷看一下媽媽。這樣就不會吵醒媽媽了。」

幸崎 禰禰：「唔唔唔……好吧，我帶你們去看看她吧，不過你們一定要安靜點，可不能打擾她休息喔。」

孩子：「好～我們不會打擾媽媽的。」

「嗯！保持安靜！」

「約定好了！」

幸崎 禰禰：「嗯，那我們走吧？」拉著孩子的手朝公喜的房間走去。

孩子：「好～跟緊教主大人～」

KP：你帶著小孩子們來到了公喜的房間，打開門後卻發現裡面沒有人。

孩子：「媽媽不在房間休息...去哪裡了？」

孩子：「媽媽，出去散步了嗎？」

孩子：「果然還是要去找媽媽.....」

KP：由於目前公喜不在房間裡，你現在可以進行探索。

• 探索點

<桌子・紙箱・床>

幸崎 禰禰：「……？」公喜看起來明明還很不舒服的吧？怎麼人突然不見了？有些擔心所以想看看桌上是不是有留下紙條。

「孩子們、你們回去等等吧？我晚點再去幫你們找看看媽媽去哪了。」

孩子：「我們知道了，回去等媽媽！」

「麻煩教主大人了。」

KP：桌子上放著一張她和女兒一起的照片。

然後還放著本日記。內容幾乎都是關於孤兒院的孩子們的，不過有幾處的記述有些奇怪。

【日記】：在山裡看到了陌生的小孩

這麼想著追上去結果追丟了

但是孤兒院的孩子們大家都在，是錯覺就好了

不是錯覺！

果然，有個孩子。得救他才行

為什麼在那種地方有孩子？被拋棄了？

真是殘酷的父母

得好好看看他的樣子，如果能保護起來的話就得商量一下才行。

那些孩子們，好像都餓著肚子

因為是有點奇怪的孩子們，能不能讓他們和孤兒院的大家住在一起呢。

生著吃蔬菜可是會吃壞肚子的啊

從食堂拿了些食材過來。對不起。

我必須為他們做點什麼才行

可愛的孩子們

也是沒辦法的嘛。畢竟餓著肚子了

正巧，有個地方埋著我的孩子們能吃的東西。

這也是神明大人賜予的東西嗎。謝謝。

好好長大啊，我的孩子。

幸崎 禰禰：在山裡的孩子們？沒聽過公喜提過這件事，孤兒院的孩子也不少她好像也沒有注意到。

還有埋著？為什麼會埋著？什麼東西會埋著？

她頓時有種不太好的想法，但隨即便馬上搖搖頭不繼續深思。

接著想到早上看到她的床單底下有什麼在動，便順勢查看床。

KP：你掀開被子後，就是公喜睡覺的地方，腹部下面的位置好像是濕的。

幸崎 禰禰：蹲下來聞聞看。

KP：看起來沒有顏色，也沒有味道。

幸崎 禰禰：把床單蓋回去後才繼續查看紙箱。

KP：你搜索房間的途中，翻開了牆邊的紙箱子。

而那裡面放著沾滿血和泥土的工作服。

幸崎 禰禰：「……？」這明顯不太對勁，連結到剛才的可怕的想法，她決定把箱子先留在這，晚點再去找幽幽跟詩詞提一下。

把東西收拾一下，並確保不會有孩子去動到後，便離開房間準備前往墓地。

【會合：突發事故】

KP：幸崎從孤兒院出去，走在走廊上的時候，從你身後，傳來了複數人的腳步聲。腳步聲飛速地接近你。

信徒：「教主大人！！請快點逃！！」

KP：幾乎是聽到這個聲音的同時、

KP：你轉身看向那個聲音，已經逼近你身後的那個影子飛撲向你。沒有時間躲開，你被當場壓倒。

KP：騎在你身上的身影，手上握著菜刀。

KP：那是宮峰莉莉，她正舉著菜刀對準你想要揮下。

宮峰 莉莉：「大騙子！！就是你、不就是你殺了爸爸的嗎！！！！！」

KP：蘆屋聽見騷動聲而前來的時候，幸崎已經是被壓倒在地的狀態了。

想要阻止她的凶刃的話要進行＜D E X × 3＞的判定。

蘆屋 詩詞：去他媽的……！

一邊爆粗口一邊衝上去。

KP：你在在千鈞一發之際防下了莉莉的刀刃，護住教主沒有受到傷害。

KP：信徒們也立刻追上來壓制住了她，她一邊哭喊一邊掙扎。

宮峰 莉莉：「大騙子！！大騙子！！！！這個殺人犯！！不都是，不都是因為你嗎！！！」

「可惡，可惡！！！！放開我！！！！我要殺了，殺了你…！！！」

幸崎 禰禰：在被分開時她身體僵硬了一瞬，才再次朝宮峰的方向看去，視線接觸的剎那，她便像是想要逃避藍色的眼瞳般別過頭，沒有做出任何的辯解，只是顫抖地抓著詩詞。

蘆屋 詩詞：「……」只是冷冷的看著拿刀的少女一邊抱著禰禰。

她挺想聽聽看對方還能說出些什麼話呢。

KP：她的嘴裡只有滿滿的咒罵，絲毫不在乎其他人對自己說了些什麼，現在的她大概是無法冷靜下來的吧。

KP：過了一會，真菰也拿著繩子過來。

真菰 幽幽：「總之先捆起來吧。現在這樣根本不能冷靜下來說話，可以吧？」然後二話不說地將她綁了起來。

「等她冷靜下來就幫她帶到空房間裡，冷靜下來之後再重新商量就好。」

KP：真菰這麼跟你們說道，然後拜託其他信徒們將她帶走。她即使被拖著也還是想要撲向幸崎，一直在掙扎。

幸崎 禰禰：「……所以她的父親，是曾經被相談的人期望消失的對象之一嗎？」冷靜後她才緩緩開口詢問。

蘆屋 詩詞：看著少女被綁去冷靜之後繼續抱抱拍拍禰禰，然後皺起眉頭沉思。

「說起來……那個姓氏，我好像有點印象，感覺是我這邊的相談者的加害者之一吧。」

蘆屋 詩詞：沉思的樣子是裝的，她早就知道這個少女是誰的女兒了。

真菰 幽幽：「啊啊，有個同姓氏的傢伙在名單裡。應該就是那個人吧。」

KP：＜圖書館＞

幸崎 禰禰：CCB<=80 <圖書館使用> (1D100<=80) > 75 > 成功

蘆屋 詩詞：CCB<=55 <圖書館使用> (1D100<=55) > 11 > スペシャル

KP：你們撿起了掉在地上的紙張，那些似乎是莉莉拿著の資料。

那全都是蘆屋接受的相談者，其中「加害者」的地方能找到名為「宮峰雷」の男人。因為是默許了欺凌の班級主任，所以被列舉為了天罰の對象。

真菰 幽幽：「應該是那個女孩偷偷從鬼燈の房間裡拿出來的，相談者の名簿吧。」

蘆屋 詩詞：「……就是從那邊發現的？」那會瘋成那樣也算有道理吧，不過自己對此其實沒什麼同理心就是了。

幸崎 禰禰：「……抱歉，我沒有預想到這種可能性。」

「所以她希望消失の人一直都是我呢……」她低頭喃喃著，頓時覺得想要給與她協助の自己，此刻對對方來說是多麼の諷刺。

真菰 幽幽：「別想太多了，不是你的錯。」

見你還是很在意莉莉的樣子，便輕輕地搓了搓你的腦袋。

「那傢伙我會等她冷靜下來後再稍微聊一下の，別太擔心。」

真菰 幽幽：「詩詞，記得顧好禰禰。我就先去處理事情了。」

蘆屋 詩詞：「好，你去忙吧，我來照顧禰禰。」嚴肅的對幽幽點點頭，然後把禰禰抱的更緊也又多拍了好幾下。

真菰 幽幽：「交給你了。」

拍了下蘆屋的肩膀後就先離開了。

幸崎 禰禰：目送離開的幽幽，她一會後拍拍詩詞的背，「謝謝詩詞，我沒關係的。」

「對不起，總是讓你們這麼操心。」

蘆屋 詩詞：沒有正面回答禰禰的話。

「我覺得這件事沒有對錯，只是立場不同而已。」

「而且給予她父親天罰的是我，不要忘了喔？」

幸崎 禰禰：但是會給予這「天罰」存在的原因還是出自於她吧？她心裡這樣想，仍是對詩詞輕輕地笑了。

「恩，我明白的。剛才警察那邊還好嗎？」

蘆屋 詩詞：總覺得禰禰好像在想還是自己的錯啊但是她們的天罰本質完全不一樣啊可惡好想講但不能講……不過表面還是只能裝作懂了的帶過……

蘆屋 詩詞：「這樣啊……」雖然還想說點什麼，不過被問起警察那邊的話注意力還是先轉到那上面了：「嗯！我跟鬼燈應對的很完美喔，只是他們態度真的有點糟糕——在想他們是在懷疑近郊失蹤案件是我們派信徒們去殺人的吧？所以他們大概大拜祭之後就會派人來查了。」

幸崎 禰禰：「辛苦你們了，那聽起來並不是什麼好消息呢……畢竟我們現在教團裡還出現了灰月那種事……」

「只能盡所能先弄清楚現在的情況了吧，查看早上拿的那個攝影機能獲得些線索也說不定。」

「不過說到這……公喜不在自己的房間裡，詩詞來的時候有看到她嗎？」

蘆屋 詩詞：「對啊……他們沒有馬上進來搜索真是太好了，不然感覺我們就要馬上被抓去關。」無奈的嘆口氣。

但是公喜？公喜不在房間裡？

「禰禰剛剛去孤兒院然後她不在嗎？好奇怪啊……我也沒看到……還是要到處找找看……之類的？或者先找電腦用？」啊、原定目標好像是會議室看屍體來著，啊啊啊事情好多啊！

幸崎 禰禰：「孩子們喊著想看看她我就帶他們去了，但我到房間時沒有看到她的身影，而且看到有些奇怪的東西……」她十分擔憂地回道。

蘆屋 詩詞：「……怎麼個奇怪法？」好多鳥事！！

幸崎 禰禰：「我看到了她的日記提到了她在山上檢到了一個陌生的孩子。其他的部分……我覺得詩詞跟我再去一趟公喜的房間看看吧。」

蘆屋 詩詞：「……山上？？？」聽起來超級不妙的？？？

「好，我們走吧，現在立刻走吧，沒問題。」有點緊張。

KP：你們在公喜的房間看過一輪後，回到幸崎的房間。

蘆屋 詩詞：看過日記內容之後想起自己的傷口……還有那些工作服跟血，難不成是像是小孩的東西吃掉屍體？公喜挖的？？？

他們要面對的到底是什麼……

蘆屋 詩詞：看完之後面色有夠凝重，但到禰禰的房間之後還是把那顆監視器拿出來：「來用電腦吧……」

幸崎 禰禰：「恩，看完我們再去找她。」大概是覺得在教團裡應該不會跑太遠，所以想說晚點去應該也沒問題。

KP：你將SD卡插進了讀卡機，不意外的就是一些監視器會有的影像，不過翻了一會後你看到了昨天在昨天晚上的影像。

KP：錄像播放著昨晚的畫面，正好是真菰和幸崎在大聖堂一起喝酒的場景。

幸崎喝下盛在酒杯裡的酒後，突然就倒下了。

KP：你們能聽到酒杯破裂的聲音，然後幸崎就橫躺在了地上。

真菰察覺到即使伸手想要支撐也來不及了，便靜靜地放下了手臂，在一旁單膝跪地看著幸崎的臉，似乎在說這些什麼。

KP：過了不一會，幸崎的眼簾慢慢睜開。

幸崎以不穩的步伐站起來，真菰看到他那個樣子後就笑了笑，跟在幸崎身後走。

然後兩人的身影就淡出了。能聽到遠處傳來大聖堂的門打開的聲音，然後影像就在這裡中斷了。

蘆屋 詩詞：「……」腦袋一片空白。

「有想起來什麼嗎？禰禰。」

蘆屋 詩詞：好想現在衝去問幽幽，或者是去問那個給她保管庫鑰匙的鬼燈是不是知道些什麼，她的腦快炸了。

幸崎 禰禰：她似乎也不能理解眼前看到的畫面，聲音顫顫地開口：「……我只記得我昨晚只是喝了一點酒就倒下了，在朦朧之中，我好像看到幽幽對我伸出手。」

「……然後是玻璃的碎聲、聽起來令人不悅的笑聲、想嘔吐的衝動、不知道是哪裡的和室，有什麼東西在我的臉上爬行……——還有好多好多的屍體。」回想起這些，她用摀住頭，臉色有些蒼白。

蘆屋 詩詞：「……」腦袋還是有點空白，所以轉身就先擁抱住禰禰，然後，禰禰說的每個內容她都全都要記起來，她覺得這些碎片每個都是線索。

「禰禰會想當作線索詳細回想嗎？還是太不舒服了，那就不要想了，我們先休息，休息完之後再看怎麼辦，先休息吧。」拍拍背。

幸崎 禰禰：「我……不知道，我看見灰月時也有看到幻覺，我有的時候覺得自己好像不是自己一樣……」

蘆屋 詩詞：不是、不對、這樣不對吧，鬼燈到底發現了什麼？

她現在好想去找鬼燈問問題，保管庫還不能開，還不能開對吧……

蘆屋 詩詞：她有點用力的雙手抓住禰禰兩側的手臂，不過比起要把人弄痛，更像是堅定：

「雖然不知道那些幻覺是哪來的，但是妳要一直相信自己是幸崎 禰禰，除此之外誰都不是，可以答應我嗎？」

蘆屋 詩詞：感覺這樣只是信心喊話而已，但是現在除了這麼做，她也不曉得該怎麼辦了啊

……

幸崎 禰禰：「……」

她對自己感到很陌生，她對看到的東西感到很害怕，但既然詩詞這樣說了，那她……

「……」她垂下眼眸，爾後才緩緩開口。

「……好，我答應你，我答應詩詞。」

蘆屋 詩詞：「我會一直叫妳的名字的，禰禰。」

「就算妳變得陌生了，我也會想辦法把妳變回來，所以妳要一直記得妳的名字我才認得出來喔。」

幸崎 禰禰：「我是……我是禰禰……」她跟著喃喃了自己的名字。接著回抱住詩詞，露出了為了讓人放心般的微笑。

「嗯……謝謝你，詩詞。」

蘆屋 詩詞：「不要勉強喔。」也抱抱對方，但為了不讓禰禰還要花心思說自己沒事所以沒有用擔憂的表情面對對方。

幸崎 禰禰：埋在對方的懷抱中好一陣子才放開，「……我們要不要先去找找公喜？我有點擔心她。」

蘆屋 詩詞：「好，那等我一下。」轉頭又開始滑SD卡裡的檔案，但後面不曉得怎樣反正就是讀不出來，爛死了！！

嘆了口氣後才牽著禰禰站起來：「那就看禰禰想先去哪邊找吧，我們一起。」

幸崎 禰禰：「……那紙箱的東西，還有日記的內容讓我想到墓地，也許我們該去看看嗎？」

蘆屋 詩詞：「好，走吧。」點點頭。

蘆屋 詩詞：反正那些被她幹掉的屍體都不在了好像過去也不會怎麼樣吧嗯嗯。

【墓地】

KP：在走向墓地的途中，你們來到會議室的附近時，看到了從那裡面走出來的雜誌記者，化野乃乃。

KP：她注意到被你們看到了，露骨地露出一臉『糟糕了』的表情然後飛快準備逃跑。

KP：想要抓住她地場合要和她進行D E X對抗。

化野乃乃的D E X會由K P投3 D 6 + 1 隨機決定。

KP：3 D 6 + 1 (3D6+1) > 8[2,1,5]+1 > 9

蘆屋 詩詞：靠……又是破事……她要把人綁起來關起來！！！！

蘆屋 詩詞：RESB(12-9) (1d100<=65) > 11 > スペシャル

幸崎 禰禰：RESB(9-9) (1d100<=50) > 25 > 成功

KP：蘆屋飛快地抓住了乃乃，或許是弄疼了他吧，他用一臉被害者的表情生氣地對你喊道。

化野 乃乃：「喂等等！這樣很痛的啊！！」

KP：然後他的手機就那樣掉到了地上。螢幕上顯示著灰月的照片，他再次露出『糟糕了』的表情。趕緊伸手就可以將手機拿起來，刪除照片。

化野 乃乃：「啊這是那個啦！早上來到附近就聽說了什麼殺人事件啊～之類的騷動，所以下一下子就沒忍住…欸嘿嘿……放、放我走的話我發誓再也不會寫關於教團的報導了～！好嗎？好嗎？」她拼命地向你懇求道。

蘆屋 詩詞：「呵。」露出相當輕蔑的表情捏得更用力。

「幹嘛這麼麻煩？最近近郊失蹤事件挺多的嘛，那再消失一個妳也沒差啊，這樣最省事了呢。」

幸崎 禰禰：「哎呀。」把手機撿起來，直接不小心地把照片刪除，不小心地。

化野 乃乃：「啊啊啊！！好痛好痛！！」慘叫得更大聲了。

「這也太過份了！我不都刪給你看了嗎大人！我還不想死啦！」。°·(つд`°)·°·

蘆屋 詩詞：「都說我們是殺人教團了，做這點事情不是很正常嘛～妳不是早就知道了～真是大驚小怪～」陰陽怪氣並且完全是還在記仇狀態。

幸崎 禰禰：「好了，詩詞，雖然她做的事情並不是什麼好事，但她應該有反省了。」大概。

「偷溜進來是不對的行為喔，我們這樣是能把妳趕出去的。」

蘆屋 詩詞：「禰禰就是太寬容了啦！！」難得在這件事情上很反對對方的原諒主義！

化野 乃乃：「我真的不會再有下次了！！」土下座。

「還請大人們大人有人量！！！！」

蘆屋 詩詞：其實不同意把人放走。

「……禰禰覺得這傢伙綁去給誰顧比較好？」

化野 乃乃：「我想回家！！請大人放我回家吧！！！」

幸崎 禰禰：「嗯……但既然她都說不會再來了……」

「照片也都刪掉了，也許可以放她回去嗎？不然留她在這裡也不太好。」畢竟現在事情很多。

化野 乃乃：「真是明白事理的教主大人！！」

蘆屋 詩詞：掐人後頸，然後用非常近的距離跟人四目相接瞪著人看。

「聽到了嗎？妳說是殺人犯的教主大人原諒妳了喔，如果妳散佈什麼消息的話我就會像妳說的信徒那樣去把妳幹掉。」快點謝主隆恩啊。

化野 乃乃：「是的！！謝主隆恩！！！」瘋狂點頭。

蘆屋 詩詞：沒有放開手，但用接近恐怖谷的眼神瞪著人準備掐著對方直接把人扔出玄關。

幸崎 禰禰：「哎呀。」覺得這畫面有點好笑又有點可愛。

化野 乃乃：就那樣被踹出教會後，直接跑遠了。

蘆屋 詩詞：嘆了口氣，這個記者最好滾遠點再也不要回來了……

「那……我們繼續前往墓地吧，禰禰。」心情疲憊。

幸崎 禰禰：「嗯，走吧。」搭上詩詞的手。

KP：你們來到墓地後，會看到笹在忙著埋灰月的屍體。

蘆屋 詩詞：「需要幫忙嗎？」幫忙的話感覺還能偷看幾眼屍體看看有沒有異狀。

幸崎 禰禰：「辛苦了，雖然可能沒有，但笹你有看到公喜嗎？」順便問一下。

怒怒峰 笹：他放下鏟子，向你們問好。

『兩位好，我一個人沒有問題的，粗重活我都習慣了。』

『公喜小姐的話……不是在房間裡休息嗎？』

幸崎 禰禰：「剛才我去看時發現她並不在房內，想說她看起來還不是很舒服這樣亂跑可能不太好……」

蘆屋 詩詞：感覺笹應該就是沒有看到人了。

「如果有看到她的話再通知我們。」

怒怒峰 笹：當聽你說房間裡沒有人時，他的表情微微一愣，似乎也有些困惑。

『我還以為……公喜小姐因為身體不適，所以應該還在房間休息。』

『如果有發現，我會向兩位報告的。』

幸崎 禰禰：「再麻煩你了。」

「看來我們只能到處找了嗎？」對詩詞說。

怒怒峰 笹：『不會麻煩』再對你們點點頭。

蘆屋 詩詞：也對笹點點頭，才皺起眉轉向禰禰：「到處找……還有哪邊？山上嗎？」山上真的要去嗎感覺各種危險啊。

幸崎 禰禰：「還是我們先找找教團裡頭，真的沒看到人再去跟幹部們提要上山？」畢竟還不確定公喜是不是真的跑出去了，說不定只是在教團裡散步。

KP：在你離開前，笹偷偷遞給你一張寫著『請晚點1個人來墓地』的紙條。

蘆屋 詩詞：「嗯……就這麼辦吧。」幹部們知道她們要上山至少要是她們出事的話就會往山上找吧，有夠不吉利的想法。

蘆屋 詩詞：收下紙條之後看了笹一眼表示收到就立刻把視線轉走。

幸崎 禰禰：「恩，那我們繼續去別的地方找嗎？」

蘆屋 詩詞：「好啊……啊。」本來還在思考到底要去哪裡找公喜，但看看現在的天色，已經下午了，然後她們還沒吃中飯……

「那個……我想吃東西。」她戳戳自己的肚子。

幸崎 禰禰：「哎呀。」想想她們確實忙了一整個早上，完全沒有絲毫空閒吃飯，連早餐也沒得吃。

被詩詞的話逗得輕鬆地笑了笑，伸手摸了摸對方的頭：「是我疏忽了，那我們先去吃飯吧？公喜的事可能也順便提醒一下大家注意了。」

蘆屋 詩詞：「沒有……不是禰禰的錯啦今天這麼忙。」一想到今天這麼多鳥事就感到疲憊，不過被摸頭之後還是咧開快樂笑容。

「好啊！碰到誰就都告訴他們幫忙找公喜。」

幸崎 禰禰：她點點頭，繼續給人摸摸摸後，才邁開前往食堂的腳步。

KP：你們走進食堂時，剛好撞見正在搬東西的食堂阿姨。她瞥見一臉餓相、還摸著肚子的蘆屋，無奈地笑了笑，卻也沒有多說什麼。

廚房阿姨：「稍等一下喔，我馬上準備。」她這麼說著，便轉身走進廚房。

KP：沒過多久，她端著一個三層下午茶架走了出來，穩穩地放在你們桌上。架子上擺著一份份小巧精緻的輕食，像是三明治、小蛋糕、餅乾、還有布丁等。

每樣看起來都剛剛好，像是特地為這種悠閒時光準備的點心。

蘆屋 詩詞：好餓、好餓……！看了好餓！！

她不禁開始慶幸自己沒有罔顧肚子餓的感覺走來廚房了，不然她就要錯過這麼好吃的點心了？！

「謝謝大姊！！！」她眼神閃閃發光的靠近那堆點心流口水，忍不住馬上拿起餐具像個小朋友小幅度揮舞叉子：「禰禰這些看起來超好吃！我要開動囉！」

幸崎 禰禰：「詩詞，要吃慢點喔，不然會噎到呢。」對阿姨點頭道謝，才看著向孩子一樣的詩詞笑了笑。

她慢慢地拿起一個三明治咬了一小口，想什麼般開口：「剛剛沒有問笹有沒有聽到對公喜

叫媽媽的聲音呢，等等再去他房間找他問問吧？」

蘆屋 詩詞：「？」來不及了禰禰，這傢伙已經咻溜溜一次塞嘴裡吃下去一堆了。

不過為了要回話，她還是在把倉鼠臉頰般的點心好好吞下肚，在塞下一口之前先好好講話：「喔、對耶？好啊那待會就再過去找他吧？」

廚房阿姨：看著蘆屋像吸塵器一樣把茶點一口接一口地吞進嘴裡，也不是第一次見了，大概也習慣了。不過還是忍不住勸了一句：

「再怎麼餓也要好好咀嚼啦，小心肚子抗議喔。」

幸崎 禰禰：「小心像昨天一樣吃壞肚子喔。」邊說邊拿紙巾幫吃像很厲害的詩詞擦嘴。

蘆屋 詩詞：「唔唔。」本來被提醒還沒有想到昨天的惡果，但是被禰禰提醒之後就想起來了，一邊懺悔一邊乖乖給禰禰擦嘴巴。

「噢……好，我努力慢一點……？」接下來吃的速度可能減半，嗯。

蘆屋 詩詞：但內心其實在想如果要去墓地找笹的話是不是又要用肚子痛遁……

幸崎 禰禰：「嗯嗯、詩詞這樣很棒喔。」幼稚園老師？

蘆屋 詩詞：乖乖當細嚼慢嚥小朋友把剩下的吃完……

吃完之後才合掌：「吃飽了！感謝招待！」

幸崎 禰禰：「我也吃飽了，那我們去找笹吧？」替詩詞擦嘴後也替自己擦嘴。

廚房阿姨：「有吃飽就好，下次可別一直餓到肚子打鼓才來喔。」笑了笑的收拾桌子。

蘆屋 詩詞：「好！今天剛好比較忙就……」在廚房阿姨面前不好意思的抓抓後腦勺，然後轉頭看禰禰站起身再伸出手要牽對方：「走吧！」

吃飽了精神恢復了！

幸崎 禰禰：「嗯，走吧。」搭上詩詞的手也跟著起身。

KP：當你們準備要前往笹的房間時，剛好遇上了真菰。

真菰 幽幽：「啊，正好。我有些想商量的事，詩詞能過來一下嗎？抱歉啊禰禰，你的拐杖稍微借我用一下。」

幸崎 禰禰：見到意想不到的人，她停頓了一會才朝詩詞微笑道：「詩詞去吧，我一個人沒問題的。」

蘆屋 詩詞：其實剛剛看完那個錄像時對幽幽也有些事情想問，不知道等下會不會有機會……

看看禰禰之後才拍拍對方的肩膀：「好？那我等下再來找禰禰。」

接著轉頭看真菰：「嗯，可以，走吧。」

真菰 幽幽：「啊啊，我晚點就還你。禰禰先去散個步吧。」

幸崎 禰禰：「要早點還我喔～？」

蘆屋 詩詞：嘻嘻，蘆屋詩詞被說早點還給幸崎 禰禰好開心。

真菰 幽幽：「是、是，光速就會還給你了。」帶著詩詞離開。

【商量：柊】

KP：真菰一邊走向關著莉莉的空房間，一邊跟你說著要商量的事。

真菰 幽幽：「想商量的事啊，是關於剛剛那個女子高中生的……即使平安放她走，她也還想會回來殺掉禰禰吧？」

真菰 幽幽：「我想與其放過那麼危險的傢伙，不如乾脆……殺掉會比較好。」他邊這麼說邊拿出一把刀給你看。

真菰 幽幽：「把你捲進來真是抱歉啊，不過就算這樣還是想聽聽你的意見。」

真菰 幽幽：「所以，你是怎麼想的？」

KP：探索者必須在這裡選擇是殺掉莉莉，還是不殺掉放走她。

蘆屋 詩詞：『既然沒有了那個會讓人怨恨的父親，那麼至少在這裡待著也挺不錯的吧？』

她還記得自己一開始知道這個少女是她殺掉的人的女兒的時候還這麼想，但現在自己卻會成為掌管她的生殺大權的人……即便自己對他人的生命再怎麼冷酷無情，但現在無關乎這個人是否有做壞事，就只是這樣就能決定還是讓她開始猶豫了。

「……我不確定，不過、你剛剛去問她的時候她有冷靜下來嗎？她是一直說想殺掉禰禰你才會這麼覺得要殺了她？」

真菰 幽幽：「算是吧，我有試著讓他冷靜下來，只是幾乎沒有用。他根本聽不進我說的話，只想著要殺了禰禰。」

蘆屋 詩詞：「……不能跟她說其實是我得到的加護才讓她爸沒了的嗎？把仇恨轉移到我身上？」感覺她比較不容易死對吧。

真菰 幽幽：「『你們以為這樣就能說服我嗎，加害者的同伴為了保護自己重要的教主大人而試圖將矛頭指向自己，這種事沒有才怪。所以我不會相信你們所說的藉口，無論如何你們的教主都是有罪且不可原諒的。』」

真菰 幽幽：「這是他剛才的說辭。」

蘆屋 詩詞：她諷刺地哼笑了一聲，突然覺得剛才思考生殺大權大哉問的自己像個徹頭徹尾的蠢蛋。

是啊，反正都已經是對立面了，在那名少女眼裡她們就是殺掉父親的加害者，也不能指望少女理解她們在做什麼，畢竟誰會想去理解殺父仇人在想什麼呢？

他們就是立場不一樣而已，而她現在的立場就是要替禰禰消除所有會威脅生命的障礙，她

會開始殺人的立意也是如此吧。

蘆屋 詩詞：「我的立場是確保禰禰永遠的安全。」

「所以既然她只會永遠威脅我們的話，那就殺掉吧。」

真菰 幽幽：「是麼，我明白了…和你持同樣意見總覺得讓人安心啊……抱歉啊讓你陪我做這種事。」真菰苦笑著，帶著利刃準備進入了莉莉所在的房間。

蘆屋 詩詞：「不用抱歉……啊、等一下。」在幽幽進去之前拍拍對方肩膀。

「你的力氣有辦法戳進去她的身體裡嗎？還是我來吧？我可以刺的很俐落的。」沒良心的笑著講話。

真菰 幽幽：「……但是這件事我也有責任。」

蘆屋 詩詞：「怎麼說？」對於幽幽也有責任這個說法不是很理解，忍不住偏了偏頭。

真菰 幽幽：「畢竟今天我也沒能護住禰禰，再說了，這種事……我也不想讓你的手因此弄髒。所以，只要談談就好。」

蘆屋 詩詞：「那你的手弄髒就沒關係？」暫時還沒有想要告訴對方自己早就幹掉一堆人的話，但覺得就這樣放幽幽進去把人殺掉——總之她就是想陪著一起啦。

她挑了挑眉：「既然都是有相同想法的了，那就一起殺，還有你的力氣說真的反而會讓人沒辦法馬上解脫吧，還是速戰速決比較好。」

真菰 幽幽：「哈啊……我明白了。」大概是知道自己勸不動你吧，只好帶著你一起進去了。

「抱歉，不得不讓你陪我做這種事。」

蘆屋 詩詞：「好耶走吧，我會握著你的手溫柔地把刀子插進她心臟裡的。」故意講的有點噁心。

真菰 幽幽：「.....你是想讓我吃不下晚餐嗎。」

蘆屋 詩詞：「沒關係，等下殺人之後不管我有沒有開玩笑你都會吃不下晚餐了，所以我剛剛先吃下午茶真是有先見之明。」篤信自己不會吐出來。

真菰 幽幽：「好、好，那就不要廢話了。」

KP：你跟著真菰進房後，會看到被繩子綁緊，並且嘴上貼著膠帶的莉莉被放在地上。

KP：你們才剛靠近，他便猛地瞪了過來，眼神裡滿是敵意。即使嘴巴與雙手都被束縛著，仍不甘地發出「唔唔——」的聲音，彷彿想要大聲咆哮什麼似的。

KP：他的態度絲毫沒有因被抓住而有所收斂，反而像是仍在掙扎著，那份憤怒依然和被制伏時的模樣一樣，看不出絲毫冷靜下來的跡象。

蘆屋 詩詞：「哇喔，看起來有夠兇的呢。」開始變成毫無心理負擔模式。

「我可以撕掉她的膠帶聽聽看她的現場罵人嗎？還是你不建議這麼做？」

真菰 幽幽：「如果你想聽他把你的耳朵炸掉的話。」

蘆屋 詩詞：「那我聽個一句就貼回去。」做死就對了。

打算撕膠帶聽一下就重新貼，雖然感覺有被咬到的風險但沒差啦。

宮峰 莉莉：你剛撕下他嘴上的膠帶，他便毫不遲疑地爆發出壓抑已久的怒吼。

「你們這些殺人犯！」

蘆屋 詩詞：「真有精神呢，對啊對啊我們是殺人犯喔，接下來就得送你去見你爸爸了，開心吧？」超級無敵缺德發言。

宮峰 莉莉：他咬牙切齒地怒吼，聲音幾乎要嘶啞了。

「你們這些傢伙——！」

「在那邊裝好人，結果做的事不就是亂殺人嗎？！」

「我是絕對不會原諒你們的……！！你們這些父親的仇人！！」

蘆屋 詩詞：嗯……感覺類似莉莉的父親怎麼當老師的、還有為什麼會被降下天罰什麼的，幽幽應該都講過了，所以她沒怎麼想要回答對方說的那些話。

「對，你會上天堂，而我們會下地獄，所以——」她笑著眯起眼：「請你為了能讓我們下地獄先去死吧！」接著重新把膠帶封回去，轉頭就找幽幽要拿刀。

「我來刺吧。」

真菰 幽幽：「我原本是打算自己下手的，不過……如果你這麼堅持的話。」他這麼苦笑著將刀交給了你。

蘆屋 詩詞：「你在旁邊看就可以當個共犯教唆者了，等級比動手的更高，挺不錯的吧。」心情異常輕鬆，轉頭就準備拿刀子對準莉莉的心臟處刺下去。

KP：雖然莉莉還是拼命的在掙扎，但由於被綁著的关系，要殺掉他是非常輕而易舉的吧。刺中要害你能看到他的眼裡逐漸失去光芒。在旁的真菰拿布來蓋住了莉莉的屍體。

真菰 幽幽：「這種場合還可以開玩笑的傢伙，大概也只有你一個人吧。」

「屍體和兇器我會處理的，沒有沾到血吧？」

蘆屋 詩詞：「畢竟我對人比較冷漠一些。」對外人是這樣，但在禰禰還有幹部們包括幽幽面前顯得相當沒有說服力。

看了一下自己的手：「嗯……沒有，那兇器跟屍體就麻煩你了，不過這時候你有時間讓我問點問題嗎？」

真菰 幽幽：「啊啊，交給我吧。」

「時間的話，有。你問吧，是怎麼了嗎？」

蘆屋 詩詞：「昨天喝酒時，禰禰暈過去之後又清醒了，你跟她一起走出去了對吧，怎麼回事？」決定單刀直入的問。

真菰 幽幽：「啊啊，昨天的事嗎。就跟我說的一樣，禰禰那傢伙自己爬起來搖晃晃地回房間，我就跟著他一起走到房間了而已。」

「不然他走到中途倒了會很麻煩吧。」

蘆屋 詩詞：「……但是禰禰跟我說她當時其實很不舒服？你看她真的沒什麼異狀嗎？但我們看到監視器影像禰禰卻是笑著，我不太能理解。」姑且還沒開始懷疑幽幽是不是有東西瞞著她。

真菰 幽幽：「嘛……真要說的話，或許看起來像夢遊的樣子吧，不過那時我是沒有覺得有異常。」

蘆屋 詩詞：這樣喔……？或許自己再怎麼問下去也沒辦法知道更多東西了吧，畢竟她能夠拿來詢問的材料也不多。

「嗯……好吧。那你一個人處理屍體會很困難吧，真的沒問題？」

真菰 幽幽：「我沒有問題的，而且只是處理掉屍體沒有多難，交給我就好。」

蘆屋 詩詞：嗯都是可靠的幹部了，問到這樣就好，幽幽說沒問題那就沒問題。

「好，那我回去找禰禰囉，晚餐見，希望你真的吃得下。」缺德笑。

真菰 幽幽：「是、是，不用你擔心好嗎。」

KP：雖然現在已經解決掉可能會對幸崎造成威脅的人，可是真菰對著莉莉的表情則有些複雜，或許是親眼目睹了殺人的關係吧。

蘆屋 詩詞：還是決定多拍拍幾下幽幽的肩膀，不用力的那種。

「別想太多，一起下地獄吧，我們只是為了保護禰禰。」她堅信自己做的事情對保證禰禰的安全來說是好的。

真菰 幽幽：「啊哈哈……我現在的臉色不太好看嗎，抱歉。我會盡量不要一直這個表情的。這期間就先讓我一個人待著吧，畢竟也有別的事要忙。」

蘆屋 詩詞：「嗯，你保重，好好休息，不過……」賊賊的露出很不懷好意的笑，但真的打

算要離開了：「要是真的難受到想找人依靠，我的肩膀可以借你喔。」

真菰 幽幽：「行了啦，我沒事。不過謝了。」

蘆屋 詩詞：唉唷好難得沒有回嘴自己，看來心情真的有受到不少影響，所以表情也改成溫和的微笑。

「好，那麼我先走啦，掰掰。」揮揮手後轉身離去，也把門關好，準備去找禰禰。

真菰 幽幽：「啊啊，你去吧。」

蘆屋 詩詞：雖然不太確定禰禰在哪，但想想她們剛才打算要去笹房間看看，那就先去那邊找禰禰吧。

【信紙：鰯】

KP：在蘆屋和真菰離開沒多久後，有信徒朝你走過來，他的樣子看起來有些不知所措。

信徒：「教主大人！請問您現在有空嗎？」

幸崎 禰禰：「有，怎麼了嗎？」她輕輕碰著那位信徒的肩膀，柔聲開口道。

信徒：「剛剛有一封信送到，說是發現了壽壽母親的遺體。」

「似乎在山裡上吊了，遺書留在了腳邊，所以毫無疑問是自殺……」

KP：他這麼說著遞出信來。裡面放著死亡通知書、遺書和照片。

信徒：「其實我在煩惱要不要跟壽壽報告這件事……如果要說的話，感覺還是由教主大人來傳達會更好，這麼想著雖然很不敬，但還是過來了。」

「不知這能麻煩您嗎…？」他這麼說著低下了頭。

幸崎 禰禰：她聽到消息時整個人有些僵住，畢竟對一個年幼的孩子來說，至親的死亡實在是過於沉重。她爾後才伸手接過那封信：「……好，我知道了。」

「你也是辛苦，剩下交給我吧。」

信徒：「好的，那麼拜託您了教主大人。」在交出信件後他便離開了。

幸崎 禰禰：她握著手中的信，將其小心地收好。思考半會，她決定晚點再跟詩詞討論一下該怎麼告訴壽壽。

現在想說詩詞也還沒回來，所以她打算先到處去找一趟笹。

KP：你走到笹的房前時，會發現剛好門沒有關好的樣子，可以直接進去。

幸崎 禰禰：「笹，在嗎？」想說門沒關上應該是在房間吧，所以輕輕推開門看看。

幸崎 禰禰：她握著手中的信，將其小心地收好。思考半會，她決定晚點再跟詩詞討論一下該怎麼告訴壽壽。

現在想說詩詞也還沒回來，所以她打算先去找一趟笹。

KP：你走到笹的房前時，會發現剛好門沒有關好的樣子，可以直接進去。

幸崎 禰禰：「笹，在嗎？」想說門沒關上應該是在房間吧，所以輕輕推開門看看。

KP：裡面沒有人，你看了一下室內沒有什麼私人物品。

雖然有最低限度必須的衣服和衣櫃，除此之外恐怕是從老家帶來的行李都裝在紙箱子裡放在了房間角落。

KP：＜偵查＞

幸崎 禰禰：CCB≤65 <偵查> (1D100≤65) > 91 > 失敗

KP：似乎房間裡並沒有其他值得注意的地方。

【會合：笹的房間】

KP：蘆屋在回去找幸崎的時候，剛好路過笹的房間，門是開的，而幸崎則站在裡面。

蘆屋 詩詞：結果感覺幽幽把自己借走好久……走進去之後先朝禰禰揮揮手：「抱歉等很久了嗎？啊，結果笹不在房間啊。」

幸崎 禰禰：「啊、詩詞你們聊完了嗎？」聽到聲音她轉頭對詩詞微微笑。

「是呢，他不在房間。我看他房門沒關好還以為他在這裡呢。不過你跟幽幽聊的還順利嗎？」

蘆屋 詩詞：「嗯挺順利的，還開了一堆玩笑——啊、好吧，笹可能還在墓地忙吧，那禰禰有偷偷看他房間有沒有什麼色情書刊嗎？」啊、剛剛跟幽幽開玩笑開過頭現在沒煞住，抹了一下下半臉。

KP：笹的房間看了一下室內沒有什麼私人物品。

雖然有最低限度必須的衣服和衣櫃，除此之外恐怕是從老家帶來的行李都裝在紙箱子裡放在了房間角落。

KP：蘆屋可以進行＜偵查＞

幸崎 禰禰：「嗯？沒有呢，東西很少很普通喔。」這樣談論人家的房間？

蘆屋 詩詞：「這樣喔？真的可以說是簡陋了……」開始缺德的到處張望。

KP：笹的房間看了一下室內沒有什麼私人物品。

雖然有最低限度必須的衣服和衣櫃，除此之外恐怕是從老家帶來的行李都裝在紙箱子裡放在了房間角落。

KP：蘆屋可以進行＜偵查＞

幸崎 禰禰：「嗯？沒有呢，東西很少很普通喔。」這樣談論人家的房間？

蘆屋 詩詞：「這樣喔？真的可以說是簡陋了……」開始缺德的到處張望。

蘆屋 詩詞：CCB<=75 <偵查> (1D100<=75) > 86 > 失敗

KP：似乎房間裡並沒有其他值得注意的地方。

KP：你也沒有找到小黃書。

幸崎 禰禰：CCB<=85 <幸運LUCK> (1D100<=85) > 99 > 致命的失敗

KP：幸崎跟著蘆屋一起找小黃書時，因為翻得太開心一時沒注意，踩到自己的裙擺摔倒了。

而你也因此撞倒了一旁的垃圾桶，被丟到裡面的垃圾和一個用白花做成的花環便倒出來。

這個似乎是昨天壽壽做給笹的那個花環。

幸崎 禰禰：「哎呀……這怎麼會在垃圾桶裡呢，是被不小心丟進去的嗎？」

蘆屋 詩詞：「啊、禰禰。」看到人摔倒了馬上過去扶，雖然這個程度的摔到應該不會受傷。

不過看到那個花環……

「感覺不太像不小心的，但笹應該挺溫柔的不會丟掉……？」很不確定。

幸崎 禰禰：「不好意思呢，詩詞，我笨手笨腳的。」總之慢慢爬起來後順便收拾了一下地上。

「那可能有什麼原因吧？也許是對花朵過敏之類的？不過說到這個，壽壽……我剛從信徒那得知她母親似乎在山中上吊離世了。」

「他希望由我來把這交給壽壽。」從口袋中拿出裝有遺書、死亡通知，以及照片的信封遞給詩詞看。

蘆屋 詩詞：先暫時把笹這件事情放在心上之後，看看禰禰遞過來的紙張們。

「啊……這樣啊。」抿了抿唇，然後一邊挪步準備跟禰禰一起離開笹的房間：「那我們接下來看看壽壽在哪？當然也順便找公喜。」

幸崎 禰禰：「嗯，可以的話我真不想告訴她這麼殘酷的事實。」她嘆了口氣，搭上詩詞的手。

蘆屋 詩詞：「啊、要是壽壽大爆哭的話我們兩個可以一起把她夾起來抱抱吧。」

幸崎 禰禰：「聽起來是不錯的主意呢。」這樣嗎？

「走吧，去找她。」

【壽壽的房間】

KP：你們來到孤兒院，在壽壽的門前敲了門，可是沒有任何人回應你。難道壽壽人不在嗎...？

幸崎 禰禰：「哎呀？那調皮的孩子又跑出去找幽幽玩了嗎？」

蘆屋 詩詞：因為感覺一切都很不尋常所以其實有點心驚膽戰。

「嗯，肯定是去找幽幽或笹或是鬼燈或是公喜玩了吧！」然後開始自我說服，並且心底痛罵死小孩去哪裡了怎麼關鍵時候反而不在！！

KP：<信用>

幸崎 禰禰：CCB<=60 <信用> (1D100<=60) > 16 > 成功

蘆屋 詩詞：CCB<=15 <信用> (1D100<=15) > 50 > 失敗

KP：過了一會，你聽到門鎖被打開，然後小小的腳步聲又跑開了的聲音。

幸崎 禰禰：「哎呀，壽壽看起來是在呢。」

「既然門打開了，應該是能讓我們進去的意思吧？」她輕輕轉動門把，接著對裡頭說到：「我進來囉？」

蘆屋 詩詞：朝禰禰比了個讚之後默默跟在後面。

KP：進去後，你會看到壽壽正在房間的角落抱著膝蓋低著頭哭泣。即使搭話也沒有回應，只會默默地搖頭，也沒辦法問哭泣的理由。

幸崎 禰禰：她走近壽壽，在她身旁蹲了下來，只是溫柔地摸摸對方的腦袋。

在這種情況她真的要告訴壽壽她母親離世的事情嗎？她有些為難地抬頭看了眼詩詞。

蘆屋 詩詞：糟糕……壽壽這樣的狀態還要告訴她的話也太為難人了吧……

跟著蹲下然後在旁邊開始苦思冥想。

KP：＜精神分析＞

幸崎 禰禰：CCB≤61 <心理分析> (1D100≤61) > 17 > 成功

KP：幸崎能看出她似乎在害怕著什麼。

KP：＜聆聽＞

幸崎 禰禰：CCB≤70 <聆聽> (1D100≤70) > 78 > 失敗

蘆屋 詩詞：CCB≤75 <聆聽> (1D100≤75) > 14 > スペシャル

KP：蘆屋能聽到在抽泣的時候壽壽重複說著的話。

紫 壽壽：「笹他……嗚嗚……笹他……」

幸崎 禰禰：沒聽到壽壽在默念什麼，只是注意到對方的反應所以對詩詞開口：「壽壽……她似乎在害怕著什麼？」

蘆屋 詩詞：「……！」壽壽在害怕？然後她聽到壽壽在默念笹？所以笹是幹了什麼事情啊不只丟花環？無法理解？

「呃呃……」她煩惱的皺起眉頭，然後湊近壽壽小聲講話：「那個……笹對你做了什麼嗎……？」

KP：＜信用＞

蘆屋 詩詞：CCB≤15 <信用> (1D100≤15) > 76 > 失敗

幸崎 禰禰：笹？怎麼會提到笹，雖然有點疑惑，但她還是順著詩詞的話向壽壽問道：「壽壽，能告訴我你跟笹發生了什麼事情嗎？」

幸崎 禰禰：CCB≤60 <信用> (1D100≤60) > 85 > 失敗

[幸崎 禰禰] 大成功 : 3 → 2

KP : 經過你們的話語，壽壽雖然依然在哭泣，但是稍微取回一點冷靜。

紫 壽壽：「那個啊……雖然可能是壽壽看錯了…昨晚想去廁所…但老師又不在就一個人去了廁所…然後看到笹在墓地那邊……」

紫 壽壽：「笹，倒下了……在他周圍…總覺得有…白色的奇怪的…有很多全裸的小孩一樣的東西……然後、他們將笹抬起來…搬到了山裡去……。」

紫 壽壽：「壽壽雖然想去救他……但是很、很恐怖…沒能去成……自己逃跑了…」

紫 壽壽：「但是早上看到笹……總覺得、總覺得果然有哪裡怪怪的…很害怕……」

紫 壽壽：「那是不是壽壽的夢啊…？討厭…好可怕……」這麼說著又哭起來了。

蘆屋 詩詞：這都什麼都什麼啊……全裸小孩？把自己的腳弄傷的那個？被公喜用屍體餵的那個？然後笹又被什麼東西魂穿？

啊雖然很要命但是想到待會去墓地要找笹的只有自己就放心一點……至少她不會帶禰禰去，大概啦。

幸崎 禰禰：總覺得這是很嚴重的事情，但她不太想讓孩子過於害怕，所以她繼續撫摸壽壽的頭，柔聲回道：「沒事的，壽壽有對我們說出來已經很棒了。也許是笹在山裡迷路了，我跟詩詞會去把原本的他帶回來的。」

「畢竟詩詞很強，一定可以把那些恐怖的東西打跑。對吧，詩詞？」

蘆屋 詩詞：「嗯對，我會把他帶回來的，到時候再把真正的笹帶來給壽壽鑑定。」堅定的點點頭，但也只會附和禰禰的話……

紫 壽壽：「嗚…真的很可怕……教主大人…」邊哭邊抓著你們的衣服。

「笹……會沒事嗎……」

幸崎 禰禰：「嗯，一定會沒事的，我可是教主喔，一定可以把笹帶回來。而且還有詩詞在

呢，肯定沒問題。」

「所以別哭的這麼難過了，不然笹看到會很慌張的。」

蘆屋 詩詞：不要講奇怪的爛話啊詩詞，不要講。

好好把自己的嘴巴縫上之後認真的點點頭。

紫 壽壽：「壽壽知道……了……壽壽會……等著教主大人……和詩詞帶……笹回來的……」

KP：你稍微安慰過壽壽後，他也逐漸情緒安穩了下來，不過要帶著他出房間應該還是很困難吧。至少今天一整天都會在房間裡了。

KP：可以對房間<偵查>

幸崎 禰禰：CCB<=65 <偵查> (1D100<=65) > 83 > 失敗

蘆屋 詩詞：CCB<=75 <偵查> (1D100<=75) > 29 > 成功

KP：蘆屋看到桌子上放著用花做成的頭冠，還擺著照片。
是壽壽和年輕女性，還有年老男性三個人在笑著的照片。

蘆屋 詩詞：稍微瞄到桌子上的照片，戳戳禰禰也讓禰禰看過去，那個年輕女性該不會是壽壽的媽媽？

幸崎 禰禰：看到照片也在想相同的事情，不過看壽壽的狀態這樣她也沒打算告知對方母親離世的消息了。

「那我們讓壽壽先一個人待著嗎？」對詩詞小聲說道。

蘆屋 詩詞：「好。」遵從教主的決定，畢竟對壽壽熟悉度還是禰禰比較多的吧。

幸崎 禰禰：又摸了摸壽壽的頭，溫柔地安撫對方：「那我們要先離開了，壽壽好好休息，不要亂跑等我們的消息吧？」

蘆屋 詩詞：趁禰禰講話的時候偷偷摸摸過去看照片。

紫 壽壽：「嗯，壽壽知道了……」乖乖點頭。

KP：蘆屋拿起相框，會發現背面夾著張寫在皺皺的紙上的信。

【某人的信】：(用非常顫抖的文字書寫)

身體變成了這樣，對不起
爸爸沒有生氣
我的事情不用管也可以
但是只有壽壽要好好照顧她
對不起
有你這樣的女兒，爸爸很幸福
謝謝你

蘆屋 詩詞：這是什麼……如果以她的腦袋的話會覺得是壽壽的爺爺寫給壽壽的媽媽？朝禰
禰小小揮手要人過來瞄一眼再走。

幸崎 禰禰：看了一眼後才望向詩詞，一樣是不太明白上頭的內容是在指什麼所以很疑惑。

蘆屋 詩詞：反正在壽壽面前不好討論，所以還是先帶禰禰出房間吧。

出了房間之後把門關好之後才狐疑的開口：「壽壽爺爺寫給壽壽媽媽？」

幸崎 禰禰：「看起來是那樣沒錯嗎……？」她邊回答又看了眼手上的遺書。

「雖然這對壽壽或許有些不太尊重……但也許我們能看看她母親的遺書？」

蘆屋 詩詞：「看吧，反正我們不會是那種亂翻小孩信件還擅自生氣的家長，可以啦。」怪
怪的比喻。

幸崎 禰禰：「確實呢。」聽到詩詞的比喻笑了笑後把遺書拆開來看。

【遺書】：

壽壽、爸爸，我是一個沒用的母親和女兒，
對不起。

KP：而照片照著是壽壽、年輕女性和年老男性三個人笑著的模樣。

蘆屋 詩詞：感覺她猜的是正確的……但就這樣？

幸崎 禰禰：「沒有收穫呢……可能只能之後問問看彌也了嗎……？」畢竟他那應該會有情報，邊說邊把遺書放回去收起來。

蘆屋 詩詞：「好歹寫多一點……」忍不住小碎念，也覺得要去問其他幹部比較能知道詳情了。

【悲鳴】

KP：你們走出房間後，突然聽到了不遠處的傳來悲鳴聲。

KP：聽聲音趕過去後，那裡是鬼燈的房間。

KP：滿地散亂的文書上有人倒著，那是鬼燈。

彷彿浮在自己流出的鮮血上一般，他已經斷氣了。

• S A N C < 1 D 2 / 1 D 4 >

幸崎 禰禰：CCB<=69 SAN (1D100<=69) > 57 > 成功

蘆屋 詩詞：CCB<=54 SAN (1D100<=54) > 49 > 成功

幸崎 禰禰：1D2 (1D2) > 1

蘆屋 詩詞：1d2 (1D2) > 2

[蘆屋 詩詞] SAN : 54 → 52

[幸崎 禰禰] SAN : 69 → 68

幸崎 禰禰：見到這樣的畫面，禰禰瞪大雙眼，驚恐地用手遮住自己的嘴。她胡亂地抓著詩詞，語無倫次地開口：「詩、詩詞，快點、彌也、彌也他……好多血、快點、快點叫人過來……！」

蘆屋 詩詞：「為什麼會變成這樣……為什麼會變成這樣……！」她抬起雙手抓著自己的頭髮，力道挺大，然後她發現自己因為這種預料之外的發展反而開始生氣。

「你這個混帳啊啊啊果然是烏鴉嘴吧說出事就出事去你媽的！早知道我就直接去看一看然後把問題全部甩你臉上！現在你掛掉了是想怎樣！！！」

蘆屋 詩詞：很憤怒的在想我看完你的屍首之後我就要衝保管庫繼續咒罵你了這個混帳！！！！

蘆屋 詩詞：她用力深呼吸好幾下之後才拍拍禰禰的手回應對方：「不用，會有信徒去告訴其他人，我現在直接看。」然後就準備走上前調查鬼燈。

她現在根本不是冷靜，只是情緒太多只能用憤怒表示而已。

幸崎 禰禰：還處於有些恐慌的情況，禰禰沒有聽仔細聽詩詞的話，見詩詞走向前，猶豫一瞬，咬著牙也上前查看鬼燈屍體的情況。

幸崎 禰禰：CCB<=65/2 <偵查> (1D100<=32) > 17 > 成功

蘆屋 詩詞：CCB<=75/2 <偵查> (1D100<=37) > 77 > 失敗

KP：幸崎發現他胸口傷口的位置和今早發現的遺體很像，但和今早不同，似乎被利刃刺傷。心臟也好好地留著。

幸崎 禰禰：「……那個傷口，跟早上看到的一樣……」她喃喃道。

蘆屋 詩詞：「……什麼？」因為太焦躁所以根本沒看清楚，被禰禰提醒之後立刻更靠近的看。

「是有誰……想讓我們以為是像灰月那樣聽到神的聲音才會去世的嗎？是誰想殺了鬼燈嗎？！混帳！！！」現在什麼都想不到很煩啊！！！！

KP：似乎是因為騷動而使周圍聚集了信徒，你們看向他們或是想向他們搭話時，能注意到他們的異樣之處。

KP：圍在這裡幾乎一半的信徒，滿臉笑容地看著鬼燈的屍體。

信徒們：「鬼燈大人，早一步將生命獻給了神呢。為了成為世界淨化的先驅」

信徒們：「但是沒有復蘇的話，就說明信仰心還不夠。真是件悲傷的事情」

信徒們：「這也是沒辦法的事，我們早點埋葬他吧」

信徒們：「我們也要趕緊追隨鬼燈大人，明天真讓人期待呢」

KP：他們紛紛說著這樣的話。大家就像在慶祝祭典一樣，總是帶著微笑。

SAN C < 0 / 1 D 3 >

幸崎 禰禰：CCB <= 68 SAN (1D100 <= 68) > 49 > 成功

蘆屋 詩詞：CCB <= 52 SAN (1D100 <= 52) > 32 > 成功

幸崎 禰禰：「你們……你們到底在說什麼……？彌也、鬼燈現在可是真的死了啊？他可能是被殺死的啊！什麼將生命獻給神……我可從來沒聽過那種事……！」也許是身邊親密如家人一般人的死亡，還有信徒們如著魔一般的樣子讓她感到恐懼，她話語之間的不可置信以及顫抖完全無法壓抑，她忍不住拔高聲音對那些信徒們質問。

蘆屋 詩詞：皺起眉頭盯著那群信徒看。

這些信徒們的精神狀態似乎異常到難以理解的地步，所以她能理解禰禰為什麼會因此憤怒，但此時的情況卻讓她覺得與這些信徒相爭可能不會得到什麼結果……也只是直覺，反正她的最主要目標一直都是保證禰禰的安全，現在她反而因為這個目標而冷靜下來了。

於是她在禰禰說完之後立刻拉著禰禰退後，再用力把禰禰壓進懷裡，連臉面都一起壓在自己的衣物上：「請你們現在馬上離開。」

KP：當你們還在對他們喊話的時候，鬼燈的遺體已被那些滿臉笑容的信徒抬起，運往後方的墓地。

留下來的其他信徒們，似乎也對這詭異的氣氛感到一絲恐懼。

蘆屋 詩詞：「喂剩下的，你們知道那些傢伙怎麼回事嗎？他們是剛剛突然變得那麼奇

怪？」

信徒們：「我、我們也不知道.....為什麼那些人會變成這樣.....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KP : 那些信徒們看起來也不太清楚狀況。

幸崎 禰禰：還埋在詩詞胸口的禰禰總算冷靜下來，她輕輕拍了拍詩詞對方自己沒問題。

「……詩詞，笹現在看起來明顯有問題以及嫌疑，我們得讓這些信徒待在安全的地方才行。」

「幽幽、對，去找幽幽、幽幽會有辦法的吧？」

蘆屋 詩詞：「等一下，我也覺得可以去找幽幽，但在那之前我想去另外一個地方。」她稍微鬆開懷抱之後從口袋裡掏出兩把鑰匙。

「先去保管庫吧，鬼燈這傢伙跟我說他出事了就去看看保管庫的東西，我現在非去不可了。」

「至於信徒們？你們先回房間鎖好房門，不要隨便亂開門以免有瘋子去幹掉你們，後續等我們討論完怎麼處理再去找你們。」

信徒們：對蘆屋瘋狂點頭後，盡快回去自己的房間。

幸崎 禰禰：「……好。」有些擔憂地看著離去信徒的身影。

蘆屋 詩詞：不過想想要是幽幽……不不不先不要想那麼多！

覺得反正當初被交待的時候沒講那麼多，就先掏出平常很少用的手機打算call幽幽。

「那我先打給幽幽。」

幸崎 禰禰：點頭，因為也很擔心幽幽所以乖巧等待。

KP : 你撥電話給真菰，嘟嘟聲過了好一段時間後，才終於接了起來。

真菰 幽幽：『怎樣？我在忙呢。』

蘆屋 詩詞：「還在忙？」頭好痛。

「這邊出大事了，你可以先放下手邊工作過來保管庫找我跟禰禰嗎？」

真菰 幽幽：『抱歉，我暫時抽不開身，你先顧著禰禰吧。』

蘆屋 詩詞：「……」

「那麻煩你在我們去找你之前都不要死掉，忙完之後快點回房間我們要去找你，因為我懷疑鬼燈是被人蓄意謀殺了，笹也變得很奇怪，看到他不要靠近。」把所有資訊硬塞在一段話裡。

真菰 幽幽：『……』沉默了一會『啊啊，我知道了。』

蘆屋 詩詞：「要是去你房間你不在，我會把你手機打爆。」最後掛斷前補一句。

真菰 幽幽：『暴力猩猩女』掛掉。

幸崎 禰禰：「……幽幽沒辦法立刻抽身過來嗎？」聽詩詞剛才的對話她不禁開口。

蘆屋 詩詞：「對，他剛剛找我去談的事情，還需要處理一些文件吧，有點急。」凝重地點頭。

「那我們走吧，去保管庫。」看看鬼燈到底扔了什麼東西給她就這樣一走了之！

幸崎 禰禰：點頭。

「希望他千萬別發生什麼事……」

蘆屋 詩詞：「要是他也出事我真的會鞭屍他。」試圖開玩笑。

【保管庫】

KP：在保管庫門前，當蘆屋使用了從鬼燈那裡拿到的鑰匙後，門便打開了。

房間裡面放著你們所知的信徒名簿和金庫等，看向書架的話能找到陌生的資料夾。

但定睛一看書架能發現沒看過的文件，取下的話看得到後面放著一個古舊的小木箱。

蘆屋 詩詞：把木製小箱好好放到兩人面前，然後試圖打開它。

KP：木制小箱子裡面放著一把刀身閃著淡淡磷光的小刀(賦予了MP的小刀)。

蘆屋 詩詞：「……？」感覺這把刀看起來不太一樣但說不出不一樣在哪裡，總之先拿起來之後稍微擺到禰禰面前讓人看：「禰禰看的出來有什麼端倪嗎？」

幸崎 禰禰：她搖搖頭。

「看起來只是一把發光的小刀？彌也說要把這個留給你嗎？」

蘆屋 詩詞：嘆了口氣。

「……應該是吧，他只說讓我確認而已，那我就先收著了。」反正武鬥派的是自己，這把刀怎麼想都是她來收。

接著開始看看那個資料夾。

幸崎 禰禰：「既然他這麼說，那這把刀肯定有什麼的用途吧。」然後跟著一起看資料夾。

『老舊的扣環資料夾』：封面刻著XII卷的字樣。

內容是用英文草書寫的，沒有80%以上的＜英語＞是無法解讀的。其中有一部分加入了手寫的文字。

KP：翻頁的話會有手寫翻譯文和日記的紙條從書中掉出，飄落到地上。

＜手寫的譯文和筆記＞：「據說，神會誘導邪惡之心或是強烈的慾望降臨於世。想要讓已經降臨的神退散，必須破壞神之肉。因為一般的武器無法生效，想要破壞的話必須要使用附有魔力的武器。」

-以下為筆記-

他想讓教主大人成為神，這應該是可以確定的。但是我不認為教主大人有邪惡之心。

既然如此，是慾望嗎？

不管是想要拯救他人的想法，還是想要被拯救的哀嘆，都只是膚淺的慾望嗎？
如果神真的已經降臨了，就需要尋找幫助教主大人的方法。必須要找出他究竟讓神受肉到什麼之上了。

如果，即使如此還是沒有挽救的方法，就由我來。

我想要，償還那份罪。

為了不要在此之上，給他繼續添加不必要的重擔。」

【日記的一部分】：「復仇結束的時候，那究竟是不是正確的我已經分辨不清了。那時候的我只有滿腔怒火，無法做出正常的判斷。

我並不是認為殺死他們這件事是錯誤的。不管其他人怎麼說，我都想讓他們去死。

只是“我將那個責任推給了其他人”，
大概我是對這一點耿耿於懷。
如果要做，就應該弄髒自己的手。

所以我才希望來這裡相談的人們能像自己一樣，接受了神的加護也能不迷茫地前進，為此必須好好地篩選相談者。」

「我不知道這個教團維持著現在的模樣是不是件好事，雖然不知道，但即使如此，我也讓溫柔的教主大人背負了我本應自己承擔的業報。

幸崎 禰禰：「……」她不太清楚自己的心情是什麼，畢竟這樣被賦予能力、以及與其相當的責任一直都是她努力相信，並想用其守護其他人的目標。

若她所做的拯救只是她自以為是慾望的體現，那做為所謂神之子她也何嘗是一樣自大又膚淺的存在了嗎？

蘆屋 詩詞：誰？誰想讓禰禰變成神？幽幽嗎？神之肉是哪個傢伙，笹嗎？還是公喜？公喜的肚子裡有什麼東西存在嗎？

所以她現在是要去找神之肉本人然後一刀捅死那東西？

她想的東西顯然跟禰禰完全不一樣，讓禰禰成為神這種事情她絕對不同意，難怪鬼燈今早會問她那些問題，可惡。

幸崎 禰禰：「我們……該去找幽幽嗎？」

蘆屋 詩詞：「好，打電話看他在哪。」再吵他一次。

真菰 幽幽：『你才過沒多久怎麼又打來了，很閒嗎你』

蘆屋 詩詞：「問你在哪，忙完沒有，要討論事情啦。」

真菰 幽幽：『就說了現在沒空』

蘆屋 詩詞：「什麼時候才會處理完！幾分之幾了！」很容易就開始暴躁。

真菰 幽幽：『嘖，是要轟炸我的耳膜嗎！處理完就會回來了！』掛掉。

蘆屋 詩詞：「不要死掉！！！」雖然我懷疑跟鬼燈吵架的你有可能是造成一堆麻煩的元凶！！！」

對著嘟嘟嘟大吼。

「他還是沒空，我們先做自己的……禰禰會餓嗎？」她自己不餓。

幸崎 禰禰：「……我不餓，詩詞會餓嗎？」

今天發生這麼多事，她也是真的沒什麼胃口了。

蘆屋 詩詞：嘆氣搖搖頭：「……我也不餓，感覺信徒們被我們趕回房間也不會出來了嗎，乾脆去讓廚房阿姨別做晚餐了。」覺得其他人餓一晚總比在路上被隨機幹掉還要來的好。

幸崎 禰禰：「也只能這樣了呢，畢竟現在真的不確定教團裡的情況到底如何。」

蘆屋 詩詞：「好，那我們過去跟她們說一下，也讓她們回房間鎖好房門吧，我再送禰禰你回房間。」

幸崎 禰禰：「等等、詩詞……我們今天能一起睡嗎？」她停頓了一下還是把這有點任性的話給說出口了，單獨一人的不安終究還是讓她無法忍受。

蘆屋 詩詞：「……」她頓了一下，在心裡糾結衡量了一下之後才垂下頭。

「……我待會還有其他事情得做，」然後伸出手抓住禰禰的手，「所以，如果禰禰想的話，可以先跟我一起來。」

幸崎 禰禰：「當然可以……不過是什麼事情？」

「對不起，我不太想一個人……」她有些忐忑地回握住詩詞的手。

蘆屋 詩詞：深呼吸之後才開口：「……笹，在我們知道他怪怪的之前，今天有塞紙條要我晚點一個人單獨去墓地找他。」

「但我覺得很危險，所以要是禰禰要跟的話，答應我先待遠遠的，看到我比手勢可以之後再過來，好嗎？」

幸崎 禰禰：笹叫詩詞去墓地？太詭異了，感覺就會有危險。雖然她相信詩詞的實力很強，但她還是有些不開心地癢了癢嘴，鬆開被抓住的手去捏了詩詞的臉。

「……我沒提這件事的話你原本打算單獨赴約嗎？太過分了吧，詩詞是壞孩子。」

蘆屋 詩詞：「欸。」乖乖被捏臉頰裝可憐，沒錯，是裝可憐，要是沒有突發狀況的話再給她選一次她還是會單刀赴會，抱歉了禰禰……

「禰禰要知道其實我私底下做很多壞事喔……」繼續眨眼裝可憐講幹話：「但禰禰一定會原諒我的吧？」

幸崎 禰禰：「……詩詞是逼不得已才做壞事的吧？」她嘆口氣，才把手放在詩詞頭上拍了拍。

「等事情告一段落要乖乖說出來喔？這樣我才會原諒你。」

蘆屋 詩詞：「好——」露出很平常的撒嬌笑容用頭蹭了一下禰禰的手心才站直身子。

「那我們就先去提醒廚房阿姨，然後再一起去墓地吧，處理完那邊的事情再一起睡。」

蘆屋 詩詞：雖然表面上是答應了，但如果可以的話，她還是會選擇隱瞞一輩子。隱瞞自己殺了不少人的這件事。

幸崎 禰禰：「嗯，那我們趕緊動身吧。」

蘆屋 詩詞：終於變回鎮定的拐杖準備出發了。

KP：你們去通知一聲後，大家雖然有些疑惑，不過還是照著你們的指示，晚上好好的待在房間裡。

【DAY2夜晚：上山】

KP：窗外的天色逐漸暗下，直到熄燈的時間，整棟建築陷入寂靜，兩人才一同踏出房門前往墓地。

KP：造訪墓地的話會發現笹已經在那裡待機了。

KP：看著幸崎也在的他似乎有些困惑，然後看向了蘆屋，似乎是在確認是否真的要帶幸崎一起上山。

蘆屋 詩詞：「……」不會吧笹是要帶她們上山？終於開始緊張的心臟狂跳。

「你……」她把禰禰護在身後：「我可以先問你為何要把壽壽的花環丟掉嗎？」

怒怒峰 笹：他一臉茫然看著你，並寫道：『因為是沒必要的東西？』

幸崎 禰禰：眼前這人絕對不是笹。

因為這樣覺得，所以她有些害怕的拉了拉詩詞的袖子。

蘆屋 詩詞：……笹，本來是這樣的人嗎？

感覺到袖子被拉住所以又更認真在擋禰禰。

然後也在想上山……上山……上山怎麼辦……她好煩惱……現在又不能讓禰禰回去……頭快痛死了……

她的問題感覺又一個都不能問，痛苦！！！！

「算了，那就先走吧，教主大人我會保護。」

怒怒峰 笹：點點頭。

KP：笹走在前頭，帶著你們走到有被拖拽的痕跡的道路，痕跡似乎一直延伸到了森林深處

的樣子。

KP：順著拖拽痕跡進去森林深處的話，過一會光線就會從樹木的縫隙之間透進來。

繼續接近後，就會出現老舊的小屋。

怒怒峰 笹：『我今天找到的』他寫在速寫本上給你們看。

蘆屋 詩詞：「什麼……」山上有這種地方？她怎麼從來不知道？？？

轉頭看禰禰的反應。

幸崎 禰禰：「……？」她顯然也不知道有這種地方，一臉茫然地望著那間小屋。

蘆屋 詩詞：因為一邊懷疑笹怪怪的，一邊覺得那間小屋有夠危險，所以看看禰禰，看看小屋之後再看看笹，最後指著笹再指小屋：「那麻煩你幫我們打頭陣走進屋子了。」開玩笑，她雖然能打頭陣但她不想把禰禰跟笹單獨留在身後！

怒怒峰 笹：『不過我先進去的話，我有點擔心外面會不會有些不太好的東西靠近……』

『畢竟蘆屋大人上次才聽到奇怪的聲音……』

蘆屋 詩詞：想了一下……

「那你離屋子遠一點，這樣你也不會被波及，還能確保要是我們出了什麼事可以回去找人。」雖然這樣的話她就得更緊地攙著禰禰一起進去了，反正就是把兩個人分開一點！她相信自己一手攙禰禰還是能辦到正常防禦的。

怒怒峰 笹：『可是...不需要我幫忙守風嗎？』

蘆屋 詩詞：「遠一點的把風。」開始討價還價。

幸崎 禰禰：就乖乖地看詩詞決定。

怒怒峰 笹：有些疑惑，但是點點頭。

蘆屋 詩詞：「麻煩你了。」姑且還是講一下，然後就換成攙著禰禰準備走過去看了。走過去之前先深呼吸好幾口氣。

KP：窗戶都用木板釘上了，從外面沒看到裡頭。由於很昏暗，所以從門縫裡也看不到室內。

蘆屋 詩詞：靠……繼續深呼吸開門，偷偷把禰禰往自己身體斜後方多塞一點。

幸崎 禰禰：大概也是擔心詩詞會怕所以抓緊詩詞。

KP：進入房間後，於房間中央，老舊的床上，有著在痛苦呻吟的公喜的身姿。

KP：她的腹部像是臨月一樣鼓起，而在她的周圍圍著無數赤裸裸的小孩。

全身白色的皮膚，沒有頭髮的腦袋，平滑的臉上只有一張垂涎著口水的嘴巴。

除了嘴巴，什麼都沒有。本來應該是眼睛的位置，只有平滑的蒼白色皮膚而已。

KP：最重要的是，他們伸向前方的兩隻手掌上有露出兇悍牙齒的嘴。它們邊流着濕漉漉的口水邊張合著嘴巴。

KP：從房間裡傳來黏稠的潮濕聲響。孩子們正在吃著蘆屋殺掉的屍體，用著它們的一一

兩手。

KP：有一半都變成了骨頭的屍體上的眼珠，亂雜地盯著你們。

SANC<0/1D4>

蘆屋 詩詞：CCB<=52 SAN (1D100<=52) > 5 > 決定的成功/スペシャル

幸崎 禰禰：CCB<=68 SAN (1D100<=68) > 72 > 失敗

幸崎 禰禰：1D4 (1D4) > 2

[幸崎 禰禰] SAN：68 → 66

幸崎 禰禰：她驚恐地看著眼前的景象，因為畫面太過噁心恐怖，她無意識地後退了兩步。

「……這是什麼？為什麼有屍體……？」她捂住嘴，強忍住想吐的情緒，勉強地擠出這個疑問。

蘆屋 詩詞：自己早就有預料到這些發展所以反而異常冷靜，就單純放開摟著禰禰的手，徹底把對方藏到自己身後。

「……笹是昨天被這群小鬼搬上來的，牠們是想讓笹跟公喜生出什麼東西嗎？」好噁心，有夠噁心，很不希望自己的想法是真的，但好噁心。

KP：公喜發出著痛苦的叫聲。

她在床上大大的張開雙腿，在她的股間有什麼東西在蠢動著。

KP：那是、手。

和周圍的孩子們一樣，有著兇悍牙齒的一一手。

KP：像是要切開她的肚子一樣爬出來，僅僅數秒間的慘叫。

剛生下來的那個，與渾濁的叫聲響起的同時，公喜的身體就在床上失去了力氣。

SANC<1/1D4>

蘆屋 詩詞：CCB<=52 SAN (1D100<=52) > 15 > 成功

幸崎 禰禰：CCB<=66 SAN (1D100<=66) > 91 > 失敗

[蘆屋 詩詞] SAN：52 → 51

幸崎 禰禰：1D4 (1D4) > 4

[幸崎 禰禰] SAN：66 → 62

幸崎 禰禰：「欸……！」畫面太過恐怖，她情緒有些受不了了，直接把頭埋在詩詞的背後。

蘆屋 詩詞：「……」冷靜地盯著眼前的畫面，隨時準備動作。

KP：她看到了站在玄關入口的你們，扭曲著消瘦的臉笑著搭話。

公喜 波芭：「啊啦…蘆屋大人……教主大人……怎麼了嗎…到這種地方來…」

公喜 波芭：「吶，你們看…我可愛的孩子們…很快爸爸就會來了喔…」

公喜 波芭：「那些屍體是蘆屋大人提供的吧…謝謝…多虧你…才能撫育好這麼多的孩子長大…呼呼…」

公喜 波芭：「最初我只是從食堂拿些食材，但後來已經不夠了…所以你…將屍體搬來…我真的得到了很大的幫助喔…」

KP：周圍的孩子們也在圍向她的身體，她用打從心底裡愛著他們的表情看著那些孩子。

蘆屋 詩詞：「爸爸是誰？」很冷靜的問，然後無視所有對方對自己的感謝。

KP：她彷彿沒有聽到你們的話說般，只是充滿用著慈愛的眼神看著那些孩子。

KP：而四周的孩子們已經蜂擁而至，撲向她的身體，然而她也只是靜靜注視著這一切。

公喜 波芭：「啊啦……肚子餓了呢……沒關係……可以哦……明天一到，爸爸就會來迎接你們了…所以現在好好吃飽吧……來吧」

KP：她輕輕的，微笑著。

全身被孩子們撕咬著。孩子們伸出雙手，貪婪地吞噬她的身體。甚至連那剛剛誕生不久的嬰兒，也一同加入了其中。

KP：她依然在笑著。那是無比幸福的笑容。

即使血肉被撕扯，內臟滑出，骨骼裸露——也能看到她的笑容。

公喜 波芭：「啊啊……我……真的非常的幸福……」

KP：她低語著，然後連骨頭也未留下的，徹底消失了。

SANC <1D3／1D6>

幸崎 禰禰：CCB<=62 SAN (1D100<=62) > 71 > 失敗

蘆屋 詩詞：CCB<=51 SAN (1D100<=51) > 60 > 失敗

蘆屋 詩詞 : 1D6 (1D6) > 5

幸崎 禰禰 : 1D6 (1D6) > 2

[蘆屋 詩詞] SAN : 51 → 46

[幸崎 禰禰] SAN : 62 → 60

蘆屋 詩詞 : CCB<=70 <靈感IDEA> (1D100<=70) > 47 > 成功

蘆屋 詩詞 : 1d20+1d10 (1D20+1D10) > 14[14]+8[8] > 22

KP : 14. 果然－8分鐘：除非別人催促或唆使，否則什麼都做不了。

蘆屋 詩詞 : 什……麼……鬼……

因為太震驚了什麼都做不了，什麼……就這樣……公喜就這樣沒了……為什麼……

她整個人呆滯在原地，眼睜睜看著公喜徹底的消失。

幸崎 禰禰 : 注意到詩詞的沉默以及果然，見眼下情況並不允許她們的停頓，她抓住詩詞的肩膀讓詩詞看著自己。

「……詩詞？詩詞！清醒點！」

幸崎 禰禰 : CCB<=61 <心理分析> (1D100<=61) > 79 > 失敗

KP : 你試著喚醒蘆屋。

他在聽見你的聲音後，那雙原本失焦的瞳孔逐漸浮現光亮。

然而，也許是受到的衝擊太過強烈，他感覺自己的身體一時之間還無法動彈。

蘆屋 詩詞 : 「呃……禰禰……」還有夠混亂。

她或許是真的不能接受公喜就這麼沒了的事實，而且生小孩太噁心了……有夠噁心……

幸崎 禰禰 : 「你沒事就好，但……」她深吸一口氣，努力朝公喜那看去。

「……那該怎麼辦？」

蘆屋 詩詞：「殺掉吧。」這種東西不能留吧，好想掏刀子。

KP：突然身後傳來了聲音，那是從未聽過的青年的聲音。

？：「謝謝你，媽媽。」

KP：回頭望去，只見笹正對你們露出微笑。聲音似乎是從他那裡傳來的——然而，他的嘴仍維持著那靜靜的弧線，並未開口。

KP：聲音、是從他的手掌中傳出的。

笹取下了農作業用的手套，將那隻手向你們伸出。

KP：他的手上，長著一張嘴。

與那些孩子一樣，有著兇悍牙齒的嘴。

怒怒峰 笹？：「謝謝你的那些屍體。」

「謝謝你把我們養大。」

「託你的福，我們才能長得這麼大喔。」

怒怒峰 笹？：「吶，來成為我們的同伴吧。」

「你會做到這一步，不就是為了禰禰嗎？」

「明天禰禰就會成為我們的媽媽了。」

怒怒峰 笹？：「所以為了能一直在一起，詩詞來成為我們的同伴吧。」

怒怒峰 笹？：「因為你是壞人，所以禰禰一旦將世界淨化了的話，你就會死掉哦。」

「所以來成為我們的同伴吧，變成我們的一份子吧。」

怒怒峰 笹？：「那樣就能永遠在一起了。」

「吶，可以的吧？」

幸崎 禰禰：「……什麼意思？什麼媽媽？什麼淨化世界？」她完全聽不懂眼前人在說什麼，只能進行下意識地質問，唯一能確認的是他肯定已經不是自己所認識的笹了吧。

蘆屋 詩詞：「……你到底是從什麼時候開始變成這樣的？還是打從一開始你就不是正常的存在？還有，在你們把禰禰變成神之前，我會先把你們全部通通幹掉。」咬牙切齒的對著對方說話。

怒怒峰 笹？：「什麼時候，這應該不是很重要吧。」

「不過真是可惜，明明這是詩詞可以成為我們的同伴的機會。」

KP：笹舉著掌心，慢慢向你們走來。

而剛才還圍繞著公喜身體的那些孩子們，也一個個地跑過來，緊緊抱住你的雙腿不放。

怒怒峰 笹？：「那至少，讓我們一起看這個世界變得漂亮的瞬間吧。」

「而且，看到媽媽淨化世界的話，也許你就會改變心意了。」

KP：就在這期間，你們腳邊的孩子也在不斷變多，終於你們被那股力量拉倒在地。那些孩子們兇悍的雙手，逐漸覆蓋住你們的視野。

怒怒峰 笹？：「一直睡到明天吧」

「至今為止謝謝了」

怒怒峰 笹？：「兩位媽媽」

KP：在你們的意識消失前，最後看見的、是笹那滿懷憐愛地望著自己的笑容——視野逐漸被黑暗吞噬。

SANC 〈1/1D4〉

蘆屋 詩詞：CCB≤46 SAN (1D100≤46) > 78 > 失敗

蘆屋 詩詞：1d4 (1D4) > 4

幸崎 禰禰：CCB≤60 SAN (1D100≤60) > 88 > 失敗

幸崎 禰禰：1D4 (1D4) > 1

[蘆屋 詩詞] SAN：46 → 42

[幸崎 禰禰] SAN : 60 → 59

蘆屋 詩詞 : 2d10 (2D10) > 7[5,2] > 7

KP : 『不定瘋狂』 (詩詞)

偏執症－2個月：對某些特定的事物異常執著。

蘆屋 詩詞 : 不甘心……不甘心……好不甘心啊……可惡啊……！！！！

在倒下前只剩這個想法了。

幸崎 禰禰 : 在逐漸漆黑的視線裡，她滿腦子只剩下為什麼她們會變成如此的痛苦。

【真菰的房間：鯛】

KP : 不知是經過了多久的時間，你的意識從黑暗中醒來，起來後眼前是真菰的房間。

不知為何自己睡在了地上。真菰似乎不在，現在的話似乎可以探索這個房間。

▽真菰的房間

探索地點＜書架・桌子＞

幸崎 禰禰 : 她不能理解為什麼自己在發生剛才的事情後自己現在會出現在幽幽的房間。

……是夢嗎？

這樣想的她不安地爬起來，仍是抱持著一絲好奇心，查看了書架。

KP : 書架上都是些你看過的一般文件。除此以外，有一個你沒看過的老舊木箱。

高度50cm左右，四個角都用釘子釘著看起來是無法打開了。拿起來的話會覺得挺重的。

幸崎 禰禰 : 沒辦法打開的話就只是留意了一下那個木箱，接著便去看看桌子上的東西。

KP : 你在桌上四處翻的話，會找到一份資料和手寫筆記。

＜關於黃金蜂蜜酒＞：「這是通過在蜂蜜中加入水發酵出來的釀造酒，在啤酒和日本酒等要用特定的穀物生產釀造的酒發展起來前，飲用的多是這種蜂蜜酒。為此在古代神話裡經常登場。」

「有喝下這種酒的人能獲得幻視，或時空旅行的力量等說法。作為諸神所喜愛的酒會在各種神話中提及，在希臘神話中有因喝了蜂蜜酒而醉的神會爽快地賜予人類預言或傾聽其願望等說法。一般來說，蜂蜜酒被認為是神酒，亦有記載飲用此酒是連接神與人的精神，進行交流方法之一。」

「由於其性質，也有作為催眠的導入來使用的情況，因此飲用時需要多注意。」

＜手寫筆記＞：「必須要給予在這個世上只擁有靈魂的神提供肉身。如果想要實現淨化世界這個願望就必須讓神自身獲得肉身，正確地顯現於世才行。」

「不能把禰禰的肉身奉獻出去，那傢伙必須作為他自己自身去成為神。」

「原本我覺得即使是要獻上自己的心臟也無所謂，結果卻有個欲望特別深厚的男人在教團裡，比我還要被神所中意。直接用那傢伙的心臟作為神的肉身，然後將其放進禰禰的體內。這樣做的話禰禰就能保持他本身的意志成為神本身了。」

「畢竟那傢伙有著溫柔的一面，所以沒能許下最徹底的願望，淨化世界的願望。神會因回應人的願望而顯現在這個世界。」

「所以，我必須作為神的引導而抱持著願望，將禰禰變成神才行。只要再一會，那傢伙就會成神。到了大拜祭的話，大家都一定會讚頌他的吧。」

KP：讀完後，你感覺自己開始心悸，難以呼吸。

這時，你把手放在胸前。在自己的手掌上感受到了心跳，有兩股不同的心跳，在你的胸膛脈動著。

這具身體裡，似乎存在著兩個心臟。

SANc<0/1>

幸崎 禰禰：CCB<=59 SAN (1D100<=59) > 84 > 失敗

[幸崎 禰禰] SAN : 59 → 58

幸崎 禰禰：她覺得自己的血液一瞬間的停住，身體中有兩個心臟的恐懼也讓她十分無措。更重要的是——幽幽。她不想去懷疑幽幽，但顯然幽幽確實對自己做了些什麼。她不明白他為什麼這麼做，也不知道擁有兩股脈搏的自己現在究竟該怎麼做。

KP：當你不知道該如何是好時，你聽到門打開的聲音。看過去就能發現扶著門框，被月光照亮俯視你的真菰。他在看到你後他微微輕笑。

真菰 幽幽：「明明睡到早上就好了。你啊，明天可是重要的日子可要早點休息啊。」

幸崎 禰禰：「……為什麼？」她有很多疑問，但她甚至不知道該如何開口，只能乾巴巴地吐出這三個字，畢竟日記上頭已經講很足夠明確了。

真菰 幽幽：「嗯？什麼為什麼？」似乎並沒有要給你解釋的意思。

幸崎 禰禰：「……這樣做真的有意義嗎？」

真菰 幽幽：「難道沒有意義嗎，在我看來全部都是有意義的。」

真菰 幽幽：「一切都是為了你啊，禰禰。」

幸崎 禰禰：「但我並不想要阿……！我只希望這裡的人能好好活著、也許很無趣，但能平凡並好好地生活下去。」

「我只希望你們能好好的……！」

真菰 幽幽：「然後呢？要我就這樣看著你為了其他人而不停勉強自己嗎？」

「那可不叫能好好的過啊，禰禰。」

幸崎 禰禰：「我沒有關係，只是犧牲我而已就可以讓大家安安穩穩的過日子不是嗎！」她已經失去了平時的冷靜，忍不住對幽幽提高音量。

「我只是、我只是想一直這樣，大家開開心心的生活下去。」

真菰 幽幽：「所以，為了那樣的事情不會發生，我會消滅這個世界所有的惡。」

「只要等到明天就好了，大家會一起去樂園的。」

KP：真菰這麼笑著說時，你的視野裡閃過噪點，這是幻視的預兆，和今天早上在那個大聖堂看到的一樣。

KP：轉瞬間，你眼前站著鬼燈。你的視野被不知道是誰的視野所代替，眼前是看起來在生氣一樣，一臉焦急的鬼燈朝著你發聲。

鬼燈 彌也：「你對教主大人做了什麼？」

真菰 幽幽：「什麼都沒有啊。」

鬼燈 彌也：「……你是想要，召喚神嗎？」

真菰 幽幽：「別說蠢話，禰禰本來就有神明跟在身上。」

鬼燈 彌也：「不對…你不是要將他、“變成”神嗎？」

真菰 幽幽：「……」

鬼燈 彌也：「他沒有期盼這樣的事情吧！」

真菰 幽幽：「……」

鬼燈 彌也：「……雖然我不知道你想做什麼，但我要帶著他逃離這裡。」

真菰 幽幽：「哈啊？」

鬼燈 彌也：「他也不過是個人類。是因為我們太依靠他了才會變成這個樣子！」

真菰 幽幽：「禰禰是神啊。」

鬼燈 彌也：「別說這種蠢話了，他也只是個……人類而已…」

真菰 幽幽：「蠢貨到底是哪邊？」

KP : 眼前的鬼燈，睜大雙眼。

掌上溫暖的觸感開始擴散。

KP : 你的手正握著小刀。

刀尖像被鬼燈的胸口吸進去了一樣。

KP : 拔出小刀後，他那失去支撐的身體緩緩傾倒。那是非常寂寞的，不甘心的表情。
然後鬼燈倒在了地上。

KP : 和你看到的，那個狀況一樣的姿勢。鬼燈斷氣了。

S A N C < 1 D 3 / 1 D 6 >

幸崎 禰禰 : CCB<=58 SAN (1D100<=58) > 50 > 成功

幸崎 禰禰 : 1D3 (1D3) > 3

[幸崎 禰禰] SAN : 58 → 55

KP : 視野中出現了雜訊。

當你眨眼時，在你面前的是靜靜地盯著你的真菰。

真菰 幽幽 : 「…你看到了什麼？」

真菰 幽幽 : 「鬼燈他、死去的瞬間？」

幸崎 禰禰 : 「你……你殺了他？為什麼要殺了他？」

「他不也是我們的家人嗎？為什麼？他就不是該被拯救的人嗎？告訴我啊……幽幽……」

真菰 幽幽 : 「因為那傢伙，居然說出要帶走你這種話。難得你成為了神明大人啊，那傢伙卻說什麼要帶你走啊。所以我也沒辦法。」

真菰 幽幽 : 「本來的話呢，是可以一起去樂園的啊，和那傢伙一起，前往樂園的啊。可是那傢伙，卻說要帶走你啊」

KP：真菰的雙眼像是在看著你，卻又像是在看著遠方一樣。

視線無法對上，話語也、傳達不到。

真菰 幽幽：「就連心臟也是，本來是想將我自己的給你。真沒一件事情順利呢，通通都是。」

真菰 幽幽：「啊哈哈，算了，也行啦。已經是過去的事情了。明天你就要成為神明大人了，啊哈哈，真期待呢。」

真菰 幽幽：「只要你成為了神明大人，就不需要再感到害怕與不安。我們大家都會待在你的身邊，直到永遠的。」

真菰 幽幽：「你也很期待吧，真是太好了。世界也一定，會祝福你的。」

幸崎 禰禰：「……」已經不覺得能用語言與幽幽溝通了，所以她只是沉默地盯著對方。

真菰 幽幽：「是你的話，一定可以理解我的吧。我的神明大人。」

KP：真菰笑著向你伸出了手。

同時，背後清楚地傳來了木頭裂開的聲音。

？：「你好啊，將成人神之子喲。」

KP：那是偶爾會在腦中響起的，那道下賤笑聲的主人。

KP：眼前是，藍白色手腕的石像。向著天張開手掌，兇悍的石像。

KP：手掌裡，有著本不該存在的嘴巴。長著附著下流口水的銳利牙齒。

它正露出牙齒笑著，向你開口說話。

？：「長久以來一起走過來的人神啊，到明天那也將終結。就讓我實現你的，還有大家的願望吧。將這個世界淨化。這樣的夢幻物語！」

KP：祂的聲音只有你能夠聽見。

雖然能看到真菰在張合著嘴巴，但那也被石像發出的邪惡聲音所遮蓋。

？：「最初只是單純的偶然。你的雙親運氣不好。但你因為那件事，所以變得稍微相信神這種東西了吧？所以我就來了。」

？：「你想要拯救蘆屋詩詞的那個時候，是第一次我借給你力量的時候。多虧了你們，我才找到了降臨於這個世界的道路。」

「感謝你啊，人神。」

？：「接下來世界會變得很無趣吧。嘛，只要人類還存在，不管哪裡都會萌生邪惡的幼芽。我只要等待那剎那就好。為了一時的夢，就成全你吧，世界的淨化。」

？：「人神啊，沉睡到明天吧。用那雙眼去看，你破壞世界的瞬間。」

KP：你能聽見下賤的笑聲，能看到真菰將手伸向了你。在變得昏暗的視線角落，男人打從心底裡幸福地微笑著。

SAN C < 1 D 3 / 1 D 1 0 >

幸崎 禰禰：CCB <= 55 SAN (1D100 <= 55) > 19 > 成功

幸崎 禰禰：1D3 (1D3) > 3

[幸崎 禰禰] SAN : 55 → 52

幸崎 禰禰：比起恐懼，她更痛苦的是自己現在無法挽回、無力阻止的挫敗感。這不是她所想要的，她並不想這麼做。她悔恨若當初沒有許下那種願望，沒有替詩詞許下那種願望，是不是現在的一切都會有所改變。

她根本不是什麼神之子。

她只是披著神明的皮，行醜惡之事的惡魔。

她從來就不是什麼神之子，她只是、為了滿足私慾而祈禱的醜陋的人類。

她不是什麼神之子。本來都是這樣，她自己一直都心知肚明。

KP：接著你的視野就這樣染上一片黑暗。

【大拜祭】

KP：你們醒來了，頭頂上延展著藍色的天空，安靜的山頂裡響徹了小鳥的鳴叫。

是早上，不管哪裡都很清爽的，早晨。

KP：眼前是展望台。

這裡有前來參加大拜祭的1000名信徒正下跪著，像是在向幸崎獻上祈禱一樣，抬起右手對著你。

KP：在展望台的邊上，幸崎作為信徒們的領頭站在那裡。明明視野如此明瞭，但身體卻完全動不了。

KP：在展望台的角落，蘆屋正滾在笹的身邊。全身被繩子所束縛，字面意思上的動彈不得。

KP：早上8：00的鐘聲響起。

KP：真菰站在幸崎身邊，對著跪在眼前的信徒們說道。

真菰 幽幽：「來吧，各位。世界淨化的時刻將要到來。禰禰大人，將成為真正的神。我們的神之子，將成為淨化世界的矛。該是祈禱的時間了！」

KP：人們都在與之唱和著。

眾信徒：「給予善意之人和平。除去世間罪孽的主啊，憐憫我們吧，救贖我們吧。」

眾信徒：「崇拜、崇敬我們的主，感謝主偉大力量的榮光。我們的神之子，得到主的奇跡帶領這個世界前往樂園。」

KP：啪唧，的一聲響起。幸崎失去力氣垂下的手，擅自地抬了起來。手掌的肉開始分開，裂開，從那裡長出了一張嘴。

KP：只有意識保留著，身體就像橡膠一樣。四肢和嘴，所有都已經不聽你的使喚了。

你已經——成為了神的傀儡。

S A N C < 1 / 1 D 5 >

幸崎 禰禰：CCB<=52 SAN (1D100<=52) > 51 > 成功

[幸崎 禰禰] SAN : 52 → 51

幸崎 禰禰：1d20+1d10 (1D20+1D10) > 1[1]+2[2] > 3

KP：『不定瘋狂：禰禰』

睡眠障礙－2個月：無法入眠，一天沒睡技能成功率就－5。

幸崎 禰禰：只是傀儡而已。

無力的傀儡連想看向自己重要的信徒，如此簡單的事都做不到。

她就只是被那些荒謬的掌心給捧上天的，傀儡罷了。

KP：彰顯牙齒的嘴巴，開始說話。擅自的，借用你的聲音。

幸崎 禰禰？：「神之子們啊，現在正是審判的時刻。」

幸崎 禰禰？：「轉生吧，神之子們。我來給予你們吧！」

幸崎 禰禰？：「神的加護。實現吧，你們不得飽滿的欲望！」

KP：與聲音響起的同時，信徒們從懷裡掏出刀刃，刺向自己的脖子。

KP：周圍鮮血飛濺。他們一邊笑著，一邊倒地。口中都呼喚著你。地面上浸染的鮮血，流淌開來。連乾枯的大地也無法吸收掉那麼多的鮮血，流向你們的腳邊。

留下的只有藍天，和小鳥的鳴叫。

SANC<1D2/1D6>

幸崎 禰禰: CCB<=51 SAN (1D100<=51) > 51 > 成功

幸崎 禰禰: 1D2 (1D2) > 1

蘆屋 詩詞: CCB<=42 SAN (1D100<=42) > 4 > 決定的成功/スペシャル

蘆屋 詩詞: 1D2-1 (1D2-1) > 2[2]-1 > 1

[幸崎 禰禰] SAN : 51 → 50

[蘆屋 詩詞] SAN : 42 → 41

蘆屋 詩詞: 完全不在乎那些信徒在做什麼，只是盯著禰禰用力的揚起音量：「禰禰！禰禰？！把原本的禰禰還來！！！」

為什麼會變成這樣？她根本沒有任何餘裕去思考現在的情形是怎麼回事，聽到幽幽的發言她也只是憤怒又恐慌的全身發抖，但最重要的是她認識的幸崎 禰禰到底在哪裡？！

幸崎 禰禰: 然而她卻做不到回應。

即使她想像以往一樣安撫她親愛的詩詞，在此刻也是個過於奢侈的願望。

KP: 經過剎那間，幸福的信徒們開始活動起來。

其肢體像軟骨動物一樣扭曲，一個接一個地站了起來。

KP: 膨脹的肉上覆蓋著肌膚。藍白色的肉覆蓋著身體，然後再次回到人一樣的形狀。不管哪裡都是純白色的肉體，頭上連一根頭髮都沒有，失去了眼睛的臉，嘴上發出著開心的笑聲。

KP: 然後將手掌伸向你，上面長著兇悍的嘴巴。

幸崎 禰禰?: 「那麼大家，我們走吧」

KP: 幸崎的身體開始走動起來。

像是領隊一樣，堂堂正正地走在延伸向城裡的之字形道路上。其肩負著奇妙的遊行隊伍。
幸福的信徒們也開始走動起來。搖晃著身體，幸福的遊行隊伍正在走向城鎮。

S A N C < 1 D 2 / 1 D 6 >

幸崎 禰禰 : CCB ≤ 50 SAN (1D100 ≤ 50) > 95 > 失敗

幸崎 禰禰 : 1D6 (1D6) > 5

蘆屋 詩詞 : CCB ≤ 41 SAN (1D100 ≤ 41) > 47 > 失敗

蘆屋 詩詞 : 1d6 (1D6) > 3

[蘆屋 詩詞] SAN : 41 → 38

[幸崎 禰禰] SAN : 50 → 45

幸崎 禰禰 : CCB ≤ 75 <靈感IDEA> (1D100 ≤ 75) > 44 > 成功

KP : 『臨時瘋狂：禰禰』

自殺癖－8分鐘：每當 S C 時嘗試自殺。

幸崎 禰禰 : 一瞬間，似乎連一旁的聲音她都無法聽見。

眼前令他恐懼的景象讓她有強烈的負罪感，潰堤的精神早已無法支撐，即使她現在無法動彈，也無法停止她在自己的意識裡，不斷嘗試著殺死自己。

【兩位信徒】

KP : 這時，蘆屋旁邊站著的笹也說「那我出發了」，並加入到奇妙的遊行隊伍裡。

KP : 山頂上只留下了躺在地上的蘆屋，和看著遊行隊伍的真菰。

真菰打從心底裡很滿足的樣子眺望著這副場景。

真菰 幽幽 : 「看吧詩詞，世界要被淨化了。禰禰會成為真正的神明大人哦。」他這麼笑著說。

蘆屋 詩詞：「……」因為先前也是有預想過幽幽會不會是罪魁禍首，所以在親耳聽到對方說的話之後反而有種果然如此的感覺，但知道真相當然沒辦法讓她減輕任何憤怒。

「世界被淨化到底有什麼用？這樣到底有什麼意義？！只要有人類存在罪惡就不會消失，這樣到底有什麼用？！」

真菰 幽幽：「世界被淨化又有什麼意義呢？這點，你應該比誰都清楚吧。」他低聲說著，語氣裡帶著難以掩飾的執著與深信不疑。

「唯有那些充滿罪惡的人類從這個世界上徹底消失，禰禰才不需要再為那些令人痛苦的事煩惱，才不必再費心費力地承受那些原本不該屬於祂的苦難。」

他說到這裡，目光落在你身上，眼底浮現一種近乎偏執的虔誠與滿足。

「所以，當禰禰成為神明大人的那一刻，祂就會脫離凡人的一切——成為與人類截然不同的存在。再也不會感受到痛苦，也不會再被任何東西所傷害。」

蘆屋 詩詞：「——那為什麼你選擇的是讓禰禰變成神？！」

「她不要啊、她不要啊？！你根本沒有聽過她說她有多麼害怕這些未知的東西，你根本沒有聽過她說她有多麼害怕自己變成另外一種存在，你根本沒有聽她說過，那又為什麼擅自覺得讓她成為神明是件好事，禰禰才是為此感到痛苦的人啊？！」

「我不懂你為什麼反而選擇把禰禰推進痛苦深淵的做法！明明還有其他選擇，你這樣做不就等於讓她更痛苦嗎？！你現在就是讓她痛苦的罪魁禍首啊！！！」

真菰 幽幽：「照你這麼說，難道什麼都不做，讓一切照舊，任由禰禰在這樣的世界裡飽受痛苦……那樣就叫正確嗎？」

「我不能接受。」

真菰 幽幽：他偏過頭，像是在自嘲似地笑了笑。

「不過……再怎麼說，你應該也不會同意我的做法吧。」

「所以，究竟什麼樣的世界才是正確的，就讓神來決定吧。」

蘆屋 詩詞：「神神神……滿嘴都是神，難道不借助神的力量你就不會做事了嗎？你以為我什麼都沒有做？為了禰禰去殺人難道不能算是一種解法嗎？一定要讓事態變成這樣、把所有信徒也都變成這種人不人鬼不鬼的樣子就很好？！」

「當初救我的永遠都不是神，就只有禰禰而已，我信的才不是神，是禰禰！你這個滿腦子把禰禰跟神綁在一起的混帳！如果是我的話才不會讓禰禰去背負這些她本就不該承受的職責，想辦法不讓禰禰去用那個力量、甚至直接把她背後的神殺掉帶她私奔還比較實際！禰禰是人類啊？！」

真菰 幽幽：「我想，若是你的話，確實會這麼說。」

「但是——禰禰是神這件事，是無可置疑的真理。」

「你就留在這裡，直到一切結束為止吧。等那時候到了，我會回來接你。」

「而到了那時，你也就不得不承認了吧——禰禰是真正的神。」

「……待會見。」

真菰 幽幽：這麼說著他就準備丟下詩詞要離開了。

KP：然而，他的腳卻一步也沒能向前，當場停住了。

KP：滴答，血液滴落到地面上。

KP：從真菰的胸口，長出了長有兇悍牙齒的手掌。那個手從他的背部貫穿了他的胸口，吞噬了本應在那的心臟。

KP：站在真菰身後的信徒，這麼說道。

信徒：「你因為私欲而殺人，即為惡。」

KP：然後手腕從他的身體上抽出。

真菰的身體失去支撐，當場跪倒在地。

真菰 幽幽：「啊啊……也是呢…是這樣啊。哈哈…但是、算了…如果這樣世界就能和平的話……如果不會再有人痛苦，那就、也算不錯吧……。」

真菰 幽幽：「謝謝你禰禰……我的神明大人……我很、幸福」

KP：倒地的男人最後面帶著的，是笑臉。

僅蘆屋 S A N c < 1 D 2 / 1 D 4 >

蘆屋 詩詞：CCB<=38 SAN (1D100<=38) > 79 > 失敗

蘆屋 詩詞：1d4 (1D4) > 2

[蘆屋 詩詞] SAN：38 → 36

蘆屋 詩詞：「幹……幹……！靠、去你媽的——天殺的混帳！！！」擅自做這些事情又擅自去死，是想氣死誰啊？！一個個的都這麼不負責任的去死，是把禰禰珍視的教團當作什麼笑話玩弄了？！混帳——！！！」

KP：遊行隊伍在前進，向著城鎮。

KP：有小小的腳步聲朝在山頂動彈不得的蘆屋身邊接近。

看過去的話發現那是一臉淚水的壽壽，她單手拿著剪刀跑到你身邊。

紫 壽壽：「好難剪啊。」

KP：壽壽邊這麼哭著說，一邊用剪刀剪斷束縛蘆屋的繩子，過一會就能活動身體了。

蘆屋 詩詞：「？！」一邊慶幸壽壽活著一邊超害怕壽壽被怎麼樣，但如果被殺害的定義是有罪的話，那說不定壽壽其實是安全的……

這麼想著將壽壽抱進懷裡：「你怎麼會在這裡？還好嗎？你還好嗎？跟我一起去救禰禰嗎？」

雖然嘴上這樣講，但是其實她根本超茫然的，完全不知道怎麼做。

紫 壽壽：「嗯...我沒事...」 他一邊哭一邊抱著你。

「詩詞沒受傷吧...？」

蘆屋 詩詞：「沒有沒有沒有我也沒有，你沒事就好。」 怎麼辦、怎麼辦、接下來該怎麼辦？

紫 壽壽：「可是、這樣下去教主大人會變得怎麼樣啊.....？ 呐詩詞，去救救教主大人吧.....」 緊抓著你的衣服，滿臉的不知所措。

蘆屋 詩詞：「當然，我會去救，會去的……會去的……你、」 盯著壽壽兩三秒之後才開口：「你至今為止都安全的待在哪裡？回去！我去救禰禰，帶教主回來之後再去找你！」

紫 壽壽：「嗯...我知道了...你們要一起回來喔...」 他指著遠處的樹蔭裡，應該會在那裡等待你回來的吧。

【鰯與柁】

KP：＜以下，看是否能到達身處遊行最前列的幸崎的身邊，進行戰鬥輪處理＞

KP：3d6 HO1 (3D6) > 11[4,3,4] > 11

KP：3D6 HO2 (3D6) > 9[2,5,2] > 9

KP：蘆屋站起身來，為了追上幸崎。

勇敢踏出去的腳踢向地面，穿過奇妙的遊行隊伍，身體朝幸崎的身邊飛奔。

蘆屋 詩詞：沒關係，追上之後總有辦法的，沒關係，她可以的！她相信自己，只要事關幸崎 禰禰，她就可以的吧！

蘆屋 詩詞：RESB(12-9) (1d100<=65) > 47 > 成功

KP：你靈活地避開信徒們不斷地向幸崎的所在靠近。

幸崎 禰禰: RESB(17-11) (1d100<=80) > 82 > 失敗

幸崎 禰禰: 1D10 (1D10) > 5

[幸崎 禰禰] SAN : 45 → 40

KP : 搖晃得亂七八糟的景色漸漸遠去。你感覺自己的意識從身體中剝離開來似的，那樣的不快感充斥著你。

幸崎 禰禰: 好恐怖。這種抽離的感覺好恐怖。

詩詞、詩詞，你在哪裡？

蘆屋 詩詞: 再快一點啊她這個沒用的腳！！！！

蘆屋 詩詞: RESB(12-9) (1d100<=65) > 67 > 失敗

蘆屋 詩詞: 1d8 (1D8) > 3

[蘆屋 詩詞] HP : 12 → 9

KP : 你的身體穿過人潮的縫隙間時被兇悍的牙齒咬住。他們撕咬你的肉，使你的全身噴出鮮血。

幸崎 禰禰: RESB(17-11) (1d100<=80) > 27 > 成功

KP : 聲音迴響在幸崎那因搖晃而頭昏腦脹的腦海中。

蘆屋呼喚你的聲音，向你奔來的腳步聲，逐漸將你的意識呼喚回來。

幸崎 禰禰: 詩詞？對、她必須保持清醒，詩詞、她的詩詞肯定會到她的身邊。

蘆屋 詩詞: 幹幹幹痛死了這些變成食人族的傢伙們！！！！

「禰禰！！！」但管不了這麼多，就差一點了！

蘆屋 詩詞: RESB(12-9) (1d100<=65) > 21 > 成功

KP：你用盡全力從緊緊抓著你的信徒手中掙脫，身體幾乎是被拉扯的傷口而搖晃不穩。憤怒與焦急交織在心口，你一咬牙，猛然使出了自己所能發揮出的最快速度。

KP：鮮血自你身上滴落，但你已顧不得疼痛，目光死死鎖定著幸崎的方向。這次終於成功地閃避了信徒們的阻攔，靈巧地從縫隙中穿過，一步步逼近那個你絕不能放手的所在。

幸崎 禰禰：RESB(17-11) (1d100<=80) > 19 > 成功

KP：蘆屋到達了幸崎所在的最前頭，當蘆屋拉住了幸崎的手腕時，你便將他的意識拉了回來。

KP：然而，向著城鎮進發的信徒們的遊行並沒有停止，他們橫穿過你們，繼續沿著髮夾彎向下走去。

要阻止這場遊行，就必須將神請回去才行。

幸崎 禰禰：在被詩詞拉住手的瞬間，她朝詩詞看去，剛才的洶湧的情緒在此刻消逝，她的目光中只有來迎接自己的詩詞一人。她伸出手緊緊抱住對方，緊緊抱住她唯一的支柱。

「……詩詞、詩詞！」她不斷重複詩詞的名字，為了反覆確認眼前人的存在。

蘆屋 詩詞：「我沒事！禰禰！！現在是原來的禰禰沒錯吧？！」雖然現在全身是血但算了——她用相當用力的聲音回應禰禰也抱緊對方，但胸膛還在劇烈起伏。

雖然隊伍還在前進，不過至少禰禰現在被她抓到待在原地了，至少危機解決一半了……但還沒，還沒完，神明在哪裡？到底在哪裡？她要去把祂幹掉！

幸崎 禰禰：「嗯……！我是禰禰、幸崎禰禰……！不是什麼神明大人……！」說完這句話後，她才朝前頭看去。

「該怎麼辦……？得阻止他們……要讓神明大人回去……」她低頭，慌張地喃喃著。

撲通、撲通。

兩個心臟一同跳動的聲音傳進她的耳中，她感受的到兩股脈動。

「啊……對了！詩詞！我的身體裡……我的身體裡有兩個心臟！灰月的心臟在我的身體裡

……！說不定那就是神明的心臟嗎？」

蘆屋 詩詞：「是禰禰……是禰禰……」本來聽到禰禰複誦自己的名字還鬆了一口氣，但接下來關於兩顆心臟的發言就讓她全身一頓。

然後，她的神情一瞬間變得痛苦糾結。

「你的意思是……」她咧開嘴，用力的咬牙，眉頭也緊緊皺起：「神是、受肉到、那顆心臟上了嗎……？」

她對於自己即將可能要做的事情感到背脊發涼。

幸崎 禰禰：「……我想恐怕是的，幽幽的筆記上有提到要把這顆心臟、也就是灰月的心臟作為神的肉身。」她拉著詩詞的手，將其放在自己的胸口上，傳來的是兩個不規則的心跳。

「……刺下去吧，詩詞，我沒關係的。」她抬頭，堅定的目光對上詩詞的雙眼。

蘆屋 詩詞：「什麼……」當手放上胸口時，她也確實碰到了，但是、但是……

不這麼做的話事情永遠不會變好，只會更糟，她知道的，她早晚得拿那把刀出來刺向禰禰的胸口，然後之後該怎麼辦？那就是她得想辦法的時候了。

但是——

「——為什麼事情會變成這樣？！為什麼？！」為什麼非得是禰禰要被迫承受這些事情？！這個該死的世界！

詩詞揪緊禰禰胸前的布料，但現在無論再怎麼生氣的叫喊都只是更顯示她們有多無力啊。

幸崎 禰禰：「對不起，詩詞。要讓你做這種事。」她將手溫柔地覆在詩詞的手上，對詩詞露出帶有歉意的微笑。

「對不起……」都是她太傲慢了，擅自向神明祈禱，自以為這樣能讓大家都幸福，這是她的自作自受，卻讓詩詞也一起承擔。

蘆屋 詩詞：「這才不是禰禰的錯……」她一邊咬牙切齒一邊從懷裡掏出那把鬼燈留給她的刀，而她早就不知不覺間淚流滿面。

「不是你的錯、不是大家的錯、不是誰的錯……」但就是、到底為什麼呢？為什麼事情會變成這樣？

「但是、如果、就這樣刺下去、你死了的話我怎麼辦……」她試探性的將刀尖抵著禰禰的胸口，但卻害怕到手在發抖。

幸崎 禰禰：她伸手擦去詩詞的淚水，溫柔地捧著詩詞的臉頰，「別哭，詩詞。詩詞是堅強的人，所以不用擔心。」

「我相信詩詞的選擇、所做的決定。而且我可是有兩個心臟呢，就算失去其中一個，我肯定也能靠自己的心臟活下去。」其實她並沒有那麼肯定，就連將這個心臟殺死究竟能不能把神明請回去，她也沒有十足的把握，甚至連這會不會導致自己的死亡她也不清楚。

她也許會害怕死吧，但她更害怕的是失去詩詞。若讓那些隊伍繼續下去，詩詞大概也不會逃過死亡的命運吧。所以她此刻才會如此的堅定，那怕成功的機率是未知，她也想要試試看。

「我相信詩詞，所以詩詞也相信我吧？」

蘆屋 詩詞：用力點點頭，握緊刀子，就算再怎麼崩潰、情感上再怎麼不想，她都知道自己得刺下去，就算知道禰禰可能活不下來，她也得刺，因為不刺的話禰禰也會因為神的到來而滅亡——

詩詞更加用力穩住自己發顫的手，雖然禰禰抹去她眼淚的動作幾乎沒有作用，畢竟她已經除了痛苦的流眼淚之外做不出任何其他表情了。

「答、答應我了喔禰禰？要活著、活著然後回家……」但她們還能回去哪裡呢？啊啊、只要禰禰活著就沒問題了吧，一切都沒問題的……

她艱難的吞嚥口水，艱難的呼吸，淚水模糊視線之後，抬起頭看向天空，眨了眨眼，才把視線挪回來，再惡狠狠的大吼：「給我滾出禰禰的身體，惡魔！！！」

KP：選擇刺穿心臟時需要各自進行判定。

【HO2】是＜刃器類技能+10＞

【HO1】是＜幸運+20＞

哪邊的最大值都是95，出現大失敗範圍的數值算作失敗。

蘆屋 詩詞：CCB≤85+10 <長矛> (1D100≤95) > 76 > 成功

幸崎 禰禰：CCB≤95 <幸運+20> (1D100≤95) > 47 > 成功

幸崎 禰禰：「嗯，我們一起回家。」在刃物刺進去的同時，禰禰也回應了詩詞的話。

KP：蘆屋握住的小刀，靜靜地落在幸崎的胸前。從傷口中，迸發出黑色的血液，將兩人的手，胸前都弄髒了。

KP：那個笑聲再次出聲了，對著幸崎搭話。

？：「這樣真的好嗎？難得我要幫忙將邪惡之物從世上消除，你卻要將我送回去啊？」

幸崎 禰禰：「……這些事情，邪不邪惡不是由您來決定的，並且要不要消除，這也是我們自己來作主。」

「我已經沒有願望了，也不會再替任何人祈禱。」

？：「是嗎，不過這樣也行吧，人神啊。只要有欲望存在我就會再度現身。我就是你的鄰居，等待再次相見之時的來臨，曾是人神的人啊。」

【尾聲】

KP：聲音愉快的笑道，就安靜地離去了。

KP：過了不一會，刺入胸口的小刀掉落到了地面上。像是快進的影片那樣，幸崎的傷口迅

速癒合。

KP：隨後，正在向城鎮前進的遊行隊伍停下腳步。幸福的信徒們，安靜地慢慢融化，途中時而發出愉快的笑聲。

KP：留下的，只有像在諷刺般的藍天，與小鳥的鳴叫聲而已。

KP：原先在山頂的壽壽跑了過來，他會緊緊地抱住你們吧。

這裡剩下的只有你們了，那麼多的信徒們都在幸福中死去。

只剩下空蕩蕩的水槽。

蘆屋 詩詞：「禰禰？禰禰？！禰禰你現在怎麼樣？！」雖然禰禰中途好像有跟什麼存在講話，但更重要的是胸口的傷……胸口的傷……

她也不太在乎那些融化的信徒怎麼樣了，只是在壽壽也朝她們跑過來時騰出一隻手接住對方並同時納入懷裡。

幸崎 禰禰：也許是因為現在都已經沒有任何迴轉的餘地了吧，曾經的一切如同那些融化的信徒一樣，消失的不留任何一點蹤跡，唯獨剩下在此的三人，還有遠處她曾一起生活的教團。

事情的結束讓她放下重重的負擔，但也在同時認清了失去所愛人們的事實，她正想開口說些什麼，但眼淚卻先一步潰堤，滴下來的淚珠打溼了擁抱在一起三人的衣服，染上身色的印記。

「嗯嗯、我、我沒事……」

蘆屋 詩詞：她同時把禰禰跟壽壽都抱的更緊。

她當然知道信徒們在禰禰內心的重量，也知道其實沒那麼在乎那些較為不熟的信徒，所以面對禰禰的眼淚她有點手足無措，但至少她現在足夠冷靜了，所以她至少可以用緊到會讓人感覺到痛的擁抱安慰對方了。

「加護……沒了呢……」她小小聲地說，「但這樣、比較好吧……」

紫 壽壽：「詩詞...太用力了...會痛...」輕拍著你，用有些沙啞的聲音抱怨道。

幸崎 禰禰：「嗯、嗯……」感受到些許令人發疼的力度，她也以收緊了自己的臂膀，也許是因為這樣能確實地感受到珍視之人的存在吧。

逝去的東西無法再取回，她只能銘記他們留下的存在，並懷抱著還留下的人繼續走下去。

「啊、抱歉、壽壽還好嗎？」楞神片刻才因為壽壽的聲音反應過來，因為自己也下意識抱得很用力所以關心一下。

紫 壽壽：「嗯...壽壽沒受傷...教主大人和詩詞沒事真的太好了.....」

蘆屋 詩詞：「嗚哇。」被壽壽這麼說之後有放鬆壽壽那邊的力道，但禰禰這邊沒有。

她覺得自己可能比較沒血沒淚吧，就是……現在反而很平靜。

只是內心想著要把鬼燈、幽幽跟笹全部鞭屍罵一輪而已，尤其是幽幽，她一定到死之前想到一次就罵一次，公喜單純是她不太敢罵……

「但是禰禰現在已經不是教主大人了耶，改叫禰禰姊姊或是姐姐吧？」

紫 壽壽：「...嗯，姐姐。」點點頭。

「壽壽會慢慢改口的。」

幸崎 禰禰：「被叫姐姐感覺很新鮮呢。」還滿高興的，伸手摸摸壽壽的腦袋，爾後她微微垂下頭開口：「嗯，我已經不是教主了……」畢竟嚴格來說信徒只剩下詩詞一人了。

「……如果可以的話，我想把他們都葬起來吧。」維持擁抱的姿勢，她朝教團的方向看了一眼。

蘆屋 詩詞：「……」感覺禰禰應該……也知道幽幽很難活下來了吧，應該不用再多提了，因為想到葬起來什麼的第一時間就只有想到幽幽。

「那我加油吧，今天就能搞定了。」她肯定會邊埋邊罵人，瘋狂罵的那種。

幸崎 禰禰：「我們一起吧，感覺短時間沒辦法弄完。」拍拍詩詞的頭。
之後要回去教團再待一會吧，畢竟他們大多數的東西都在那裡，接下來該怎麼辦之類的，她還沒想到那麼遠的地方。

蘆屋 詩詞：……她會在禰禰面前瘋狂痛罵幹部們喔，沒問題嗎？啊、反正人都死了，相信沒人會回嘴她了，禰禰也不會太阻止她吧。

想到這點還是覺得好落寞，有夠落寞的……

她最後又抱抱兩人，才緩緩站起身：「那我們慢慢走回去吧？」她可以一個臂膀給禰禰，一個手掌給壽壽。

紫 壽壽：牽緊蘆屋的手，抬頭看著山上的方向。

「壽壽也會一起幫忙的……」

幸崎 禰禰：她也搭上詩詞的手。

「嗯，那我們三人一起。」

教團肯定……會很安靜吧？她覺得她肯定會沒辦法習慣。但即使如此，她們也得回去收拾心情，然後繼續向前走。

蘆屋 詩詞：「壽壽可以編很多花圈疊在他們頭上，淹死他們。」她故意沒有良心的笑了幾聲，然後在禰禰搭上自己的手之後邁開步伐。

啊啊、真希望那些人能聽到她的罵聲啊。

幸崎 禰禰：聽到詩詞的話她忍不住笑了，那笑容流露出淡淡的憂傷。

紫 壽壽：「但是這樣大家會很可憐吧...？」歪頭看著蘆屋。

「不過，壽壽知道了。壽壽會做很多很多的花圈，來供奉大家的。」

蘆屋 詩詞：「用花淹死的事情哪是可憐呢？那比淨化世界還要幸福多了。」現在開始偷嘴幽幽。

「不過一想到接下來好多事情都要我們自己做了……只能加油了吧，希望今天我們自己煮的飯不要太難吃。」她露出跟平時一樣的笑容。

幸崎 禰禰：「有三個人煮飯應該沒問題的吧？」煮飯什麼的，三個人就是三個腦袋，沒問題的！（大概）

蘆屋 詩詞：「好吧，禰禰都發話了那就是沒問題！」真的嗎？

紫 壽壽：「我們可以看食譜做，應該沒有問題的！」對自己過信的小孩子。

幸崎 禰禰：「那我們回去就先來處理食物吧？壽壽在成長期，需要好好吃飯。」

蘆屋 詩詞：「好啊，先吃個夠，再來整理吧。」吃飽之後就更有體力罵人跟勞動了。

KP：接下來要怎麼做取決於探索者自己，但現在知道這個宗教的人已經不多了，這個話題早晚會從世間淡出公眾的視野。

KP：在這裡，曾有名為幸崎禰禰的神明，知曉此事的人已經只剩你們了。

KP：因此，無論是離開這裡，還是留在這裡，已經沒有任何能夠縫合你們的水槽了。

KP：鰯這個字，是在魚字旁加上一個弱字。

只能成群結隊地活着，最前頭一旦走錯路，大家就會一起死。

從水裡離開，身體就會腐爛。

這麼弱的魚不可能會有驅魔的力量。

即使如此，信仰還是能將人變成神明。

KP：早安，鰯與柊。

你們所在的世界是如此的寂寞，又是這麼的幸福。

◆克蘇魯的呼喚TRPG◆

『 鰯與柊 』

——結局2：早安，鰯與柊

H01—鰯：幸崎 禰禰(阿萊)

H02—柊：蘆屋 詩詞(阿江)

H01、H02 生還

